

置紫自衛者，淙為立約束，結保伍，金主亮傾國犯邊，民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除直祕閣，再任。孝宗受禪，王師進取虹縣，中原之民翕然來歸，扶老攜幼，相屬于道。淙計口給食，行者犒以牛酒，至者處以室廬，人人感悅。張浚視師，駐于都梁，見淙謀，輒稱數，且曰：「有急，公當與我俱死。」淙亦感激，至謂頭可斷身不可去。浚入朝，悉陳其狀，上嘉歎不已。進直徽猷閣，帥維揚，會錢禮禮以尚書宣諭淮東，復以淙薦，進直顯謨閣，時兩淮經踐蹂，民多流亡，淙極力招輯，按堵如故。勸民植桑柘，開屯田，上亦專以屬淙，屢賜親札，淙奉行益力。進直龍圖閣，除兩浙轉運副使，未幾，知臨安府，上言：自古風化必自近始，陛下躬履節儉，以示四方，而貴近奢靡，殊不知草，乃條上禁止十五事，上嘉納之。降詔擬論，賜金帶，臨安駐蹕歲久，居民日增，河流湫隘，舟楫病之，淙請疏浚，工畢，除祕閣修撰，進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上念淙不忘，除敷文閣待制，起知寧國府，趣入奏，上慰撫逾渥。魏王出鎮，移守婺州，明年春，復奉祠，詔告老，十月卒，年六十。積階至右中奉大夫，封長興縣男。

劉章，字文孺，衢州龍游人。少警異，日誦數千言，通小戴禮，四冠鄉舉，紹興十五年，廷對，考官定其級在三，迨進御，上擢為第一，授鎮江軍簽判，是冬入省，為正字。明年，遷祕書郎，兼普安恩平兩王府教授，遷著作佐郎，事王邸四歲，盡忠誠，專以經誼文學啟迪，授學士，受知孝宗，自此始。奏檜當國，嫌不附己，風言者媒孽其罪，出倅筠州，檜死，召為司封員外郎，檢詳樞密院文字，兼玉牒檢討官，權祕書少監，起居郎，使金還，除權工部侍郎，俄兼吏部兼侍講，郊祀畢，侍從上慶成詩，初，章在祕省，嘗議郊廟禮文，當置局討論，詔行其說，正遷吏部，御史論章使胥長買絹，高宗愕然曰：「劉章必無是事。」御史執不已，罷提舉崇道觀，舉朝嗟鬱，起居郎王佐訟其冤，亦坐絀，起知信州，未久，復請祠，孝宗受禪，念舊學，命知漳州，為諫議大夫，王大寶所格，尋除祕閣修撰，敷文閣待詔，召提舉佑神觀，兼侍讀，遂拜禮部侍郎，奏禁過淫祀，仍於三朝史中刪去道釋符瑞志，大略以為非春秋法，朝廷議經略中原，調諸郡兵，民頗擾，少卿趙彥端指言非是，或譖彥端曰：「陛下究心大舉，凡所圖回，但資趙彥端一笑爾。」彥端懼不測，上因夜對問章

曰：「聞卿監中有笑朕者，章不知狀，從容對曰：『聖主所為，人焉敢笑？若議論不同，或者有之。』上意頗解，彥端獲免。人稱章長者，詔詢唐太宗所問魏徵德仁功利優劣，章上疏諄復，且言：『太宗問徵在貞觀十六年，陛下宅天命，十載于茲，願益加意，將越商周，紹唐虞矣。』太宗非難到也。進權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對選德殿，問章今年幾，而容貌未衰，頗嘗學道否，章拱對曰：『臣書生無他長，惟非儉自度，晏嬰一狐裘三十年不易，人以為難，臣以為易。』上嘉歎久之，親洒宸翰，以賜，俾安職，章力告歸，以顯謨閣學士食祠祿，淳熙元年，子之衡，由御史檢法出守廣德軍，當陛辭，對便殿，問卿父學士安否，撫勞再三，臨退復謂曰：『卿歸侍為朕致此意，旋遣閣門祇候，蘇職至家宣問，拜端明殿學士，賜銀絹四百疋。四年，上表告老，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諡曰靖文，章容狀魁碩，以周密自守，出入兩朝，被顧遇，未嘗泄禁中一語。

沈作賓，字賓王，世為吳興歸安人，以父任入仕，監饒州永平監冶鑄堅緻，又承詔造鴈翎刀，稱上意，連進兩資，中刑法科，歷江西提刑司檢法官，入為大理評事，改秩通判紹興府，帥守丘密遇僚吏剛嚴，作賓從容裨贊，每濟以寬，秩滿知台州，首訪民疾苦，弛鹽禁，寬租期，均徭役，更酒政，決滯獄，五十日間，盡除前政之不便，民者，邦人胥悅，而前守嫉其勝己，巧媒孽之，罷去，民請于朝，留留不遂，為立留賢碑，除大理正，以親嫌，改太府丞，遷刑部郎，慶元初，歷官至淮南轉運判官，以治辦聞，直華文閣，因其任，擢太府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繼升為卿，尋除直龍圖閣，帥浙東，知紹興府，入對，奏徽州南康軍月椿不如期，朝廷科降額，比年曰：『權免一次，來年督促如初，適足害吏，重民害，乞明詔示。』又楚州武鋒一軍，已招三千五百餘人，朝廷初欲減戍，數年未就，紀律一，主將望輕，二郡守節制不為禮，三訓練不盡其能，願領本州，少假借責之，練習期以歲月，考績用成否，上于朝而黜陟之，上嘉納，韓侂胥方用事，族有居越者，私讓公行，作賓逮捕，寬于獄，而寬其奴，又論紹興府和買事，語在食貨志，除兩浙轉運副使，入對，奏機官一司，歲撥經總制錢，為緡率四萬有奇，丹腹未敷，加之塗飾，牆壁具存，從而創易，妄費固不足計，上謂驚駭，非所以安神靈，彰聖孝，今後有合營繕

闕于朝。下守臣稽覈。畫旨而後與役。上首肯再三。而修奉者不樂也。除權工部侍郎。繼兼戶部侍郎。奏請修紹興三十一年以前故事。復敕令所刪修官五員。以待選人有才者。又乞申嚴保伍法。以言者罷歸。起知鎮江府。除集英殿修撰。改知寧國府。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除戶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奏湖北當儲粟。湖南當增兵。未幾。除龍圖閣待制。知平江府。請得節制許浦水軍。詔可。郡有使臣。故海盜也。作賓使招誘其黨。既至。慰勉之。錫衣物。又得強勇者幾千人。置將以統之。號曰義士。復募郡城內外惡少亦幾千人。號曰壯士。衣糧器械。皆視官軍。而輕捷善鬪過之。於是海道不警。市井無譁。尋命參贊督府。兼權鎮江府。請留戍兵千人。又欲以江閩新軍二千人易舊軍千人。備不虞。朝廷難之。遂請祠。言者繼及之。復召爲戶部侍郎。軍興之餘。國力殫耗。見存金穀。僅支旬日。作賓考遺。負柅吏姦。閱三月。卽有半年之儲。充館伴使。兼權工部尚書。會臨安闕知府事。時相欲奏用。作賓力辭。除權戶部尚書。以母憂解。服闋。授顯謨閣直學士。知建寧府。入覲。乞申嚴詭戶之禁。除寶謨閣學士。江西安撫。兼知隆興府。奏部內南安南康龍泉三縣。迫近溪峒。三縣令尉。及近峒之砦。曰秀洲。曰北鄉。曰蓮塘。并永新縣之勝鄉砦。宜就委帥憲兩司。擇才辟置。量加賞格。又乞詔諸道監司。分詣州郡。選禁軍。精練閱。改救其懦弱者爲廂軍。在郡。擲錢二十餘萬緡。僚屬請獻諸朝。作賓謂平生未嘗獻羨。以半歸帥司。情師。半隸本府。除煥章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進顯謨閣學士。致仕。卒于家。贈金紫光祿大夫。論曰。李衡進退雍容。幾於聞道。王自中家。愿奇邁危言。摧折弗悔。咸有可稱。嘗考宋之立國。元氣在臺諫。崇寧大觀而後。姦佞擅權。爵賞冒濫。馴至覆亡。高孝重繩糾封駁之司。張綱抑令。應恩。大經劾韓僕。斥董璉。人人振揚風采。正氣稍伸矣。時則有若沈濛。宗章。作賓。班班有善。同傳亦宜。

宋史卷三百九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

周必大 留正 胡晉臣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其先鄭州管城人。祖說，宣和中，倅廬陵，因家焉。父利建，太學博士，必大少英特，父死，鞠於母家，母親督課之。紹興二十年，第進士，授徽州戶曹，中博學宏詞科，教授建康府。除太學錄，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秘書省正字，館職復召試，自此始。兼國史院編修官，除監察御史。孝宗踐祚，除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朕舊見卿文，其以近作進。」上初御經筵，必大奏：「經筵非為分章析句，欲從容訪問，裨聖德，究治體。先是左右史久不除，並記注壅積，必大請言動必書，兼修月進，迺命必大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又兼權中書舍人，侍經筵，嘗論邊事，上以蜀為憂，對曰：「蜀民久困，願詔撫諭，事定宜寬其賦，應詔上十事，皆切時弊，權給事中，繳駁不辟，權倖，翟婉容位官吏，轉行礙止法，爭之力。上曰：「意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金索講和時，舊禮必大條奏，請正敵國之名，金為之屈，會觀龍大淵，得幸，臺諫交彈之，並還知閣門事。必大與金安節不書黃，且奏曰：「陛下於政府侍從，欲罷則罷，欲貶則貶，獨於二人委曲遷就，恐人言紛紛未止也。」明日，宣手詔，謂給舍為人，鼓扇太上時，小事安敢爾，必大入謝曰：「審爾，則是臣不以事太上者。」事陛下，退待罪。上曰：「朕知卿舉職，但欲破朋黨，明紀綱耳。旬日申前命，必大格不行，遂請祠去。久之，差知南劍州，改提點福建刑獄，入對，願詔中外舉文武之才，區別所長，為一籍藏禁中，備緩急之用。除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領史職。鄭聞草必大制，上改竄其末，引漢宣帝事，必大因奏曰：「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贊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鄒朴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弘、蔡義、章、賢，號曰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知真儒，何至難伯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上喜其精洽，欲與之，日夕論文，德壽加尊號，必大曰：「太上萬壽，而紹興未議文，及近上表，用嗣皇帝為未安，按建炎遙拜徽宗表，及唐憲

宗上順宗尊號冊文，皆稱皇帝，議遂定。趙雄使金，資國書，議受書禮，必大立具草，略謂尊卑分定，或較等威，叔姪親情，豈嫌坐起。上褒之曰：「未嘗論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此大才也。」兼權兵部侍郎，奏請重侍從，以儲將相，增臺諫以廣耳目，擇監司郡守以補郎官，尋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一日，詔同王之奇，陳良翰對選德殿袖出手詔，舉唐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苦不自覺，命必大等極陳當否，退而條陳。陛下練兵以圖恢復，而將數易，是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守郡國，而守數易，是責實之方未盡。諸州長吏，條來忽去，婺州四年，易守者五，平江四年，易守者四，甚至秀州一年而四易守，吏姦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蘇。上善其言，為革二弊。江湖呈請捐南庫錢二十萬代民輸，上嘉之，兼侍講，兼中書舍人。未幾，辭直學士院，從之。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必大奏曰：「昨舉朝以為不可，陛下亦自知其誤而止之矣。曾未周歲，此命復出，責成預政，公私兩失，臣不敢具草。上批王曦疾速，誤入濟，必大子官觀，曰：「下出國門，說露章薦濟，必大於是濟除温州，必大除建寧府，濟被命即出，必大至豐城稱疾而歸。濟聞之大悔，必大三請祠，以此名益重。久之，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讀，兼權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上勞之曰：「卿不迎合，無附麗，朕所倚重。除兵部侍郎，尋兼太子詹事，奏言：「太宗儲才為真宗，仁宗之用仁宗儲才為治平，元祐之用自章蔡，沮士氣，卒致裔夷之禍，秦檜忌刻，逐人才，流弊至今。願陛下儲才於閑暇之日，上日御球場，必大曰：「固知陛下不忘闕武，然太祖二百年天下，屬在聖躬，願自愛上，改容曰：「卿言甚忠，得非虞衡之變乎。正以警駭未嘗不欲自逸，爾升兼侍讀，改吏部侍郎，除翰林學士。久雨，奏請減後宮，給使寬浙，郡積逋，命省部議優恤，內直宣引論金星，近前星，武士擊毬，太子亦與，臣甚危之。上俾語太子，必大曰：「太子人子也，陛下命以驅馳，臣安敢勸以違命。陛下勿命之可也。乞歸弗許。上欲召人與之分職，因問呂祖謙能文否。對曰：「祖謙涵養久，知典故，不但文字之工，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進吏部兼承旨，詔禮官議明堂典禮，必大定園丘合宮互舉之議，被旨撰選德殿記，及皇朝文鑑序，必大在翰林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

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或言其再入也，實曾觀所薦，而必大不知，除參知政事。上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爲當然。陛下虛心無我，大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上深然之。久旱，手詔求言，宰相謂此詔一下，州郡皆乞賑濟，何以應之？約必大同奏，必大曰：上欲通下情，而吾儕阻隔之，何以塞公論？有介板房之援，求爲郎者，上俾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論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喜曰：肯如此任怨耶？必大曰：當予而不予，則有怨不當予而不予，何怨之有？上曰：此任責非任怨也，除知樞密院，上曰：每見宰相不能處之事，卿以數語決之，三省本末可輟卿也。山陽舊屯軍八千，雷世方乞止差鎮江一軍五千，必大曰：山陽控扼清河口，若今減而從增，必致敵疑，揚州武鋒軍本屯山陽者，不若歲撥三千與鎮江五千同戍，郭杲請移荊南軍萬二千屯襄陽，必大言：襄陽固要地，江陵亦江北喉襟，於是留二千人，上諭以金既環上京，且分諸子出鎮，將若何？必大言：敵恫疑虛喝，正恐我先動，當鎮之以靜，惟邊將不可不精擇，拜樞密使，上曰：若有邊事，宣撫使惟卿可，他人不能也，上諸軍升差籍時，點召一二察能否，主帥悚激無敢容私，劫諸軍點試法，其在外解發而親閱之，池州李忠孝自言正將二人不能開弓，乞罷軍，上曰：此樞使措置之效也，金州謀帥必大曰：與其私舉，不若明揚，令侍從管軍薦舉，或傳大石林牙將加兵於金，忽魯大王分據上京，邊臣結約夏國，必大皆屏不省，勸上持重勿輕動，既而所傳果妄，上曰：卿真有先見之明，淳熙十四年二月，拜右丞相，首奏今內外晏然，殆將二紀，此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不可紛更，欲速秀州乞減大軍總制錢二萬，吏請勘當，必大曰：此豈勘當時耶？立蠲之，封事多言大臣同異，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一是，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高宗升遐，議用顯仁例，遣三使詣金，必大謂今昔事殊，不當畏敵曲徇，止之，賀正使至，或請權易浚黃袍御殿受書，必大執不可，遂爲編素服，就帷幄引見，十五年，思陵發引，援熙陵呂端故事，請行，乃攝

太傅爲山陵使，明堂加恩，封濟國公，十一月，留身乞去，上優勞再三，忽宣諭比年病倦，欲傳位太子，須卿且留，必大言：聖體康寧，止因孝思稍過，何遽至倦？勤上曰：禮莫大於事宗廟，而孟饗多以病分詣，孝莫重於執喪，而不得自至，德壽宮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此委卿，必大泣而退，十二月壬申，密賜紹興傳位親札，辛卯，命留身議定，二月壬戌，又命預草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爲意，拜左丞相，許國公參政，留正拜右丞相，壬子，上始以內禪意諭二府，二月辛酉朔，降傳位詔，翼日，上吉服御紫宸殿，必大奏陛下巽位與子，盛典再見，度越千古，顧自今不得日侍天顏，因哽噎不能言，上亦泫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光宗問當世急務，奏用人求言二事，三月，拜少保，益國公李燾草二相制，抑揚不同，上召燾令帖麻改定，既而斥燾于郡，必大求去，何澹爲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遷之，澹憾必大而德正，至是爲諫長，遂首劾必大，詔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澹論不已，遂以少保充醴泉觀使，判隆興府，不赴，復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復大觀文，坐所舉官以賄敗，降榮陽郡公，復益國公，改判隆興，辭，除醴泉觀使，寧宗即位，求直言，奏四事，曰：聖孝，曰：敬天，曰：崇儉，曰：久任慶元元年，三上表引年，遂以少傅致仕，先是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逐陳自強，以必大代之，嘉泰元年，御史施康年劾必大首唱僞徒，私植黨與，詔降爲少保，自慶元以後，侂胄之黨立僞學之名，以禁錮君子，而必大與趙汝愚留正實指爲罪首，二年，復少傅，四年，薨，年七十，有九，贈太師，諡文忠，寧宗題篆其墓碑曰：忠文書德之碑，自號平園老叟，著書八十一種，有平園集二百卷，嘗建三忠堂於鄉，謂歐陽文忠、楊忠襄、邦又胡忠簡、銓皆廬陵人，必大平生所敬慕爲文記之，蓋絕筆也，一子，論留正，字仲至，泉州永春人，六世祖從效，事太祖爲清遠軍節度使，封鄂國公，紹興十三年，第進士，授南恩州陽江尉，清海軍節度判官，龔茂良守番禺，正言在法劫盜賊滿五貫死，海盜加等，小民餽利率身陷重辟，請鑄梓海上，使戶知之，民始知避用，茂良薦赴都堂審察，宰相虞允文奇之，薦于上，得對，正言國家右文而略武備，祖宗以天下全力用於西夏，承平日久，邊不爲備，至敵人長驅而不能支，今當改職，使文武並用，孝宗嘉歎，書劄中要語下三省施行，知循州，陞

辭言士大夫名節不立國家緩急無所倚仗靖康金人犯闕死義者少因亂謀利者多今欲恢復當崇尚名節上益喜明日輪輔臣留正奏事議論耿耿可與職事官除軍器監簿歷官考功郎官太常設義義閣恭簡正履諡言義閣將兵出疆不知敵人情偽及金犯邊督視稟謀幾至敗事下太常更議時論疑之擢起居舍人尋權中書舍人光宗自東宮朝覲見正謂左右曰修整如此其人可矣迺請于上兼太子左諭德正言記注進御非設官本意乞自今免奏御詔從之爲中書舍人兼侍講兼權兵部侍郎除給事中張說子薦往視鎮江戰艦挾勢遊觀沉舟溺卒除知閣門事樞密副承旨正封還詞頭洪邦直除御史正言邦直爲邑人所訟不宜任風憲兼權吏部尚書用人莫先論相陛下志在恢復而相位不能任輔贊望精選人才與圖大計時相益不樂以顯謨閣直學士出知紹興府侍御史范仲芑劾前帥賊六十萬有詔嚴責正明其非辜御史怒并劾正降顯謨閣待制提舉玉隆萬壽宮尋復職知贛州奏減上供米不報及爲相蠲一萬八千石知隆興府進龍圖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平西蜀折租價歲減酒課三十八萬乾道初羌酋奴兒結越大渡河據安靜堡侵漢地幾百里正密授諸將方略擒奴兒結以歸盡俘其黨羌平進敷文閣學士尋詔赴行在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篋人服其清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孝宗密諭內禪意拜右丞相一日奏事皇太子參決侍立上顧謂太子曰留正純誠可託光宗受禪主管左右春坊姜特立隨龍恩權知閣門事聲勢浸盛正列其權預政狀乞斥逐上意猶未決會副蔡開特立謁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相葉耆張杲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之上大怒詔特立提舉興國宮孝宗聞之曰真宰相也紹熙元年進左丞相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引趙汝愚首從班卒與之共政用黃裳爲皇子嘉王翊善世號得人嘉王感疾正言陛下只有一子隔在宮牆外非便迺令蚤正元良之位入居東宮則朝夕相見甚順又奏太子天下本傳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漢文帝即位即建太子本朝皇子居冢嫡有未出閣而正儲位者皇子嘉王既居冢嫡出閣已久宜早正儲位以定天下本

再月不報檢漢文帝紀及本朝真宗立仁宗典故并呂誨張方平兩奏節其要語繳奏上不豫外議洵洵正與同列間至福寧殿奏事處分得宜人情以安進封申國公上疾浸平正乞歸政不許初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至是朝廷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爲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璠行及吳挺死韓侂胄爲吳氏地使吳曦世襲正力請留曦環衛遣張詔代挺後數歲曦入蜀卒稔變壽皇聖政成進少保封衛國公李端友以樞房親手詔除郎正繳還上不納復執奏曰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今端友依憑內援恐累聖德特立除浙東副總管尋召赴行在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相上批成命已行朕無反汗卿宜自處正待罪大和塔奏言陛下近年不知何人獻把定之說遂至每事堅執斷不可回天下至大機務至煩事出於是則人無異詞可以固執事出於非則衆論紛起必須惟是之從臣恐自此以往事無是非陛下宣持把定之說言路遂塞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敕待罪范村乞歸田里不許壽聖太后將以冬至上尊號冊寶以正爲禮儀使攝太傅於是上遣左司徐誼諭旨正復入都堂視事是行也待罪凡一百四十四日冊寶禮成拜少傅封魯國公正力辭五年正月孝宗疾卒正數請車駕過宮一日上拂衣起正引裾泣諫隨至福寧殿門正退上疏言極激切六月戊戌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能執喪正率同列屢奏乞早正嘉王儲位又擬指揮付學士院降詔尋有手詔朕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之始懼請對復不報即出國門上表請老末曰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正始議以上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終喪未倦動當復辟駁議內禪太子可即位時從臣鄭湜奏與正同既而趙汝愚以內禪請于憲聖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論既達以肩輿逃去及嘉王即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以正爲大行擴宮總護使寧宗即位入謝復出憲聖命速宣押時汝愚亦以爲請上親札遣使召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吏部侍郎而正復相入賀且請車駕一出慰安都人心及定壽康宮南向撤去新增禁旅詔悉從之進少傅屢辭不拜奏言陛下勉徇羣情以登大寶當遇事從簡示天下以不

得已之意，實非頒爵之時，韓侂胄謀預政，數詰都堂，正使省吏論之曰：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曾經筵晚講，賜坐，正執奏以為非，上不憚侍御，史黃度論馬大同罪，正擬度補外，上知其情，除度右正言，正請推恩，隨龍人上曰：朕未見父母，可恩及下人耶？積數事失，上意侂胄從而聞之，八月，手詔正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尋又以諫議大夫張叔椿言落職，慶元元年六月，詔正以上皇付正手詔八字進入，宣付史館，復觀文殿大學士，初劉德秀自重慶入朝，未為正所知，謁正客范仲黼，請為言，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必不靜，乃除大理簿，德秀憾之，至是為諫議大夫，論正四大罪，職職自是彈劾無虛歲，以張釜言責授中大夫，光祿卿，分司西京，邵州居住，明年，令自便，給事中謝源明封還錄黃，量移南劍州，再許自便，復光祿大夫提舉洞霄宮，上章乞納祿，詔復元官職致仕，又以御史林采言，依舊官光祿大夫致仕，俄復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嘉泰元年，進封魏國公，復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開禧二年七月，薨，年七十八，贈太師，正出處大致如紹熙去國，恥與姜特立並位，而待罪近郊，五月，復入議者，猶惜其去之不勇，首發大議，蚤正嘉王儲位，遂致言者深文，指為棄國，豈弘毅有所不足耶？或問范仲黼留趙二公處變不同如何，仲黼曰：趙同姓之卿也，留則異姓之卿，反復之而不聽，則去，聞者以為名言，有詩文奏議外制二十卷，行于世，寶慶三年，諡忠宣，子恭，丙端，皆為尚書郎，孫元英，工部侍郎，元剛，起居舍人。

胡晉臣，字子遠，蜀州人，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為成都通判，制置使范成大以公輔薦諸朝，孝宗召赴行在，入對，疏當今士俗民力邊備軍政四弊，試學士院，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兼右曹郎官，輪對論三事，一無忽諱，讀官以仁宗為法，二責諫官以糾官邪，責宰相以抑奔競，三廣聽納，通下情，以銷未形之患，又極論近侍，上覽奏色動，晉臣口陳甚悉，至論及兩稅折變，天威稍霽，首肯久之，趙雄時秉政，手詔下中書，問近侍姓名，晉臣翼日至中書，執政詰其故，晉臣曰：近習招權，丞相豈不知之，即條具大者以聞，上感悟，自是近習嚴憚，晉臣以親年高，求外補，知漢州，除潼川路提點刑獄，以憂去，服除，再召，以五事見

曰：選將帥，廣常平，治渠堰，更銓法，通楮幣，上謂輔臣曰：胡晉臣言可行，除度支，即累遷侍御史，朱熹除兵部郎官，以病足未供職，侍郎林栗與熹論易不合，因奏熹不即受印為傲慢，晉臣上疏，留熹而排栗，物論歸重，光宗嗣位，遷工部侍郎，除給事中，每以裁濫，恩惜名器為重，內降持不下，上嘉其有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正謝曰：上命條上軍政利害，既而朝重華宮，孝宗謂曰：嗣君擢任二三大臣，深愜朕意，聞外庭亦無異詞，晉臣拜謝，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上自南郊後，久不御朝，晉臣與丞相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定省為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啓沃剴切，彌縫縝密，人無知者，未幾，薨于位，贈資政殿學士，諡文靖。

論曰：謀大事，決大議，非凝定有立者不能也，周必大留正，一時俱以相業稱，然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光寧禪受之際，懼禍而去，其可為有立乎哉，若胡晉臣爭論朱熹，則侃侃有守者也。

宋史卷三百九十一

胡晉臣，字子遠，蜀州人，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為成都通判，制置使范成大以公輔薦諸朝，孝宗召赴行在，入對，疏當今士俗民力邊備軍政四弊，試學士院，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兼右曹郎官，輪對論三事，一無忽諱，讀官以仁宗為法，二責諫官以糾官邪，責宰相以抑奔競，三廣聽納，通下情，以銷未形之患，又極論近侍，上覽奏色動，晉臣口陳甚悉，至論及兩稅折變，天威稍霽，首肯久之，趙雄時秉政，手詔下中書，問近侍姓名，晉臣翼日至中書，執政詰其故，晉臣曰：近習招權，丞相豈不知之，即條具大者以聞，上感悟，自是近習嚴憚，晉臣以親年高，求外補，知漢州，除潼川路提點刑獄，以憂去，服除，再召，以五事見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一

趙汝愚 字崇憲

趙汝愚字子直漢恭憲王元佐七世孫居饒之餘干縣父善應字彥遠官終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性純孝親病嘗刺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露坐達明門啓而後入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未服不敢服一瓜果之微必相持共嘗之母喪哭泣嘔血毀脊骨立終日俯首極傍雷雷猶起側立垂涕既終喪言及其親未嘗不揮涕生朝必哭于廟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為羞母生歲值卯謂卯免神也終其身不食兔聞四方水旱輒憂形于色江淮警報至為之流涕不食累日同僚會宴善應悵然曰此寧諸君樂飲時耶眾為失色而罷故人之孤女貧無所歸善應聘以為己子婦有嘗同僚者死不克葬子傭食他所善應馳往哭之歸其子而子之貲使葬焉道見病者必收恤之躬為煮藥歲饑旦夕率其家人糲食之半以飼饑者夏不去草冬不破壤懼百蟲之遊且齏者失其所也晉陵尤袤稱之曰古君子也既卒丞相陳俊卿題其墓碣曰宋篤行趙公彥遠之墓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孝宗方銳意恢復始見即陳自治之策孝宗稱善遷校書郎知閣門張說權簽書樞密院事汝愚不往見率同列請祠未報會祖母訃至即日歸因自劾不加罪遷著作郎知信州易台州除江西轉運判官人為吏部郎兼太子侍講遷祕書少監兼權給事中內侍陳源有寵於德壽宮添差浙西副總管汝愚言祖宗以童貫典兵卒開邊釁源不宜使居總戎之任孝宗喜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舊制密院文書皆經門下省張說在西府託言邊機不宜泄汝愚謂東西二府朝廷治亂所關中書庶政無一不由東省何密院不然孝宗命如舊制權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論知閣王抃招權預政出抃外祠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陛辭言國事之大者四其一謂

吳氏四世專蜀兵非國家之利請及今以漸抑之進直學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諸羌蠻相挺為邊患汝愚至悉以計分其勢孝宗謂其有文武威風召還光宗受禪趣召未至殿中侍御史范處義論其稽命除知潭州辭改太平州進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紹熙二年召為吏部尚書先是高宗以宮人黃氏侍光宗於東宮及即位為貴妃后李氏意不能平是年冬十一月郊有司已戒而風雨暴至光宗震懼及齋宿青城貴妃暴薨駕環聞之悲是夕疾作內侍馳白孝宗孝宗倉卒至南內問所以致疾之由不免有所戒責及光宗疾稍平汝愚入對上常以五日一朝孝宗於重華宮至是往往以傳旨免至會慶節上壽駕不出冬至朝賀又不出都人以為憂汝愚往復規諫上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通光宗及后俱詣北內從容竟日四年汝愚知貢舉與監察御史汪義端有違言汝愚除同知樞密院事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為執政詆汝愚植黨沽名疏上不納又論臺諫給舍陰附汝愚一切緘默不報論汝愚發策譏祖宗又不報汝愚力辭上為徙義端軍器監給事中黃裳言汝愚事親孝事君忠居官廉愛國愛民出於天性義端實忌賢不可以不黜上乃黜義端補郡汝愚不獲已拜命未幾遷知樞密院事辭不拜有旨趣受告汝愚對曰臣非敢久辭臣嘗論朝廷數事其言未見用今陛下過重華留正復相天下幸甚惟武與未除帥臣心不敢安上遂以張詠代領武與軍汝愚乃受命光宗之疾生於疑畏其未過宮也汝愚數從容進諫光宗出聞其語輒悟入輒復疑五年春孝宗不豫夏五月疾日臻光宗御後殿丞相率同列入請上詣重華宮侍疾從臣臺諫繼入閣門吏以故事止之不退光宗益疑起入內越二日宰相又請對光宗令知閣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相並出於是俱至浙江亭俟命孝宗聞之憂甚嗣秀王簡丞相傳孝宗意令宰相復入侂胄奏曰昨傳旨令宰相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汝愚等乃還第六月丁酉夜五鼓重華大闢扣宰執執第報孝宗崩中書以聞汝愚恐上疑或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視朝汝愚以提舉重華宮關禮狀進上乃許過北內至日昃不出宰相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壬寅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玘請憲聖太后垂

謙暫主喪事，憲聖不許。正等附奏曰：「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于宮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皇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蓋是時正汝愚之請垂簾也。以國本係乎嘉王，欲因簾前奏陳宗社之計，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吳瑀素畏慎，且以后戚不欲與聞大計，此議竟格。丁未，宰臣已下待對和寧門，不報。乃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又不報。」越六日再請，御批云：「其好，明日同擬旨以進。」乞上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批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見之懼，因朝臨伴仆于庭，密為去計。汝愚自度不得辭其責，念故事須坐甲以戒不虞，而殿帥郭杲莫有以腹心語者。會工部尚書趙彥逾至私第，語及國事，汝愚泣。彥逾亦泣。汝愚因微及與子意，彥逾喜。汝愚知彥逾善杲，因繆曰：「郭杲儻不同，奈何？」彥逾曰：「某當任之。」約明乃復命。汝愚曰：「此大事，已出諸口，豈容有所俟乎？」汝愚不敢入私室，退坐屏後，以待彥逾之至。有頃，彥逾至，議遂定。明日，正以五更肩輿出城去。人心益搖。汝愚處之恬然，自吳瑀之議不諧，汝愚與徐誼葉適謀，可以白意於慈福宮者，乃遣韓侂胄以內禪之意請于憲聖。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不獲命。明日，又不獲命。侂胄遂巡將退，重華宮提舉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憲聖而泣。憲聖問故，禮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憲聖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憲聖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為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憲聖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憲聖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為之。」禮報侂胄，且云：「來早太皇太后於壽星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胄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騷余端禮。使郭杲及步帥閻仲夜以兵衛南北內，禮使其姻黨宣贊舍人傅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禪祭羣臣入，王亦入。汝

愚率百官詣大行前，憲聖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有「其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語。取太皇太后處分，憲聖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憲聖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皇太后指揮，以進。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攬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憲聖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皇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憲聖乃命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眾扶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寧宗詣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仗，僱百官班帝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禪祭禮。汝愚即與次，召還留正長百僚，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妻國之罰，汝愚為遷叔椿官。是月，上命汝愚兼權參知政事。留正至，汝愚乞免兼職，乃除特進右丞相。汝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以特進為樞密使。汝愚又辭特進，孝宗將擢汝愚議，擢官非承制，欲改卜山陵，與留正議不合。侂胄因而間之，出正判建康，命汝愚為光祿大夫，右丞相。汝愚力辭，至再三不許。汝愚本倚正共事，怒侂胄不以告，及來謁，故不見。侂胄慚，發書樞密羅點曰：「公誤矣。汝愚亦悟，復見之。侂胄終不憚，自以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熹進對以為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之。未果。熹白汝愚當以厚賞酬勞，勿使預政，而汝愚謂其易制，不為慮。右正言黃度欲論侂胄謀泄，以內批斥去。熹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疏入，遽出內批，除熹官。觀汝愚袖批還上，且諫且拜。侂胄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吏部侍郎彭龜年力陳侂胄竊弄威福，為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又奏：「近日逐朱熹太暴，故欲陞

下亦亟去此小人既而內批龜年與郡侂胄勢益張侂胄恃功爲汝愚所抑日夜謀引其黨爲臺諫以擯汝愚汝愚爲人疎不慮其姦趙彥逾以嘗違意於郭果事定冀汝愚引與同列至是除四川制置意不愜與侂胄合謀陸辭日盡疏當時賢者姓名指爲汝愚之黨上意不能無疑汝愚請令近臣舉御史侂胄密諭中司令薦所厚大理寺簿劉德秀內批擢德秀爲察官其黨牽聯以進言路遂皆侂胄之人會黃裳羅點卒侂胄又擢其黨京鏗代點汝愚始孤天子益無所倚信於是中書舍人陳傅良監察御史吳獵起居郎劉光祖各先後斥去羣

儉和附疾正士如仇讎而衣冠之禍始矣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無遺侂胄然之擢其黨將作監李沐爲正言沐彥穎之子也嘗求節度使於汝愚不得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罷右相除觀文殿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詞乞寢出守之命遂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洵洵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爲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蛭陛下以登九五勳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黜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博士楊簡亦以爲言

李沐劾祥簡罷之太府丞呂祖儉亦上書訴汝愚之忠詔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衡林仲麟蔣傳徐範等伏闕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書上悉送五百里外羈管侂胄忌汝愚益深謂不重貶人言不已以中丞何澹疏落大觀文監察御史胡紘疏汝愚唱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

夢爲符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也而譏者以爲言時汪義端行詞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至衡州病作爲守臣錢登所寤暴薨天下聞而冤之時慶元二年正月壬午也汝愚學務有

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所著詩文十五卷大祖實錄舉要若干卷類宋朝諸臣奏議三百卷汝愚聚族而居門內三千指所得廩給悉分與之菜羹蔬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自奉養甚謹爲夕郎時大冬衣布裘至爲相亦然汝愚既沒黨禁變解旋復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已而贈少保侂胄誅盡復元官賜諡忠定贈太師追封沂國公理宗詔配享寧宗廟庭追封福王其後進封周王子九人崇憲其長子也

崇憲字履常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時汝愚侍立殿上降再拜以謝孝宗顧近臣曰汝愚年幾何已有子如此越三年復以進士對策擢甲科上謂執政曰此汝愚子豈卽前科取應第一人者耶崇憲初仕爲保義郎監饒州贍軍酒庫揆從事即撫州軍事推官汝愚帥蜀辟書寫機宜文字改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監西京中岳廟汝愚既死海內憤鬱崇憲闔門自處居數年復汝愚故官職多勸以仕改奉議郎知南昌縣事奉行荒政所活甚衆升藉田令制曰爾先人有功王室中更譏毀思其功而錄其子國之典也崇憲拜命感泣陳疏力辭以爲先臣之冤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厲廉恥之意俄改監行在都進奏院復引陳瑾論司馬光呂公著復官事申言之乞以所

陳下三省集議若先臣心迹有一如言者所論卽近日恩典皆爲冒濫先臣復官賜諡與臣新命俱合追寢如公論果謂誣讒乞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讒謗既辨忠節自明而憲聖慈烈皇后擁佑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史館改正誣史垂萬世之公又請正趙師召妄貢封章之罪究蔡璉與大臣爲仇之姦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之妄詔兩省史官考訂以聞已而吏部尙書兼修國史樓鑰等請施行如章從之及誣史未正復進言其略謂前日史官徒以權臣風旨刊舊史焚元藁略無留難今詔旨再三莫有慨然奮直筆者何小人敢於爲惡而謂之君子者顧不能勇於爲善耶聞者愧之其後玉牒日曆所卒以重修龍飛事實進

呈因崇憲請也未幾贈汝愚太師封沂國公擢崇憲軍器監丞改太府監丞遷祕書郎辭弗許尋爲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官嘗因閔兩求言乃上封事謂今

日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忠鯁擯廢之士，死者未盡書錄，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之風采，其間輸忠亡隱，有所規益者，豈惟獎激弗加，蓋亦罕見施用，煥安取容，無所建明者，豈惟黜罰弗及，或乃遂階通顯，至若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戒宰輔大臣，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思職盡規，以宣雍蔽，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姦餘，黨親伺之萌，皆懇懇為上言之，請外，知江州，郡民歲苦和糴，崇憲疏于朝，永蠲之，且轉糴旁郡穀，別廩儲之，以備歲儉，瑞昌民負茶引錢，新舊累積，為一十七萬有奇，皆困不能償，死則以責其子孫，猶弗貸，會新券行，視舊價幾倍，徒崇憲數曰：質茶之民，愈困矣，亟請以新券一償舊券二，詔從之，蓋受賜者千餘家，刻石以紀其事，修陂塘，以廣溉灌，凡數千所，提舉江西常平，兼權隆興府，及帥漕司事，遷轉運判官，仍兼帥事，初，汝愚捐私錢百餘萬，創養濟院，俾四方賓旅之疾病者，得藥與食，歲久寔移為宅用，崇憲至，尋修復，立規約數十條，以愈疾之多寡，為賞罰，棄兒於道者，亦收鞠之，社倉久敝，訪其利害，而更張之，以兵部郎中召，尋改司封，皆固辭，遂直秘閣，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靜江之屬邑十地，肥磽略等，而陽朔修仁，荔浦之賦，獨倍焉，自張栻奏減之餘，人猶以為病，崇憲請再加蠲減，詔遞損有差，三縣民立祠刻石，瓊守非才，激黎峒之變，乃劾去之，改辟能者代其任，羅蔓峒者，仍歲寇鈔為暴，實民何嚮，父子陰誘導之，崇憲捐金，繒付小校，使繫以來，實之法，因嚴民夷交通之禁，使邊民相什伍，寇至則鳴鼓召眾，先後掩擊，俘獲者，實不至者有懲，先是部內郡邑有警，輒移統府兵戍之，在宜州者百人，古縣半之，崇憲謂根本單虛，非所以窒姦萌，迺於其地各置兵，如戍兵之數，而斂戍者，以歸，邕為邊要害地，自狄青平儂智高，所以設扞防者，甚至歲久浸弛，而溪峒日彊，崇憲條上其議，朝廷頗采其言，然未及盡用也，崇憲天性篤孝，居父喪，月餘始食，小祥始茹果，實終喪不飲酒食肉，比御猶弗入者久之。

論曰：自昔大臣處危疑之地，而能免於禍難者，蓋鮮矣。昔者周成王立而幼冲，周公以王室懿親為宰輔，四國流言，而周公不免於居東之憂，非天降風雨之變，以彰周公之德，而啓成王之哀，則所謂全滕之書，固無因而關於王之耳目。

公之心，果能以自明乎？公之心，能自明，則天意之所以屬於周，而綿八百載之丕祚者，實係于茲，不然，周其始哉？趙汝愚，宋之宗臣也，其賢固不及周公，其位與戚，又非若周公之尊且昵也，方孝宗崩，光宗疾，大喪無主，中外洶洶，一時大臣，有畏難而去者矣，汝愚獨能奮不慮身，定大計於頃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輔寧宗之新政，天下翕然望治，其功可謂盛矣，然不幾時，卒為韓侂胄所構，一斥而遂不復返，天下聞而冤之，於此見天之所以眷宋者，不如周，而宋之陵夷，馴至于不可為，信非人力之所能及也，汝愚父以純孝聞，而子崇憲能守家法，所至有惠政，亦可謂世濟其美者已。

宋史卷三百九十二

宋史卷三百九十二考證

趙汝愚傳乃除特進右丞相汝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

功乎乃命以特進爲樞密使○臣宗楷按貴耳集祖宗典故同姓可封王不

拜相藝祖載諸太廟獨趙忠定特出此典故故隨筆云不受相麻而除樞密

使

宋史卷三百九十二考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二

彭龜年 黃裳 羅點 黃度 周南附

林大中 陳騭 黃黼 詹體仁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七歲而孤事母盡孝性穎異讀書能解大義及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朱熹張栻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袁州宜春尉吉州安福丞鄭僑張均同薦除太學博士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以論帶御器械吳端從太府少卿龜年上疏乞復其位貽書宰相云祖宗書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兼魏王府教授遷國子監丞以待御史林大中薦為御史臺主簿改司農寺丞進秘書郎兼嘉王府直講光宗嘗親郊值暴風雨感疾大臣希得進見久之疾平猶疑畏不朝重華宮龜年以書譙趙汝愚且上疏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觀也沈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為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關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官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諜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復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變與實罪引惡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幸顧不幸歟居亡何光宗朝重華都人歡悅尋除起居舍人入謝光宗曰此官以待有學識人念非卿無可者龜年述祖宗之法為內治聖鑑以進光宗曰祖宗家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為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光宗曰不至是他日龜年奏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

言動為職車駕不過宮問安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有旨幸玉津園龜年奏不奉三宮而獨出宴遊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紹熙五年五月壽皇不豫疾浸革龜年連三疏請對不獲命屬上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久不已血漬鬢髮光宗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不過宮光宗曰須用去龜年言陛下屢許臣一入宮則又不然內外不通臣實痛心同知樞密院余端禮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為得已邪上云知之孝宗崩寧宗受禪是夕召對寧宗蹙額云前但聞建儲之義豈知遽踐大位泣辭不獲至今震悸龜年奏此乃宗祏所係陛下安得辭今日但當盡人子事親之誠而已因擬起居劄子乞日進一通又與珩等黃裳同奏往朝南內因定過宮之禮乞先一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寧宗朝泰安宮至則寢門已閉拜表而退時議欲別建泰安宮而光宗無徙宮之意龜年言古人披荆棘立朝廷尚可布政出令況重華一宮豈為不足哉陛下居狹處太上居寬處天下之人必有諒陛下之心者於是宮不果建遷中書舍人劉慶祖已帶遙郡承宣使而以太上隨龍人落階官龜年繳奏寧宗批可與書行龜年奏臣非為慶祖惜此一官為朝廷惜此一門耳夫可與書行近世弊令也使其可行臣即書矣使不可行豈敢因再令而遂書哉寧宗嘗謂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龜年奏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一日御筆書朱熹黃裳陳傅良彭龜年黃由沈有開李燾京鏗黃艾鄒十人姓名示龜年云十人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為之尋除侍講遷吏部侍郎升兼侍讀龜年知事勢將變會暴雨震雷因極陳小人竊權號令不時之弊遣充金國弔祭接送伴使初朱熹與龜年約共論韓侂胄之姦龜年護客熹以上疏見絀龜年聞之附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既罷臣宜併斥不報迨歸見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於是條數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

為後患。上覽奏甚駭曰。侂胄朕之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批下中書。予侂胄祠。已乃復入。龜年上疏求去。詔侂胄與內祠。龜年與郡。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龜年丐祠。慶元二年。以呂棐言落職。已而追三官。勅停嘉泰元年。復元官。起知贛州。以疾辭。除集英殿修撰。提舉冲佑觀。開禧二年。以待制寶謨閣致仕卒。龜年學識正大。議論簡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其愛君憂國之忱。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既投閑。悠然自得。幾微不見於顏面。自偽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者。龜年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堂訓蒙。蓋始終特立者也。聞蘇師旦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其禍韓氏必矣。聞用兵。曰。禍其在此乎。所著書有經解。祭儀。五致錄。奏議。外制。侂胄誅。林大中。樓鑰。皆白其忠。寧宗詔贈寶謨閣直學士。章穎等請易名。賜諡忠肅。上謂穎等曰。彭龜年忠鯁可嘉。宜得諡。使人人如此。必能納君於無過之地。未幾。加贈龍圖閣學士。而擢用其子欽。

黃裳。字文叔。隆慶府普城人。少穎異。能屬文。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巴州通江尉。益務進學。文詞迥出流輩。人見之曰。非復前日文叔矣。時蜀中餉師。名為和糴。實則取民。裳賦漢中行。諷總領李繁。繁為罷糴。民便之。改興元府錄事參軍。以四川制置使留正薦。召對。論蜀兵民大計。遷國子博士。以母喪去。宰相進擬他官。上問裳安在。賜錢七十萬。除喪復召。時光宗登極。裳進對。謂中興規模。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利便之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彊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治。捍內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其論行都。以為就便利之勢。莫若建康。其論吏治。謂立品式以課其功。計資考以久其任。其論重鎮。謂自吳至蜀。綿亘萬里。曰漢中。曰襄陽。曰江陵。曰鄂渚。曰京口。當為五鎮。以將相大臣守之。五鎮疆則國體重矣。除太學博士。進秘書郎。遷嘉王府翊善。講春秋。王正月曰。周之王即今之帝也。王不能號令諸侯。則王不足為王。帝不能統御郡鎮。則帝不足為帝。今之郡縣。即古諸侯也。周之王不能號令諸侯。故春秋必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今天下境土。比祖宗時不能十之四。然猶誇吳蜀荆廣閩越二百州。任吾民者。二百州守也。任吾兵者。九都統也。苟不能

統御。則何以服之。王曰。何謂九都統。裳曰。唐太宗年十八。起義兵。平禍亂。今大王年過之。而國家九都統之說。猶有未知。其可不汲汲於學乎。他日。王擢用東宮舊人吳端。端詰王謝。王接之中節。裳因諱左氏禮有等衰。問王。比待吳端得重輕之節。有之乎。王曰。有之。裳曰。王者之學。正當見諸行事。今王臨事有區別。是得等衰之義矣。王意益向學。於是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紹運。以百官終焉。各述大旨。陳之。每進言曰。為學之道。當體之以心。王宜以心為嚴師。於心有一毫不安者。不可為也。且引前代危亡之事。以為儆戒。王謂人曰。黃珩善之言。人所難堪。惟我能受之。他日。王過重華宮。壽皇問所讀書。王舉以對。壽皇曰。數不太多乎。王曰。講官訓說明白。忱心樂之。不知其多也。壽皇曰。黃珩善至誠。所講須諦聽之。裳久侍王邸。每歲誕節。則陳詩以寫誠。初嘗製渾天儀與地圖。循以詩章。欲王觀象。則知進學如天運之不息。披圖則思祖宗境土半陷於異域而未歸。其後又以王所講三經為詩三章以進。王喜為置酒。手書其詩以賜之。王嘗侍宴宮中。

從容為光宗誦酒誥曰。此黃珩善所教也。光宗詔勞裳。裳曰。臣不及朱熹。熹學問四十年。若召實府寮。宜有裨益。光宗嘉納。裳每勸講。必援古證今。即事明理。凡可以開導王者心者。無不言也。紹熙二年。遷起居舍人。奏曰。自古人君不能從謀者。其蔽有三。一曰私心。二曰勝心。三曰忿心。事苟不出於公。而以己見執之。謂之私心。私心生則以諫者為病。而求以小勝之勝心。生則以諫者為仇。而求以逐之。因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忿心生。則事有不得其理者焉。如潘景珪常才也。陛下固亦以常人遇之。特以臺諫攻之不已。致陛下庇之愈力。事勢相激。乃至於此。宜因事靜察。使心無所係。則聞臺諫之言。無不悅。而無欲勝之心。待臺諫之心。無不誠。而無加忿之意矣。三年。試中書舍人。時武備廢弛。裳上疏曰。壽皇在位三十年。拊循將士。常恨不得効死以報。陛下誠能留意武事。三軍之士。孰不感激。願為陛下用乎。又論荆襄形勢。居吳蜀之中。其地四平。若金人擣襄陽。據江陵。按兵以守。則吳蜀中斷。此今日邊備之最可憂也。宜分鄂渚兵一萬。人屯襄漢之間。以張形勢。而壯重地。時朝廷方宴安。裳所言多不省。未幾。

除給事中趙汝愚除同知樞密院監察御史汪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爲執政再疏醜詆汝愚乞免官裳奏汝愚事父孝事君忠居官清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義端所見皆奴隸之不如不可以居朝列於是義端與郡裳在瓊閣甫一月封駁無慮十數韓侂胄落階官鄭汝諧除吏部侍郎裳皆繳其命改兵部侍郎不拜遂以顯謨閣待制充珣善先是光宗以憂疑成疾不過重華宮裳入疏請五日一朝至是復苦言之上曰內侍楊舜卿告朕勿過宮裳請斬舜卿且以入事之目爲奏曰念恩釋怨辨讒去疑責已畏天防亂改過不報裳嘗病疽及是憂憤創復作又奏陛下之於壽皇未盡孝敬之道意者必有所疑也臣竊推致疑之因陛下毋乃以焚廩浚井之事爲愛乎夫焚廩浚井在當時或有之壽皇之子惟陛下一人壽皇之心託陛下甚重愛陛下甚至故愛陛下甚切違豫之際炳香祝天爲陛下祈禱愛子如此則焚廩浚井之心臣有以知其必無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肅宗之事爲憂乎肅宗卽位靈武非明皇意故不能無疑壽皇當未倦勤親挈神器授之陛下揖遜之風同符堯舜與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語明矣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衛軻之事爲憂乎軻與廟贖父子爭國壽皇老且病乃頤神北宮以保康寧而以天下事付之陛下非有爭心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孟子責善爲疑乎父子責善本生於愛爲子者能知此理則何至於相夷壽皇願陛下爲聖帝責善之心出於忠愛非賊恩也陛下何疑焉此四者或者之所以爲疑臣以理推之初無一之可疑者自父子之間小有猜疑此心一萌方寸遂亂故天變則疑而不知畏民困則疑而不知恤疑宰執專權則不禮大臣疑臺諫生事則不受忠諫疑嗜慾無害則近酒色疑君子有黨則庇小人事有不須疑者莫不以爲疑乃若貴爲天子不以孝聞敵國聞之將肆輕侮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小人將起爲亂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中外官軍豈無他志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事之可疑者反不以爲疑顛倒錯亂莫甚於此禍亂之萌近在旦夕宜及今幡然改過整聖駕謁兩宮以交父子之歡則四夷向風天下慕義矣會壽皇不豫中外憂危裳抗聲諫上起入宮裳挽其裾隨之至宮門揮涕而出乃連章請外謂臣

職有三曰待制曰侍講曰珣善今使供待制之職乎則當日夕求對以救主失今不過宮有虧于道前後三諫而不加聽是待制之職可廢也將使供侍講之職乎則當引經援古勸君以孝今不問安不視疾大義已喪復講何書乎是侍講之職可廢也將使供珣善之職乎當究義理教皇子以孝陛下不能以孝事壽皇臣將何說以勸皇子乎是珣善之職可廢也因出關待命及聞壽皇遺詔乃亟入臨寧宗卽位裳病不能朝改禮部尚書尋兼侍讀力疾入謝奏曰孔子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又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所謂有始有卒者由其持心之一也所謂鮮克有終者由其持心之不一也陛下今日初政固善矣能保他日常如此乎請略舉已行之事論之陛下初理萬機委任大臣此正得人君持要之道使大臣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雖終身守之可也臣恐數年之後亦欲出意作爲躬親聽斷左右迎合因謂陛下事決外庭權不歸上陛下能不嘖然於心乎臣恐是時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之專矣夫以萬機之衆非一人所能酬酢苟不委任大臣則必借助左右小人得志陰竊主權引用邪黨其爲禍患何所不至臣之所憂者一也陛下擬用臺諫言無不聽此正得祖宗設官之意使臺諫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終身守之亦可也然臣恐自今以往臺諫之言日關聖聽或斥小人之過使陛下欲用之而不能或暴近習之罪使陛下欲親之而不可逆耳之言不能無厭左右迎合因謂陛下擬用臺諫欲聞讜論而其流弊致使人主不能自由陛下不能嘖然於心乎臣恐是時擬用臺諫不能如今日之重矣夫朝廷所恃以分別善惡者專在臺諫陛下苟厭其多言則爲臺諫者將咋舌閉口無所論列君子日退小人日進而天下亂矣臣之所憂者二也二事朝廷之大者又以三事之切於陛下之身言之曰篤於孝愛勤於學問薄於嗜好陛下今皆行之矣未知數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又引魏徵十漸以爲戒懇懇數千言又奏言陛下近日所爲頗異前日除授之際大臣多有不知臣聞之憂甚而病劇蓋是時韓侂胄已潛弄威柄而宰相趙汝愚未之覺故裳先事言之及疾革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無使一日壞之度吾已不可爲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遂口占遺表而卒年四十九上聞之驚悼贈

資政殿學士。囊為人簡易端純。每講讀隨事納忠。上援古義。下揆人情。氣平而辭切。事該而理盡。篤於孝友。與人言傾盡底蘊。恥一書不讀。一物不知。推賢樂善。出乎天性。所為文明白條達。有王府春秋講義。及兼山集。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嘗與其鄉人陳平父兄弟講學。平父張拭之門人也。師友淵源。蓋有自來云。嘉定中。謚忠文。子瑾。大宗正丞。兼刑部郎官。孫子敏。刑部郎官。

羅點字春伯。撫州崇仁人。六歲能文。登淳熙三年進士第。授定江節度推官。累遷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歲旱。詔求言。點上封事。謂今時姦諛日甚。議論凡陋。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眾皆默己。獨言。則曰活名。眾皆濁己。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大有為於天下。未見其可也。自早曠為虐。陛下禱羣祠。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求讜言。夕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欲用之否乎。如欲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反覆詳熟。當者審而後行。疑者咨而後決。如此則治象日著。而亂萌自消矣。遷秘書郎。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寧宗時。以皇孫封英國公。點兼教授。入講至晡時不輟。左右請少憩。點曰。國公務學不休。奈何止之。又撫古事勸戒。為鑑古錄。以進。高宗崩。孝宗在諒闇。皇太子參決庶務。點時以戶部員外郎兼太子侍讀。出使浙右。遷起居舍人。改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被命使金。告登寶位。會金有國喪。迫點易金帶。點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服從事。有死而已。帶不可易。又詰點不當稱寶位。點曰。聖人大寶曰位。不加寶字。何以別至尊。金人不能奪。上嘗謂點卿舊為宮僚。非他人比。有所欲言。毋憚啓告。點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己。行必直道。言必直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俗。小人志在一己。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行所言。皆取悅之道。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辭矣。用其所以取悅者。其不得志亦辭矣。若昔明王。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主張而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以燭察而隄防之。皇子嘉王年。及弱冠。點言。此正親師友進德業之時。宜擇端良忠直之士。參侍燕閑。遂除黃裳為翊善。又言。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人主偷安則

臣下解體。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勉彊聽斷。意不在事。幸執奏陳。備禮應答。侍從庶僚。備禮登對。而宮中燕遊之樂。錫賚奢侈之費。已騰於眾口。疆敵對境。此聲豈可出哉。紹熙三年十一月。日長至。車駕將朝賀重華宮。既而中輟。點言。自天子違庶人。節序拜親。無有闕者。三綱五常。所係甚大。不當以為常事而忽之。上過宮意未決。點奏。陛下已涓日過宮。壽皇必引領以俟陛下。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信。況人主之事親乎。今陛下久闕溫清。壽皇欲見不可得。萬一憂思感疾。陛下將何以自解於天下。嘗召對便殿。點言。近者中外相傳。或謂陛下內有所制。不能遽出。溺於酒色。不恤政事。果有之乎。上曰。無是。點曰。臣固知之。竊意宮禁。聞或有櫻拂之事。姑以酒自遣耳。夫閭閻匹夫。處閨門逆境。容有縱酒自放者。人主宰制天下。此心如青天白日。當風雨雷電既濟之餘。湛然虛明。豈容復有纖芥停留哉。上猶未過宮。點又奏。竊聞嘉王生朝。稱壽禁中。以報劬勞之德。父子歡洽。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十一月。點以言不見聽。求去。不許。十二月。試兵部尚書。五年四月。上將幸玉津園。點請先過重華。又奏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一無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譏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萬姓。皆無貳志。設有離間。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眾口謗議。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上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上猶未行。點乃率講官言之。上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對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乎。及壽皇不豫。點又隨宰執班進。諫閣門吏止之。點叱之而入。上拂衣起。宰執引上裾。點亟前泣奏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上入至福寧殿。內侍闈門。眾慟哭而退。越三日。點隨宰執班起居。詔獨引點入。點奏。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上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壽皇崩。點請上奔喪。許而不出。拜遺詔於重華宮。前後與侍從列奏諫請。帝過宮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而奏疏重華。上書嘉王。及面對口

奏不預焉。寧宗嗣位，人心始定。拜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有事明堂，點扈從齋宮，得疾卒。年四十五。贈太保，諡文恭。點天性孝友，無矯激崖異之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皎如。或謂天下事非力不辦，點曰：「當先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黃度，字文叔，紹興新昌人。好學讀書，秘書郎張淵見其文，謂似曾鞏。隆興元年，進士，知嘉興縣，入監登聞鼓院，行國子監簿。言今日養兵爲巨患，救患之策，宜使民屯田，陰復府衛，以銷募兵。具屯田府衛十六篇上之。紹熙四年，守監察御史，蜀將吳玠死，度言：「玠子曦必納賂求襲位，若因而授之，恐爲他日患。」乞分其兵柄，宰相難之。後曦割關外四州賂金人，求王蜀，果如度言。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度上書切諫，連疏極陳父子相親之義，且言：「太白晝見犯天關，發惑勾芒，行入太微，其占爲亂兵入宮以諫，不聽，乞罷去。」又言：「以孝事君則忠，臣父年垂八十，菽水不親，動經歲月，事親如此，何以爲事君之忠？」蓋託己爲論，冀因有以感悟上心。又與臺諫官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三人，爲今日禍根，罪大於李輔國。又言：「孔子稱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夫人主有過，公卿大夫諫而改，則過不彰，庶人奚議焉？惟諫而不改，失不可蓋，使閭巷小人皆得妄議，紛然亂生，故勝廣黃巢之流議於下，國皆隨以亡。今天下無不議聖德者，臣竊危之，上猶不聽，遂出修門。」上諭使安職，度奏：「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理難復入。」寧宗卽位，詔復爲御史，改右正言。韓侂胄用事，丞相留正去國，侂胄知度嘗與正論事，不合，欲輒使擿之。度語同列曰：「丞相已去，擿之易耳，然長小人聲，駭可乎？」侂胄驟竊政柄，以意所好惡爲威福，度具疏將論其姦，爲侂胄所覺，御筆遽除度直顯謨閣。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効一言，非爲國之利也。」固辭，丞相趙汝愚袖其疏入白，詔以冲佑祿歸養。俄知婺州，坐不發覺縣令張元弼贓罪降罷。自是紀綱一變，大權盡出侂胄，而黨論起矣。然侂胄素嚴憚度，不敢加害。起知泉州，辭乃進寶文閣，奉祠如故。侂胄誅，天子思而召之，除太常少卿，尋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朝

論欲函侂胄首，以泗州五千人還金，度以爲辱國，非之。權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屢移疾，以集英殿修撰知福州，遷寶謨閣待制，始至，訟牒日千餘，度隨事裁決。日未中而畢，進龍圖閣，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賜金帶以行。至金陵，罷科糴輸送之擾，活饑民百萬口，除見稅二十餘萬，擊降盜卞整，斬盜海首以獻，招歸業者九萬家。侂胄嘗募雄淮軍，已刺者十餘萬人，別屯數千人，未有所屬，度憂其爲患，人給錢四萬，復其役遣之。遷寶謨閣直學士，度以人物爲己任，推挽不休，每曰：「無以報國，惟有此耳。」十上引年之請，不許。爲禮部尚書，兼侍讀，趣入覲，論藝祖垂萬世之統，一曰：「純用儒生。」二曰：「務惜民力。」上納其言，謝病去。遂以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歸越，提舉萬壽宮，嘉定六年十月卒。進龍圖閣學士，贈通奉大夫，度志在經世，而以學爲本，作詩書周禮說，著史通，抑僭竊，存大分別，爲編年，不用前史法。至於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卽近驗遠，可以據依，無迂陋牽合之病。又有藝祖憲監仁皇從諫錄，屯田便宜，歷代邊防，行於世。增周南、周南字、南仲、平江人、年十六遊學吳下，視時人業科舉，心陋之。從葉適講學，頓悟捷得，爲文詞雅麗精切，而皆達於時用。每以世道興廢爲己任，登紹熙元年進士第，爲池州教授，會度以言忤當路，御史劾度并南罷之。度與南俱入僞學黨，開禧三年，召試館職，南對策詆權要，言者劾南罷之。卒于家。南端行拱立，尺寸有程準，自賜第授文林郎，終身不進官，兩爲館職，數月止，既絕意當世，弊衣惡食，挾書忘晝夜。曰：「此所以遺吾老，俟吾死也。」

林大中，字和叔，婺州永康人。入太學，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知撫州金谿縣，郡督輸賦急，大中請寬其期，不聽，納告勅投劾而歸。已而主太常寺簿，光宗受禪，除監察御史，大中謂國之大事在祀，沿襲不正，非所以嚴典禮，妥神明，上疏言：「臣昨簿正奉常，實陪廟祀，見其祝于神者，或舛於文，稱於神者，或訛其字，所宜厚者，或簡不虔，所宜先者，或廢不用，更制器服，或歲月太疎，夙興行事，或時刻太早，是皆禮意所未順，人情所未安也。」一日御札示大中，謂言事覺察，宜遵舊例。大中曰：「臺臣不當踰分守，固如聖訓，然必抗直敢言，乃爲稱職。」遷殿中侍御史，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

節可責。不失為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為小人。又論今日之事。莫大於讎恥之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不可忘。此念存於心。予以來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氣。信天下之義。此義既明。則事之條目可得而言。治功可得而成矣。陳賈以靜江守臣入奏。大中極論其庸回亡識。嘗表襄王淮。劫為道學之目。陰廢正人。儻許入奏。必再留中。善類聞之。紛然引去。非所以靖國命遂寢。紹熙二年春。雷電交作。有旨訪時政闕失。大中以事多中出。乃上疏曰。仲春雷電。大雪繼作。以類求之。則陰勝陽之明驗也。蓋男為陽而女為陰。君子為陽而小人為陰。當辨邪正。毋使小人得以間君子。當思正始之道。毋使女謁之得行。司諫鄧嗣以言事移將作監。大中言。臺諫以論事不合而遷。臣恐天下以陛下為不能容守侍御史。兼侍講。知潭州。趙善俊得旨奏事。大中上疏劾善俊。而言宗室汝愚之賢。當召上用其言。召汝愚而出善俊。與郡時。江淮荆襄為國巨屏。而權任頗輕。大中言。宜選行實材略之人。付以江淮荆襄經理之任。舊制河北陝西。分為四路。以文臣為大帥。武臣副之。中興初。沿江置制置使。自秦檜罷。三大將。兵權專歸武臣。而江東荆襄帥臣。不復領制置之職。宜仍舊制。置而以諸將為副。久其任重。其權則邊防立而國勢張矣。江浙四路民苦折帛和買重輸。大中曰。有產則有稅。於稅絹而科折帛。猶可言也。如和買折帛。則重為民害。蓋自咸平馬元方建言。於春預支本錢。濟其乏絕。至夏秋使之輸納。則是先支錢。而後輸絹。其後則錢鹽分給。又其後則直取於民。今又令納折帛錢。以兩縑折一縑之直。大失立法初意。朝廷以其言為減所輸者三歲。馬大同為戶部。大中劾其用法峻。上欲易置他部。大中曰。是嘗為刑部。固以深刻稱。章三上不報。又論大理少卿宋之瑞。章四上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改吏部侍郎。辭不拜。乃除大中直寶謨閣。而大同之瑞俱與郡。初。占星者謂朱熹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和叔耶。至是熹貽書朝士曰。閣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義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樓鑰。上疏云。大中言官當與被論者有別。尋命知寧國府。又移贛州。寧宗即位。召還。試中書舍人。選給事中。尋兼侍講。知閣門事。韓侂胄來謁。大中接之無他語。陰請內交。大中年笑而却之。侂胄

總由此始。會吏部侍郎彭龜年抗論侂胄。侂胄轉一官與內祠。龜年除煥章閣待制與郡。大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曰。陛下眷禮僚舊。一旦龍飛。延問無虛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斥。賴龜年一人尚留。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者日遠。不復侍左右。留者內祠。則召見無時。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侂胄以外任。則事體適平。人無可言者。有旨龜年已為優異。侂胄本無過尤。可並書行。大中復同奏。龜年除職與郡。以為優異。則侂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侂胄本無過尤。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君之忱。豈得為過。龜年既已決去。侂胄難於獨留。宜界外任或外祠。以慰公議。不聽。太府寺丞呂祖儉以上書攻侂胄。謫置韶州。大中救之。注義端頃為御史。以論趙汝愚去。至是侂胄引為右史。大中駁之。改吏部侍郎。不拜。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城南民田潮溢不可種。大中捐公帑治石築之。民不知役而蒙其利。郡訛言夜有妖。大中謂此必黠賊所為。立捕黠之。人情遂安。丐祠得請。給事中許及之。繳駁遂削職。後提舉冲佑觀。乞休致。復元職。監察御史林采論列。再落職。尋復之。大中罷歸。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作園龜潭之上。客至攜杞菊。取溪魚。觴酒賦詩。時事一不以掛口。客或勸大中通侂胄書。大中曰。吾為夕郎時。一言承意。豈閉居至今日耶。客曰。縱不求福。蓋亦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詎可懼而免耶。侂胄既召兵。費。大中謂今日欲安民。非息兵不可。欲息兵。非去侂胄不可。及侂胄誅。即召見。落致仕。試吏部尚書。言呂祖儉以言侂胄得罪。死於瘴鄉。雖贈官昇職。而公議未厭。彭龜年面奏侂胄過尤。朱熹論侂胄竊弄威柄。皆為中傷。降官鑄職。卒以老死。宜優加旌表。其他因譏切侂胄以得罪者。望量其輕重而旌別之。以伸被罪者之冤。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兼太子賓客。嘗議講和事。上曰。朕不憚屈己為民講和之後。亦欲與卿等草侂胄弊政。作家活耳。大中頓首曰。陛下言及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每語所親云。吾年垂八十。豈堪勞動。徒以和議未成。思體承聖訓。以革弊倖為經久之計。儻初志略遂。即乞身而歸矣。是年六月卒。年七十有八。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諡正惠。大中年清修寡欲。退然如不勝衣。及其遇事而發。凜乎不可犯。自少力

學趣向不凡。所著有奏議外制文集三十卷。

陳騷字叔進，台州臨海人。紹興二十四年，試春官第一。秦檜當國，以秦墳居其上。累官遷將作少監，守秘書少監。兼太子尹臨安。騷謂諸宮下親細務，不得專干學，非所以毓德也。太子豐然亟辭。檜淵以外戚張說進，除秘書郎兼金部郎。騷封還詞頭，未幾，出知贛州。易秀州，召還，首言陛下銳意圖治，羣下急於自媒，爭獻彊兵理財之計，及界以職，報效蔑聞。宜杜邪詔之路，再歸故官。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淳熙五年，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同修國史。上欲采晉宋以下興亡理亂之大端，約爲一書，謂騷曰：「惟卿與周必大可任此事。」言者忌而攻之，上留章不下。授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寧國府，改知太平州。加集英殿修撰。以言者罷，起知袁州。光宗受禪，召試吏部侍郎。紹熙元年，同知貢舉，兼侍講。二年春，雪雷，詔陳時政得失。騷疏三十條，如官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謙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無節，則財用竭。皆切於時病。三年三月，權禮部尚書。六月，同知樞密院事。四年二月，參知政事。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會慶節稱壽，又不果往。騷三入奏，廷臣上疏者以百數。上感悟，以冬至日朝重華宮。五年正月朔日，稱壽于慈福宮。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臨喪，騷請正儲位以安人心。七月，攝行三省事。寧宗即位，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趙汝愚爲右丞相，騷素所不快，未嘗同堂語。汝愚擬除光祖侍御史，騷奏曰：「劉光祖舊與臣有隙，光祖入臺，臣請避之。汝愚愕而止。時韓侂胄傳言之勞，潛竊國柄。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將爲國患，不報。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騷曰：「以閣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龜年竟外補。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食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爲好人耶，遂以資政殿大學士與郡。辭，詔提舉洞霄宮。慶元二年，知婺州。告老，授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嘉泰三年卒，年七十六。贈少傅。諡文簡。

黃黼字元章，臨安餘杭人也。少游太學，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輪對言，周以輔翼之臣，出任方伯，漢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唐不歷邊任，不拜宰相。本朝不爲

三司等屬，不除清望官。仁宗時，韓琦、范仲淹、龐籍，皆嘗經略西事。久歷邊任，始除執政，邊奏復警，范仲淹至，再請行。貝州之變，文彥博親自討賊。乞於時望近臣中，擇才略謀慮，可以任重致遠者，或界上流，或委方面，習知邊防利害。地形險阨，中外軍民，亦孚其恩信，熟其威名。天下無事，則取風績顯著者。不次除拜。以尊朝廷，邊鄙有警，則任以重寄。俾制方面，出將入相，何所不可。上嘉獎曰：「如卿言，可謂盡用人之道。」行太常丞，進祕書郎，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召爲戶部員外郎，尋除直祕閣。兩浙路轉運判官，進直龍圖閣，升副使。辭，改直顯謨閣。浙東瀕海之田，以旱澇告，常平儲蓄不足，黼捐漕計貸之。毗陵饑，民取糶糶雜草根以充食。郡縣不以聞，黼取民食以進，乞捐僧牒緡錢振濟。所全活甚衆。除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守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侍御史，行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以劉德秀論劾，奉祠而卒。

詹體仁字元善，建寧浦城人。父慥，與吳宏、劉子輩游，調贛州信豐尉。金人渝盟，慥見張浚論滅金秘計，浚辟爲屬。體仁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饒州浮梁尉。郡上體仁獲盜功狀賞，體仁曰：「以是受賞，非其願也。」謝不就。爲泉州晉江丞，宰相梁克家，泉人也，薦於朝，入爲太學錄。升太學博士。遷太常丞，攝金部郎官。光宗即位，提舉浙西常平，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就升司農少卿，奏蠲諸郡賦輸積欠百餘萬，有逃卒千人入大冶，因鐵鑄錢，剽掠爲變。體仁語戒帥，此去京師千餘里，若比上請得報，賊勢張矣。宜速加誅討，帥用其言。羣黨悉散。除太常少卿，陞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說，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爲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湮鬱煩憤，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悅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聖度恢豁，凡厥疑情，一朝渙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丕敘彝倫，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時上以積疑成疾，久不過重華宮，故體仁引易睽之義，以開廣聖意。孝宗崩，體仁率同列抗疏，請駕詣重華宮親臨祥祭，辭懇懇切。時趙汝愚將定

大策。外庭無預謀者。密令體仁及左司郎官徐誼達意。少保吳瑋請憲聖太后垂簾。爲援立計。寧宗登極。天下晏然。體仁與諸賢密贊汝愚之力也。時議大行皇帝諡。體仁言。壽皇聖帝事德壽二十餘年。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有。宜諡曰孝。卒用其言。孝宗將復土。體仁言。永阜陵地勢卑下。非所以妥安神靈。與宰相異議。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知福州。言者竟以前論山陵事罷之。退居霅川。日以經史自娛。人莫窺其際。始體仁使浙右時。蘇思且以胥吏執役。後倚侂胄。躡躪大官。至是遣介通殷勤。體仁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至無日矣。烏得以污我。未幾果敗。復直龍圖閣。知靜江府。闈十縣稅錢一萬四千。蠲雜賦八千。移守鄂州。除司農卿。復總湖廣餉事。時歲凶艱食。卽以便宜發廩振救。而後以聞。侂胄建議開邊。一時爭談兵以規進用。體仁移書廟堂。言兵不可輕動。宜遵養俟時。皇甫斌自以將家子好言兵。體仁語僚屬。謂斌必敗。已而果然。開禧二年卒。年六十四。體仁穎邁特立。博極羣書。少從朱熹學。以存誠慎獨爲主。爲文明暢。悉根諸理。周必大當國。體仁嘗疏薦三十餘人。皆當世知名士。郡人真德秀。早從其游。嘗問居官涖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云。

論曰。彭龜年黃裳羅點以青宮師保之舊。盡言無隱。黃度林大中亦能守正不阿。進退裕如。此數臣者皆能推明所學。務引君以當道。可謂粹然君子矣。陳騷論事頗切時病。詹體仁深於理學。皆有足稱者。然騷嘗詆譏呂祖謙。至視趙汝愚劉光祖爲仇。而體仁乃能以朱熹真德秀爲師友。卽其所好惡。而二人之邪正。於是可知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三

胡紘 何澹 林栗 高文虎

陳自強 鄭丙 京鏜 謝深甫

許及之 梁汝嘉

胡紘字應期處州遂昌人淳熙中舉進士紹熙五年以京鏜監都進奏院遷司農寺主簿秘書郎韓侂胄用事逐朱熹趙汝愚意猶未決遂擢紘監察御史紘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雙鷄尊酒山中未為乏也遂亡去及是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熹為偽學罪首汝愚遂謫永州汝愚初抵罪去國搢紳大夫與夫學校之士皆憤悒不平疏論甚衆侂胄患之以汝愚之門及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便於己欲盡去之謂不可一一誣以罪則設為偽學之目以擯之用何澹劉德秀為言官專擊偽學然未有誦言攻熹者獨紘草疏將上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繼祖以追論程頤得為察官紘遂以叢授之繼祖論熹皆紘筆也寧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服紘言止當服期詔侍從臺諫給合集議釋服於是從紘太常少卿使草定其禮既而親饗太廟紘既解言責復入疏云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圖為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屏跡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為戒陛下何未悟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而誅羣臣一百餘人唐五王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三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古法亦宜且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俄遷紘起居舍人詔偽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用紘言也自是學禁益急進起居郎權工部侍郎移禮部又移吏部坐同知貢舉考宏詞不當而罷未幾學禁漸弛紘亦廢棄卒于家

何澹字自然處州龍泉人乾道二年進士累官至國子司業遷祭酒除兵部侍郎

郎光宗內禪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澹本周必大所厚始為學官二年不遷留

正奏遷之澹憾必大及長諫垣即劾必大必大遂策免澹嘗與所善劉光祖言

之光祖曰周丞相豈無可論第其門多佳士不可併及其所薦者澹不聽時姜

特立譏熙載以春坊舊恩頗用事一日光祖過澹因語澹曰曾龍之事不可再

澹曰得非姜謙之謂乎既而澹引光祖入便坐則皆姜謙之徒也光祖始悟澹

謾諾明年澹同知貢舉光祖除殿中侍御史首上學術邪正之章及奏名光祖

被旨入院拆號與澹席甫逼澹曰近日風采一新光祖曰非立異也但嘗為大

諫言者今日言之耳既出同院謂光祖曰何自然見君所上章數夕恍惚頓定

志凡他可知也進御史中丞澹有本生繼母喪乞有司定所服禮寺言當解官

澹引不逮事之文乞下給諫議之太學生喬嘉朱有成等移書於澹謂足下自

長臺諫此網常之所係也四十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及其終也反以為生不

速而不持心喪可乎奉常禮所由出願以臺諫給舍議之識者有以闕之矣澹

乃去終制除煥章閣學士知泉州移明州寧宗即位朱熹彭龜年以論韓侂胄

俱絀澹還為中丞趙汝愚不援引汝愚時以免相復詆其廢壞壽皇良法美

意汝愚落職罷祠又言專門之學流而為偽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得自相

標榜除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遷知樞密院吳曦賄通時宰規圖帥蜀未及

賄澹韓侂胄已許之澹持不可侂胄怒曰始以君肯相就黜偽學汲引至此今

願立異耶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福州澹居外常快快失意以書

祈侂胄有曰迹雖東冶心在南園南園侂胄家園也侂胄憐之進觀文殿學士

尋移知隆興府後除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移使湖北兼知江陵奉祠卒

贈少師澹美姿容善談論少年取科名急於榮進阿附權奸斥逐善類主偽黨

之禁賢士為之一空其後更化兇黨俱逐澹以早退幸免優游散地幾二十年

林栗字黃中福州福清人登紹興十二年進士第調崇仁尉教授南安軍宰相

陳康伯薦為太學正守太常博士孝宗即位遷屯田員外郎皇子恭王府直講

時金人請和約為叔姪之國且以歸疆為請栗上封事言前日之和誠為非計

然徽宗梓宮慈寧行殿在彼為是而屈猶有名焉今日之和臣不知其說也宗

廟之讎而事之以弟姪其忍使祖宗聞之乎無唐鄧則荆襄有齒寒之憂無泗海則淮東之備達于真揚海道之防偏于明越矣議者皆言和戎之幣少養兵之費多不知講和之後朝廷能不養兵乎今東南民力陛下之所知也朝廷安得而不較乎且非徒無益也已與之歲幣是畏之矣三軍之情安得不懈息徐正之心安得不攜貳為今日計宜俾使勿遣還延其期比至來春別無動息徐於境上移書諭以兩國誓言敗之自彼信不由衷雖盟無益自今宜守分界休息生靈不煩聘使之往來各保疆場之無事焉用疲弊州縣以奉犬羊之使乎孝宗懲創紹興權臣之弊躬攬權綱不以責任臣下栗言人主蒞權大臣審權爭臣議權王侯貴戚善撓權者也左右近習善竊權者也權在大臣則大臣重權在邇臣則邇臣重權在爭臣則爭臣重是故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持之然未有能獨持之者也不使大臣持之則王侯貴戚得而持之矣不使邇臣審之爭臣議之則左右近習得而議之矣人主顧謂得其權而自執之豈不誤哉是故明主使人持權而不以權與之收攬其權而不肯獨持之至有以鹿為馬以鷄為鸞之語方奉對時讀至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持之孝宗稱善栗徐曰臣意向在下文執政有訴於孝宗曰林栗謂臣等指鹿為馬臣實不願與之同朝乃出知江州有旨省併江州屯駐一軍栗奏辛巳甲申一再犯兩淮賴江州一軍分布防扼故舒蘄黃三州獨不被寇本州上至鄂渚七百里下至池陽五百里平時屯戍誠若無益萬一有警鄂渚之戍上越荆襄池陽之師下流增備中間千里藩籬誠為虛闕無以一夫之議而廢長江千里之防由是軍得無動以吏部員外郎召冬至有事南郊前期十日百執事聽誓戒會慶節有旨上壽不用樂迨宴金使乃有權用樂之命栗以為不可致書宰相不聽乃乞免充舉冊官以狀申朝廷曰若聽樂則廢齋廢齋則不敢以祭祖宗二百年事天之禮今因一介行人而廢之天之可畏過於外夷遠矣不聽兼皇子慶王府直講有旨令二王非時招延講讀官相與議論時政期盡規益栗以為不可疏言漢武帝為戾太子開博望苑卒敗太子唐太宗為魏王泰立文學館卒敗魏王古者教世子與吾祖宗之所以輔導太子諸王惟以講經讀

史為事他無預焉若使議論時政則是對子議父古人謂之無禮不可不留聖意除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太廟祫享之制始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別廟神主附于祖姑之下隨本室南北向而無西向之位紹興乾道間懿節安穆二后升祔有司設帷西向連安恭皇后新祔有司承前失其西向之位幾與僖祖相對栗辨正之除直寶文閣知湖州栗朝辭曰臣聞漢人賈誼號通達國體其所上書至於痛哭流涕者考其指歸大抵以一身喻天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瘡非徒瘡也又苦跋扈又類辟且病瘵臣每見士大夫好論時事臣輒舉以問之今日國體於四百四病之中名為何病能言其病者猶未必能處其方不能言其病而輒處其方其誤人之死必矣聞臣之言者不忿則默間有反以詰臣即對之曰今日之病名為風虛其狀半身不隨是也風者在外虛者在內真氣內耗故風邪自外而乘之忽中於人應時僵仆則靖康之變是也幸而元氣猶存故仆而復起則建炎之興是也然元氣雖存邪氣尚感自淮以北皆吾故壤而號令不能及正朔不能加有異於半身不隨者乎非但半身不隨而已半身存者凜凜乎畏風邪之乘而不能以自安也今日論者譬如痿人之不忘起奚必賢智之士然後與國同其願哉而市道庸流口傳耳受苟欲嘗試以售其方則蕩髮鉞石雜然並進非體虛之人所宜輕受也聞之醫曰中風偏廢年五十以下而氣感者易治蓋真氣與邪氣相敵真氣感則邪氣衰真氣行則邪氣去然真氣不充滿於半存之身則無以及偏廢之體故欲起此疾者必禁其嗜欲節其思慮愛其氣血養其精神使半存之身日以充實則陽氣周流脈絡宣暢將不覺舍杖而行若急於愈疾而不顧其本百毒入口五臟受風風邪之感未可卒去而真氣之存者日以耗亡故中風再至者多不能救臣愚有感於斯言竊謂賈誼復生為陛下言無以易此知興化軍又移南劍除夔路提點刑獄改知夔州加直敷文閣夔屬郡曰施州其羈縻郡曰思州施民譚汝翼者與知思州田汝弼交惡會汝弼卒汝翼帥兵二千人伐其喪汝弼之子祖周深入報復兵交於二州之境施黔大震汝翼復繕甲兵料丁壯以重幣借兵諸洞而乞師於帥府栗曰汝翼實召亂者移檄罷兵乃選屬吏往攝兵職以漸收

汝翼之權命。兵馬鈐轄按閱諸州。密檄至施就攝州事。汝翼不之覺。已乃皇遽  
遁入成都。事聞。孝宗親札賜粟。及成都制置使陳峴曰。田氏猶是羈縻州郡。譚  
氏乃變路豪族。又且首爲覺端。帥閩不能彈壓。縱其至此。如尚不悛。未免加兵。  
除其元惡。時汝翼在成都。聞之。逃歸。調集家丁。及役八些義軍。列陳于沱河橋。  
與官軍戰。潰汝翼遁去。俘其徒四十有三人。獲甲鎧器仗三萬一千。粟取其巨  
惡者九人。誅之。田祖周由是懼。與其母冉氏謀。獻黔江田業。計錢九十萬緡。以  
贖罪。蠻徵遂安。既而汝翼入都。訴粟受田氏金。詔以汝翼屬吏。省劄下夔州。粟  
親書奏狀繳還。併辨其事。上大怒。會近臣有救解者。尋坐粟身爲帥臣。擅格上  
命。鑄職罷歸。既而理寺追究。事白。貸汝翼死。幽置紹興府。居頃之。詔粟累更事  
任。清介有聞。復直寶文閣。廣南西路轉運判官。就改提點刑獄。又改知潭州。除  
秘閣修撰。進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召對便殿。奏乞倣唐制。置補闕拾遺左右  
各一員。不以糾彈爲責。從之。除兵部侍郎。朱熹以江西提刑召爲兵部郎官。熹  
既入國門。未就職。栗與熹相見。論易與西銘不合。至是。栗遣吏部趣之。熹以脚  
疾請告。栗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  
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  
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  
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生迭爲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陛  
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  
緣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望將熹停罷。姑令循  
省。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上謂其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太常博  
士葉適獨上封事。辯之曰。考栗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其中謂之道學一語。  
無實最甚。蓋自昔小人殘害良善。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  
植黨。近忽擢爲道學之目。鄭丙唱之。陳買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  
有稍務潔修。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殆如吃菜事魔。影迹犯敗之類。往  
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  
更襲鄭丙陳買密相傳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言語。逐去一熹。固未甚害。

第恐自此游辭無實。讒言橫生。善良受害。無所不有。願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  
欺罔於既形。摧抑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於是侍御史胡晉臣劾  
栗罷之。出知泉州。又改明州。奉祠以卒。蓋簡肅。栗爲人強介有才。而性狷急。欲  
快其私忿。遂至攻詆名儒。廢絕師教。殆與鄭丙陳買何澹劉德秀劉三傑胡紘  
輩黨邪害正者同科。雖曠昔論事。雄辯可觀。不足以盡晚節之謬也。

高文虎字炳如。四明人。禮部侍郎閱之。從子。登紹興庚辰進士第。調平江府吳  
興縣主簿。曾幾守官在吳。文虎從之游。故聞見博洽。多識典故。除國子正。遷太  
學博士。孝宗幸兩學。祭酒林光朝訪文虎。具儀注。文虎輯國朝以來臨幸故事。  
授之。兼國史院編修官。與修四朝國史。出知建昌軍。擢將作丞。兼實錄院檢討  
官。修高宗實錄。又兼玉牒所檢討官。修神宗玉牒。自熙寧以來。史氏清雜。人無  
所取信。文虎盡取朱墨本刊。正繆妄。一一研覈。既奏御。又修徽宗玉牒。考訂宣  
和崇觀以來。尤爲詳審。寧宗即位。遷軍器少監。兼將作監。遷國子司業。兼學士  
院權直。遷祭酒。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祭酒。升實錄院同修撰。同修國史。韓  
侂胄用事。既逐趙汝愚。朱熹以其門多知名士。設爲學之目。以擯之。遂命文虎  
草詔曰。向者權臣擅朝。僞邪朋附。協肆姦宄。包藏禍心。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  
舊承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  
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舛迕。流言間發。  
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  
國家秉德康寧。弗汝瑕玦。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干流俗之失。不可復反。歟。將  
扭于國之寬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  
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宜各改視。回聽。  
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毋赦。  
西掖詞命。舊率以數人共一詞。文虎以爲非。所以崇訓戒。贊人才也。迺人人各  
爲之。遷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又兼祭酒。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實錄院修撰。脩  
國史。除華文閣學士。知建寧府。力丐祠。提舉太平興國宮。以臺臣言奪職。卒。文  
虎以博洽自負。與胡紘合黨。共攻道學。久司學校。專困遏天下士。凡言性命道

德者皆絀焉。

陳自強者福州閩縣人字勉之登淳熙五年進士第慶元二年入都待銓自以嘗為韓侂胄童子師欲見之無以自通適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為言於侂胄一日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于堂鄉自強再拜次召從官同坐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除太學錄遷博士數月轉國子博士又遷秘書郎入館半載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未踰月遂登樞府由選人至兩地財四年嘉泰三年拜右丞相歷封祈衛秦國公韓侂胄頗朝權包苴盛行自強尤奮鄙四方致書魏必題其絨云某物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日押空名刺劄送侂胄家須用乃填三省不與也都城火自強所貯一夕為煨燼侂胄首遺之萬緡執政及列郡聞之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劫國用司自為國用使以費士寅張巖為同知國用事培克民財州縣騷動方侂胄欲為平章猶畏眾議自強首率同列援典故入奏詔以侂胄為平章軍國事常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為恩父而呼堂吏史達祖為兄蘇師旦為叔侂胄將用兵遣使北行審敵虛實自強薦陳景俊以往金人有不宜敗好之語景俊歸自強戒使勿言侂胄乃決恢復之議吳曦有逆謀求歸蜀厚賂自強自強語侂胄非曦不足以鎮坤維乃縱之歸曦卒受金人命為蜀王侂胄姦兇久盜國柄自強實為之表裏既開邊隙朝野洶洶三遣使請和金人欲縛送首議用兵賊臣侂胄恚憤復欲用兵中外大懼史彌遠建議誅侂胄詔以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罷右丞相未幾詔追三官永州居住又責武泰軍節度使詔州安置中書舍人倪思繳奏乞遠竄籍其家詔從之再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後死於廣州

鄭丙字少融福州長樂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積官至吏部尚書浙東提舉朱熹行部至台州奏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宰相王淮庇之熹章十上丙雅厚仲友且迎合宰相意奏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蓋指熹也於是監察御史陳賈奏道學之徒假名以濟其偽乞損斥勿用道學之目丙倡賈

和。其後為慶元學禁善類被厄丙罪為多嘗知泉州為政暴急或勸之尙寬丙曰吾疾惡有素豈以晚節易所守哉聞者哂之丙官終端明殿學士卒諡簡肅京鏜字仲遠豫章人也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龔茂良帥江西見之曰子廟廊器也及茂良參大政遂薦鏜入朝孝宗詔侍從舉良縣令為臺官給事中王希呂曰京鏜蚤登儒級兩試令有聲陛下求執法官鏜其人也上引見鏜問政事得失時上初統萬機銳志恢復羣臣進說多迎合天子意以為大功可旦暮致鏜獨言天下事未有驟如意者宜舒徐以圖之上善其言鏜於是極論今日民貧兵驕士氣頹靡言甚切至上說擢為監察御史累遷右司郎官金遣賀生辰使來上居高宗喪不欲引見鏜為僕佐以旨拒之使者請少留闕下鏜曰信使之來以誕節也誕節禮畢欲留何名乎使行上嘉其稱職轉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金人遣使來弔鏜為報謝使金人故事南使至汴京則賜宴鏜請免宴郊勞使康元弼等不從鏜謂必不免宴則請徹樂遺之書曰鏜聞鄰喪者春不相里殯者不巷歌今鏜銜命而來繫北朝之惠弔是荷是謝北朝勤其遠而憫其勞遣郊勞之使錫式宴之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曰而必聽樂是於聖經為悖理於臣節為悖義豈惟貽本朝之羞亦豈昭北朝之懿哉相持甚久鏜即館相禮者趣就席鏜曰若不徹樂不敢即席金人迫之鏜弗為動徐曰吾頭可取樂不可聞也乃帥其屬出館門甲士露刃向鏜鏜叱退之金人知鏜不可奪馳白其主主數曰南朝直臣也特命免樂自是恆去樂而後宴鏜孝宗聞之喜謂輔臣曰士大夫平居執不以節士自許有能臨危不變如鏜者乎使還入見上勞之曰卿能執禮為國家增氣朕將何以賞卿鏜頓首曰北人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北庭亦臣子之常分耳敢言賞乎故事使還當增秩右相周必大言於上曰增秩常典爾京鏜奇節今之毛遂也惟陛下下念之乃命鏜權工部侍郎四川闕帥以鏜為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鏜到官首罷征斂弛利以予民瀘州卒殺太守鏜擒而斬之蜀以大治召為刑部尚書寧宗即位甚見尊禮由政府累遷為左丞相當是時韓侂胄權勢震天下其親幸者由禁從不一二歲至宰輔而不附侂胄者往往沉滯不偶鏜既得位一

變其素守於國事護無所可否。但奉行侂冑風旨而已。又薦引劉德秀排擊善類。於是有偽學之禁。後宦者王德謙除節度使。鏗乃請裂其麻。上曰。除德謙一人而止。可乎。鏗曰。此門不可啓。節鉞不已。必及三孤。三孤不已。必及三公。願陛下以真宗不予劉承規爲法。以大觀宣政間童貫等冒節鉞爲戒。上於是請德謙而黜詞臣吳宗旦。或曰。亦侂冑意也。居無何。以年老請免相。薨。贈太保。諡文忠。後以監察御史倪千里言。改諡莊定。

謝深甫。字子肅。台州臨海人。少穎悟。刻志爲學。積數年不寐。夕則置餅水加足於上。以警困怠。父景之識爲遠器。臨終語其妻曰。是兒當大吾門。善訓迪之。毋攻苦守志。督深甫力學。中乾道二年進士第。調嵯縣尉。歲饑。有死道旁者。一嫗哭訴曰。吾兒也。漕于某家。遭掠而斃。深甫疑焉。徐廉得嫗子他。所召嫗出示之。嫗驚伏曰。某與某有隙。賂我使誣告耳。越帥方滋錢端禮皆薦深甫有廊廟才。調崑山丞。爲浙曹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具眼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太山喬嶽。可望而知。以是得之。知處州青田縣。侍御史葛郊。監察御史顏師魯。禮部侍郎王蘭。交薦之。孝宗召見。深甫言。今日人才。枵中侈外者多。妄誕矯訐。沽激者多。眩鬻激昂者急於披露。而或鄰於好夸。剛介者果於植立。而或鄰於太銳。靜退簡默者寡有所合。或鄰於立異。故言未及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而已。挫抑於是。趣時徇利之人。專務身謀。習爲軟熟。畏避束手。因循苟且。年除歲遷。亦至通顯。一有緩急。莫堪倚仗。臣願任使之際。必察其實。既悉其實。則涵養之以蓄其才。振作之以厲其氣。栽培封殖。勿使沮傷。上嘉納。問當世人才。對曰。薦士大臣職也。小臣來自遠方。不足以奉明詔。上頷之。諭宰臣曰。謝深甫奏對雅容。有古人風。除藉田。令遷大理丞。江東大旱。擢爲提舉常平。講行救荒條目。所全活一百六十餘萬人。光宗即位。以左曹郎官借禮部尚書。爲賀金國生辰使。紹熙改元。除右正言。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知閣門事。韓侂冑破格轉遙郡刺史。深甫封還內降云。人主以爵祿磨厲天下之人才。固自重而不可輕。以法令隄防天下之僥倖。尤可守而不可易。今侂冑嘗越五官而轉遙郡。僥倖一啓。攀援踵至。將何以拒之。請罷其命。進

士俞古應詔言事。語涉詆訐。送瑞州聽讀。深甫謂以天變求言。未聞旌賞而反罪之。則是名求而實拒也。俞古不足以道。所惜者朝廷事體耳。右司諫鄧駟論近習左遷。深甫請還朝。謂不可以近習故變易諫官。爲清朝累。二年。知臨安府。三年。除工部侍郎。入謝。光宗面諭曰。京尹寬則廢法。猛則厲民。獨卿爲政。得寬猛之中。進兼吏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四年。兼給事中。陳源久以罪斥。忽子內祠。深甫固執不可。姜特立復詔用。深甫力爭。特立竟不得入。張子仁除節度使。深甫疏十一上。命遂寢。每禁庭燕私。左右有希恩澤者。上必曰。恐謝給事有不可耳。寧宗即位。除煥章閣待制。知建康府。改御史中丞。兼侍讀。上言。比年以來。紀綱不立。臺諫有所論擊。不與被論同罷。則反除以外任。給舍有所繳駁。不命次官書行。則反還以他官。監司有所按察。不兩置之勿問。則被按者反得美除。以奔競得志者。不復知有廉恥。以請屬獲利者。不復知有彝憲。食墨縱橫。莫敢誰何。罪惡暴露。無所忌憚。墮壞紀綱。莫此爲甚。請風厲在位。革心易慮。以肅朝著。禮官議祧僖祖。侍講朱熹以爲不可。深甫言。宗廟重事。未宜遽革。朱熹攷訂有據。宜從熹議。慶元元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遷參知政事。再遷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內侍王德謙建節。深甫三疏力陳。不可蹈大觀覆轍。德謙竟斥。進金紫光祿大夫。拜右丞相。封申國公。進岐國公。光宗山陵。爲總護使。還拜少保。力辭。改封魯國公。嘉泰元年。累疏乞避位。寧宗曰。卿能爲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以言去。召坐賜茶。御筆書說命中篇及金幣以賜之。有余嘉者。上書乞斬朱熹。絕僞學。且指蔡元定爲僞黨。深甫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講明其學耳。果有何罪乎。余嘉熹。臣乃敢狂妄如此。當相與奏之行。遣以厲其餘。金使入見。不如式。寧宗起入禁中。深甫端立不動。命金使俟于殿隅。帝再御殿。乃引使者進書。迄如舊儀。拜少保。乞骸骨。授醴泉觀使。明年。拜少傅致仕。有星隕于居第。遂薨。後孫女爲理宗后。追封信王。易封衛魯。諡惠正。

許及之。字深甫。温州永嘉人。隆興元年。第進士。知袁州分宜縣。以部使者薦。除諸軍審計。遷宗正簿。乾道元年。林栗請增置諫員。乃做唐制置拾遺補闕。以及

之為拾遺。班序在監察御史之上。高宗崩。及之言。皇帝既躬三年之喪。羣臣難從純吉。當常服黑帶。王淮當國久。及之奏。陛下即位二十七年。而羣臣未能如聖意者。以苟且為安樂。以姑息為仁恕。以不肯任事為簡重。以不敢任怨為老成。敢言者指為輕佻。辭恥者謂之朴實。陛下得若人而相之。何補於治哉。淮竟罷職。子祠。光宗受禪。除軍器監。遷太常少卿。以言者罷。紹熙元年。除淮南運判。兼淮東提刑。以鐵錢濫惡。不職。貶秩。知廬州。召除大理少卿。寧宗即位。除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及之早與薛叔似同擢遺補。皆為當時所予。黨事既起。善類一空。叔似累斥逐。而及之詔事侂胄。無所不至。嘗值侂胄生日。朝行上壽畢集。及之後。至闌人掩關拒之。及之俯僕以入。為尚書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序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膝屈。侂胄惻然憐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拜矣。居亡何。同知樞密院事。當時有由賣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嘉定二年。拜參知政事。進知樞密院事。兼參政。兵端開。侂胄欲令及之守金陵。及之辭。侂胄誅中丞雷孝友。奏及之實贊侂胄開邊。及之守金陵。始詭計免行。降兩官。泉州居住。嘉定二年卒。

梁汝嘉。字仲謀。處州麗水人。以外祖太宰何執中任入官。調中山府司議曹事。建炎初。知常州武進縣。守薦其治狀。擢通判州事。加直秘閣。歷官至轉運副使。臨安關守。火盜屢作。命汝嘉攝事。汝嘉修火政。嚴巡徼。盜發輒得。火災亦息。遂命為真。加直龍圖閣。以稱職擢徽猷閣待制。試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累遷戶部侍郎。進權尚書。兼江淮荊廣經制使。汝嘉素善奏。檜殿中侍御史周葵將按之。汝嘉聞。給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將論君。待聘亟告檜。徙葵起居郎。葵入後省。出疏示待聘曰。梁仲謀何其幸也。待聘始知為汝嘉所賣。士大夫以是薄汝嘉。汝嘉求去。以寶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觀。未幾。升學士。知明州。知浙西沿海制置使。更溫宣鼎三郡。復奉祠以歸。紹興二十三年卒。汝嘉長於吏治。在臨安風績尤著。

論曰。君子之論人。亦先觀其大者而已矣。忠孝人之大節也。胡紘導其君以短。喪不得謂之忠。何澹疑所生繼母之服。士論紛紜而後去。不可以為孝。彼於其

大者且忍為之。則其偽比權姦。誣構善類。亦何憚而不為乎。謝深甫出處。舊史泯其迹。若無可議為者。然慶元之初。韓侂胄設偽學之禁。網羅善類而一空之。深甫秉政。適與之同時。諉曰不知不可也。況於一劾陳傅良。再劾趙汝愚。形於深甫之章。有不可揜者乎。陳自強。鄭丙。許及之輩。狐媚苟合。以竊貴寵。斯亦不足論已。若林栗之有治才。善論事。高文虎之自負該洽。京鏜之仗義秉禮。志信於敵國。抑豈無足稱者。然栗以私忿。詆名儒。不為清議所與。而文虎草偽學之詔。以是為非。以正為邪。變亂白黑。以欺當世。其人可知也。鏜暮年得政。朋姦取容。既愧其初服矣。況偽學之目。識者以為鏜實發之乎。士君子立身行事。一失其正。流而不知返。遂為千古之罪人。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宋史卷三百九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四

樓鑰

李大性

任希夷

徐應龍

莊夏

王阮

王質

陸游

方信孺

王栴

樓鑰字大防明州鄞縣人隆興元年試南宮有司偉其辭藝欲以冠多士策偶犯舊諱知貢舉洪遵奏得旨以冠末等投贊謝諸公考官胡銓稱之曰此翰林才也試教官調温州教授為敕令所刪定官修淳熙法議者欲降太學釋奠為中祀鑰曰乘輿臨幸於先聖則拜武成則肅揖其禮異矣可鈞敵乎改宗正寺主簿歷太府宗正寺丞出知温州屬縣樂清倡言方臘之變且復起邑令捕數人歸于郡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編隸其為首者而驅其從出境民言遂定堂帖問故鑰曰蘇洵有言有亂之形無亂之實是謂將亂不可以有亂急不可以無亂弛丞相周必大心善之光宗嗣位召對奏曰人主初政當先立其大者至大莫如恢復然當先強主志進君德又曰今之網密甚矣望陛下軫念元元以設禁為不得已凡有初意增益者寢而勿行所以保養元氣除考功郎兼禮部吏銓並緣為姦多所壅底鑰曰簡要清通尚書郎之選蓋草去之改國子司業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代言坦明得制詰體繳奏無所回避禁中或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刑部言天下獄案多所奏裁中書之務不清宜痛省之鑰曰三宥制刑古有明訓力論不可會慶節上壽扈從班集乘輿不出已而玉牒聖政會要書成將進重華又屢更日鑰言臣累歲隨班見陛下上壽重華官歡動宸極嘉王日趨朝謁恪勤不懈竊料壽皇望陛下之來亦猶此也又奏聖政之書全載壽皇一朝之事玉牒會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幸速定其日無復再展以全聖孝於是上感悟進書成禮試中書舍人俄兼直學士院光宗內禪詔書鑰所草也有云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薦紳傳誦之遷給事中乞正太祖東嚮之位別立僖祖廟以代夾室順祖翼祖

宣祖之主皆藏其中祫祭即廟而饗從之朱熹以論事忤侂胄除職與郡鑰言熹鴻儒碩學陛下閱其耆老當此隆舉立講不便何如俾之內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不報趙汝愚謂人曰樓公當今人物也直恐臨事少剛決耳及見其持論堅正嘆曰吾於是大過所望矣寧宗受禪侂胄以知閣門事與閣傳命頗有弄權之漸彭龜年力攻之侂胄轉一官與在京宮觀龜年除待制與郡鑰與林大中奏乞留龜年於講筵或命侂胄以外祠龜年竟去鑰還為吏部尚書以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知婺州移寧國府罷仍奪職告老至再許之侂胄嘗副鑰為館伴以鑰不附己深嫌之侂胄誅詔起鑰為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時鑰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入朝陛循舊班諦視鑰曰久不見此官矣時和好未定金求韓侂胄函首鑰言和好待此而決姦兇已斃之首又何足恤詔從之趙汝愚之子崇憲奏雪父冤鑰乞巧趙師召之罪重蔡璉之誅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以白誣謗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升同知進參知政事位兩府者五年累疏求去除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辭進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嘉定六年薨年七十七贈少師諡宣獻鑰文辭精博自號攻媿主人有集一百二十卷

李大性字伯和瑞州四會人其先積中嘗為御史以直言入元祐黨籍始家豫章大性少力學尤習本朝典故以父任入官因參選進藝祖廟謨百篇及公私利害百疏又言元豐制六察許言事章惇為相始禁之乞復舊制以廣言路從臣力薦之命赴都堂審察僅還一秩為湖北提刑司幹官未幾入為主管吏部架閣文字丁母艱服闋進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實蓋網羅百氏野史訂以日歷實錄核其正舛率有據依孝宗讀而褒嘉之擢大理司直遷敕令所刪定官添差通判楚州郡守吳曦與都統劉超合謀欲撤城移他所大性謂楚城實晉義烏閭所築最堅奈何以脆薄易堅厚乎持不可臺臣將劾其沮撓不果會從官送北客朝命因俾廉訪具以實聞遂罷戎帥召大性除太府寺丞遷太宗正丞兼倉部郎尋改工部陳傅良以言事去國彭龜年黃度楊方相繼皆去大性抗疏言朝廷清明乃使言者無故而去臣所甚惜也數人之心皆本愛君知

其愛君。任其去而不顧。恐端人正士之去者。將不止此。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臣所以為之寒心也。孝宗崩。光宗疾。未能執喪。大性復上疏言。今日之事。顛倒舛逆。況金使祭奠。常引見于北宮素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禮弓曰。成人有死而不喪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蓋言成人畏子臯之來。方為制服。其服乃子臯為之。非為兄也。若陛下必待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已哉。遷軍器少監。權司封郎。提舉浙東常平。改浙東提刑。兼知慶元府。召為吏部郎中。四遷為司農卿。明年。兼戶部侍郎。出知紹興府。甫一歲。召為戶部侍郎。升尚書。朝輪將用兵。大性條陳利害。主不宜輕舉之說。忤韓侂胄意。出知平江。移知福州。又移知江陵。充荆湖制置使。江陵當用兵後。殘燬鐵鐘。繼以疾疫。大性首議振貸。凡三十八萬緡。有奇。前官虛羨。凡十有四萬五千緡。率蠲放不督。民流移新復業者。皆奏免征權邊郡武爵。本以勵士。冒濫滋眾。大性劾兩路戎司冒受逃亡付身。凡三千四百九十有七道。率繳上毀扶。左選為之一清。江陵舊使銅鐵。錢重楮輕。民持貨入市。有終日不得一錢者。大性奏乞依襄郢例。通用鐵錢。於是泉貨流通。民始復業。除刑部尚書。兼詳定敕令。尋遷兵部。時金國分裂。不能自存。有舉北伐之議者。大性上疏。以和戰之說未定。乞令朝臣集議從之。尋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引疾丐祠。卒于家。年七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文惠。李氏自積中三世官于朝。父子兄弟相師友。而大性與弟大異。大東並躋從列。為名臣云。

任希夷。字伯起。其先眉州人。四世祖伯雨。為諫議大夫。其後任閩。因家邵武。希夷少刻意問學。為文精苦。登淳熙三年進士第。調建寧府浦城簿。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開禧初。主太常寺簿。奏紹熙以來禮書。未經編次。歲月滋久。恐或散亡。乞下本寺修纂。從之。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謂周惇頤。程頤。顧為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諡。其後惇頤諡元。頤諡純。頤諡正。皆希夷發之。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史彌遠柄國久。執政皆具員。議者頗譏其拱默。尋提舉臨安洞霄宮。熹贈少師。諡宣獻。

徐應龍。字允叔。淳熙二年。第進士。調衡州法曹。湖南檢法官。潭獲劫盜。首謀者

已繫獄。妄指逸者為首。吏信之。及獲逸盜治之急。遂輕服。吏以成憲讞于憲司。應龍閱實其辭。謂首從不明。法當奏。時周必大判潭州。提刑盧彥德不欲反其事。將寘逸盜于死。應龍力與之辨。先是彥德許應龍京劄。至是怒曰。君不欲出我門邪。應龍曰。以人命傳文字。所不忍也。彥德不能奪。聞者多其有守。交薦之。改秩知瑞州高安縣。臣伯儉言事忤韓侂胄。謫死高安。應龍為之經紀其喪。且為文誄之。有勸之避禍者。應龍曰。臣君吾所敬。雖緣此獲譴。亦所願也。朱熹貽書應龍曰。高安之政。義風凜然。主淮西機宜文字。知南恩州。陳自強當國。乃舊同舍。應龍丐雷州而去。召監都進奏院。遷國子博士。守工部員外郎。進戶部侍郎。遷國子司業。兼實錄院檢討官。崇政殿說書。守秘書少監。兼權工部侍郎。時金主從汴。應龍言。金人窮而南奔。將溢出而蹈吾之境。金亡更生新敵。尤為可慮。兼侍講。言人主不能盡知天下人材。當責之宰相。宰相不能盡知天下人材。當採之公論。李吉甫為相。號稱得人。而三人之薦。乃出於裴垍之疏。遷吏部侍郎。進刑部尚書。兼侍讀。應龍在講筵。多指陳時政。一日。讀吳起為卒吮疽事。應龍奏。起恤士卒如此。故能得其死力。今軍將得以賄遷。專事格克。未免多怨。上驚曰。債帥之風。今猶未除邪。宰相史彌遠聞而惡之。免侍讀。未幾。兼太子詹事。會景獻太子薨。請老。上不許。徙吏部尚書。以煥章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七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文肅。子榮叟。官至參知政事。諡文靖。深叟。官終將作監丞。清叟。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各有傳。

莊夏。字子禮。泉州人。淳熙八年進士。慶元六年。大旱。詔求言。夏時知贛州興國縣。上封事曰。君者陽也。臣者君之陰也。今威福下移。此陰勝也。積陰之極。陽氣散亂而不收。其弊為火災。為旱蝗。願陛下體陽剛之德。使後宮戚里。內省黃門。思不出位。此抑陰助陽之術也。召為太學博士。言比年分藩持節。詔墨未乾而改除。坐席未溫而易地。一人而歲三易節。一歲而郡四易守。民力何由裕。遷國子博士。召除吏部員外郎。遷軍器監。太府少卿。出知漳州。為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尋權直學士院。兼太子侍讀。時流民來歸。夏言。荆襄兩淮。多不耕之田。計口授地。貸以屋廬牛具。吾乘其始至。可以得其欲。彼幸其不死。可以忘其

勞兵民可合屯田可成此萬世一時也試中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左諭德言  
今戰守不成而規模不定則和好之說得以乘間而入今日之患莫大於兵冗  
乞行下將帥令老弱自陳得以子若弟姪若壻強壯及等者收刺之代其名糧  
上曰兵卒子弟與召募百姓不同卿言是也除兵部侍郎煥章閣待制與祠歸  
嘉定十年卒

王阮字南卿江州人曾祖韶神宗時開熙河擒木征祖厚繼開溫鄯父彥傳靖  
康勤王皆有功阮少好學尚氣節常自稱將種辭辯奮發四坐莫能屈嘗謁袁  
州太守張栻栻謂曰當今道在武夷子盍往求之阮見朱熹于考亭熹與語大  
說之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時孝宗初即位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建業以圖  
進取而大臣巽懦幸安計未決阮試禮部對策曰臨安蟠龜宅阻面湖背海膏  
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於休息建康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  
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其地利於進取建炎紹興間敵人乘勝長驅  
直搗而我師亦甚憊也上皇遵養時晦不得與平迺駐臨安所以爲休息計也  
已三十年來闕者全壞者修弊者整廢者復較以曩昔倍萬不侔主上獨見遠  
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固以臨安爲不足居也戰守之形既分動靜進退之理異  
也古者立國必有所恃謀國之要必負其所恃之地秦有函谷蜀有劍閣魏有  
成臯趙有井陘燕有飛狐而吳有長江皆其所倚以爲國也今東南王氣鍾在  
建業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輟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  
國果得爲善謀乎且夫戰者以地爲本湖山回環孰與乎龍盤虎踞之雄胥潮  
奔猛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固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  
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邑而匿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儻六飛順動中  
原在跬步間況一建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於足下人患不爲爾知貢舉  
范成大得而讀之嘆曰是人傑也調南康都昌主簿以廉聲聞移永州教授獻  
書闕下請罷吳楚牧馬之政而積馬於蜀茶馬司以省往來綱驛之費歲時分  
牧之資凡數千言紹熙中知濠州請復曹瑋方田修種世衛射法日講守備與  
邊民親訪北境事宜終阮在濠金不敢南侵改知撫州韓侂胄宿聞阮名特命

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詣阮阮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  
公卿劉韶柳宗元失身匪人爲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哉陸對畢  
拂衣出關侂胄聞之大怒批旨予祠阮於是歸隱廬山盡棄人間事從容觴詠  
而已朱熹嘗惜其才氣術略過人而留滯不偶云嘉定元年卒

王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與國質博通經史善屬文游太學與九江王阮  
齊名阮每云聽景文論古如讀鄺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  
唾皆成珠璣質與張孝祥父子游深見器重孝祥爲中書舍人將薦質舉制科  
會去國不果著論五十篇言歷代君臣治亂謂之朴論中紹興三十年進士第  
用大臣言召試館職不就明年金主完顏亮南侵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荆襄又  
明年樞密使張浚都督江淮皆辟爲屬入爲太學正時孝宗屢易相國論未定  
質乃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爲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  
庭陛下皆不以爲才於是先逐義問次逐澈獨徘徊康伯難於進退陛下意終  
鄙之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於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於是決  
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於陛下夫宰相之任一  
不稱則陛下之志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  
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  
李牧在鴈門法主於守守乃有戰祖逖在河南法主於戰戰乃有和羊祜在襄  
陽法主於和和乃有守何至分而不使相合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  
告陛下金弱且亡而吾兵甚振陛下則勃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  
足恃而金人且來陛下卽委然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不可入  
陛下又蹇然有指鴻溝之意使臣爲陛下謀會三者爲一天下烏有不治哉天  
子心知質忠而忌者共譏質年少好異論遂罷去會虞允文宣撫川陝辟質偕  
行一日令草檄契丹文援毫立就辭氣激壯允文起執其手曰景文天才也入  
爲敕令所刪定官遷樞密院編修官允文當國孝宗命擬進諫官允文以質鯁  
亮不回且文學推重於時可右正言時中貴人用事多畏憚質陰沮之出通判  
荆南府改吉州皆不行奉祠山居絕意祿仕淳熙十五年卒

陸游字務觀越州山陰人年十二能詩文陸補登仕郎鎮廳薦送第一秦檜孫  
塤適居其次檜怒至罪主司明年試禮部主事復置游前列檜顯黜之由是為  
所嫉檜死始赴福州寧德簿以薦者除敕令所刪定官時楊存中久掌禁旅游  
力陳非便上嘉其言遂罷存中中貴人有市北方珍玩以進者游奏陛下以損  
名齋自經籍翰墨外屏而不御小臣不體聖意輒私買珍玩虧損聖德乞嚴行  
禁絕應詔言非宗室外家雖實有勳勞毋得輒加王爵頃者有以師傅而領殿  
前都指揮使復有以太尉而領閣門事瀆亂名器乞加訂正遷大理寺司直兼  
宗正簿孝宗即位遷樞密院編修官兼編類聖政所檢討官史浩黃祖舜薦游  
善詞章諳典故召見上曰游力學有聞言論剴切遂賜進士出身入對言陛下  
初即位乃信詔令以示人之時而官吏將帥一切玩習宜取其尤沮格者與眾  
棄之和議將成游又以書白二府曰江左自吳以來未有捨建康他郡者駐蹕  
臨安出於權宜形勢不固饋餉不便海道逼近凜然意外之憂一和之後盟誓  
已立動有拘礙今當與之約建康臨安皆係駐蹕之地北使朝聘或就建康或  
就臨安如此則我得以暇時建都立國彼不我疑時龍大淵曾觀用事游為樞  
臣張燾言大淵招權植黨熒惑聖聽公及今不言異日將不可去燾遽以聞  
上詰語所自來燾以游對上怒出通判建康府尋易隆興府言者論游交結臺  
諫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免歸久之通判夔州王炎宣撫川陝辟為幹辦公  
事游為炎陳進取之策以為經略中原必自長安始取長安必自隴右始當積  
粟練兵有費則攻無則守吳璘子挺代掌兵頗驕恣傾財結土屢以過誤殺人  
炎莫誰何游請以玠子拱代挺拱曰拱怯而寡謀遇敵必敗游曰使挺遇敵安  
保其不敗就令有功愈不可駕馭及挺子曦偕叛游言始驗范成大帥蜀游為  
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類放因自號放翁後累遷江西常平提舉  
江西水災奏撥義倉振濟檄諸郡發粟以予民召還給事中趙汝愚駁之遂與  
祠起知嚴州過闕陛辭上諭曰嚴陵山水勝處職事之暇可以賦詠自適再召  
入見上曰卿筆力回斡甚善非他人可及除軍器少監紹熙元年遷禮部郎中  
兼寶錄院檢討官嘉泰二年以孝宗光宗兩朝寶錄及三朝史未就詔游權同

修國史寶錄院同修撰免奉朝請尋兼秘書監三年書成遂升寶章閣待制致  
仕游才氣超逸尤長於詩晚年再出為韓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朱  
熹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為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蓋有先見之明  
焉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

方信孺字季若興化軍人有篤材未冠能文周必大楊萬里見而異之以父崧  
卿陸補番馬縣尉盜劫海買信孺捕之盜方沙聚分鹵獲惶駭欲趨舟信孺已  
使人負盜舟去矣乃悉縛盜不失一人韓侂胄舉恢復之謀諸將僨軍邊釁不  
已朝廷尋悔金人亦厭兵乃遣韓元覲來使而都督府亦再遣壯士遺敵書然  
皆莫能得其要領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命信孺曰開釁  
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何以答之侂胄矍然假朝奉郎樞密院檢詳文字充樞  
密院參謀官持督帥張巖書通問于金國元帥府至濠州金帥訖石烈子仁止  
于獄中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於  
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忍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  
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至汴見金左丞相都元帥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  
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且謂稱藩割地自有故事信孺曰昔靖康倉卒割三  
鎮紹興以太母故暫屈今日願可用為故事耶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行府亦  
不敢奏也請面見丞相決之將命者引而前宗浩方坐幄中陳兵見之云五事  
不從兵南下矣信孺辯對不少訕宗浩叱之曰前日與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  
曰前日與兵復讎為社稷也今日屈己求和為生靈也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  
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詔侍從兩省臺諫官議所以復命眾議還俘獲  
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遣信孺再往時吳曦已誅金人氣頗索然猶執初議信孺  
曰本朝謂增幣已為卑屈況名分地界哉且以曲直校之本朝與兵在去年四  
月若貽書誘吳曦則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疆弱言之若得滌濠我  
亦得泗漣水若夸胥浦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之捷若謂我不能下宿壽若圍  
廬和楚果能下乎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交兵耳金人見信孺忠  
懇乃曰割地之議姑緩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為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

執不許。宗浩計窮，遂密與定約，復命。再差允通謝國信所參謀官奉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抵汴。宗浩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語。信孺不爲動，將命曰：「此事非犒軍錢可了，別出事目。」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將命曰：「不爾，丞相欲留公。」信孺曰：「留於此死，辱命亦死，不若死於此。」會蜀兵取散關，金人益疑，信孺還言，敵所欲者五事：割兩淮一，增歲幣二，犒軍三，索歸正等人四，其五不敢言。侂胄再三問，至厲聲詰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三秩，臨江軍居住。信孺自春至秋，使金三往返，以口舌折彊敵。金人計屈情見，然憤其不屈，議用弗就。已而王柎出使定和議，增幣函首，皆前信孺所指不可者。柎白廟堂，信孺辯折敵，會於彊，未易告語之時。信孺當其難，柎當其易。柎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在，公論所推，雖敵人不能掩也。乃詔信孺自便，尋知韶州，累遷淮東轉運判官，兼提刑。知真州，卽北山置水築石堤，袤二十里，人莫知其所爲。後金人薄儀真，守將決水，置以退敵，城乃獲全。山東初內附，信孺言：「豪傑不可以虛名駕馭，武夫不可以弱勢彈壓。」宜選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幕山東，以主制客。以重馭輕，則可以包山東，固江北，而兩河在吾目中矣。坐責降三秩，再奉祠，稍復官。信孺性豪爽，揮金如糞土，所至賓客滿其後車。使北時年財三十，既齟齬歸，營居室巖竇，自放於詩酒，後費用竭，賓客益落，信孺尋亦死矣。

王柎，字汝良，大名人。祖倫，同簽書樞密院事，倫使北死，孝宗訪求其孫之未祿者三人，官之。柎其一也。調通州海門尉，乘輕舟入海，濤捕劇賊小吳，卽并其徒十七人，獲之。獄成，不受賞。韓侂胄以恢復起兵端，天子思繼好息民，凡七遣使無成。續遣方信孺往，將有成說矣。坐白事忤侂胄，得辜，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柎薦，擢監登聞鼓院。假右司郎中，使持書北行。柎歸，白其母，母曰：「而祖以忠死國，故恩及子孫，汝其勉旃，毋以吾老爲念。」乃拜命。疾驅抵敵所，金將烏骨論等四人列坐，問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柎對已十餘年。平章國事，財二年耳。又問金欲去此人可乎。柎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四人相顧而笑。有完顏天寵者，袖出文書云：「王柎雖持韓侂胄書，乃朝廷有旨遣其來，元帥府議和，宜詳

議以報。於是金人知侂胄已誅，和議遂決。柎持金人牒歸，求函侂胄首，以起居郎許奕爲通謝使。柎爲通謝所參謀官，柎自軍前再還，議以侂胄首易淮陝侵地。從之。柎奏和約之成，皆方信孺備書險阻，再三將命之功。臣因人成事，乞錄信孺功，而蠲其過。朝論以柎不掩人揚己，多之。守軍器少監知楚州，累官至太府卿，告歸。以右文殿修撰知太平州，加集英殿修撰致仕。卒，贈寶章閣待制。論曰：樓鑰渾厚正大，李大性直言不媿，其先任希夷，請諡先儒，徐應龍在經筵，多所裨益。莊夏王阮王質，皆負其有爲之才，卒奉祠去國。陸游學廣而望隆，晚爲韓侂胄著堂記，君子惜之。抑春秋責賢者備也。方信孺年少奉使，而以意氣折金人，王柎北歸，請錄信孺之功，長者哉。

宋史卷三百九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五

史浩 王淮 趙雄 權邦彥

程松 陳謙 張巖

史浩字直翁明州鄞縣人紹興十四年登進士第調紹興餘姚縣尉歷温州教授郡守張九成器之秩滿除太學正升國子博士因轉對言普安恩平二王宜擇其一以係天下望高宗納之翌日語大臣曰浩有用才也除秘書省校書郎兼二王府教授三十年普安郡王為皇子進封建王除浩權建王府教授詔建王府置直講贊讀各一員浩守司封郎官兼直講一日講周禮言膳夫掌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掌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世子飲酒不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斯訓三十一年遷宗正少卿會金主亮犯邊下詔親征時兩淮失守廷臣爭陳退避計建王抗疏請率師為前驅浩為王力言太子不可將兵以晉申生唐肅宗靈武之事為戒王大感悟立俾浩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辭意懇到高宗方怒覽奏意頓釋知奏出於浩語大臣曰真王府官也既而殿中侍御史吳芾乞以皇子為元帥先視師浩復遺大臣書言建王生深宮中未嘗與諸將接安能辦此或謂使王居守浩復以為不可上亦欲令王徧識諸將遂扈蹕如建康三十二年上環臨安立建王為皇太子浩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孝宗受禪遂以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張浚宣撫江淮將圖恢復浩與之異議欲城瓜洲采石浚奏不守兩淮而守江不若城泗州除參知政事有詔議應敵定論洪遵金安節唐文若等相繼論列宰執獨無奏上以問浩浩奏先為備禦是謂良規儻聽淺謀之士與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跡謂之恢復得乎薦樞密院編修官陸游尹穉吉對並賜出身隆興元年拜尚書右僕射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冤宜復其官爵祿其子孫悉從之李顯忠邵宏淵奏乞引兵進取浩奏二將輒乞戰豈

督府命令有不行耶浚請入覲乞即日降詔幸建康上以問浩浩陳三說不可退又以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辯論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為內應浩曰勝廣以鉏耰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傑矣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斷省中忽得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與聞焉用相哉不去尚何待乎因又言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為陛下子孫憂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御史王十朋論之出知紹興先是浩因城瓜洲白遣太府丞史正志往視之正志與浚論辯十朋亦疏史正志朋比併及浩遂與祠自是不召者十二年起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持母喪歸服闋知福州淳熙初上問執政久不見史浩無他否遂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五年復為右丞相上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卿久矣浩奏蒙恩再相唯盡公道庶無朋黨之弊上曰宰相豈當有黨人主亦不當以朋黨名臣下朕但取賢者用之否則去之樞密都承旨王抃建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額請各募三千人充之已而殿前司輒捕市人市城騷動被掠者多斷指示不可用軍人怙眾因奪民財浩奏盡釋所捕而禽軍民首謀者送獄獄成議罪欲取兵民各一人梟首以徇浩曰諸軍掠人奪貨至於闕則始覺者軍人也軍法從事固當若市人陸慶童特與抗鬪爾可同罰乎陛下恐軍人有語故一其罪以安之夫民不得其平言亦可畏等死國可乎是豈軍人語上怒曰是比朕為秦二世也浩徐進曰自古民怨其上者多矣時日曷喪子及汝皆亡豈二世事尋求去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兼侍讀後有言慶童之冤者上曰史浩嘗力爭坐此求去至今悔之趙雄嘗薦劉光祖試館職光祖答策論科場取士之道進入上親批其後略曰用人之弊人君之知人之哲宰相不能擇人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大將而敗軍未嘗誅戮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必當為官擇人懋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手詔既出中外大聲議者謂曾觀視草為光祖甲科發也上遣觀持示

浩奏唐虞之世四凶極惡止於流竄三考之法不過黜陟未嘗有誅戮之科誅戮大臣秦漢法也太祖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禮列聖傳心迨仁宗而德化隆洽本朝之治與三代同風此祖宗家法也聖訓則曰過於忠厚夫為國而底於忠厚豈有所謂過哉臣恐議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不審也及自經筵將告歸乃於小宮中薦江浙之士十五人有旨令升擢皆一時選也如薛叔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謙葉適袁燮趙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不至通顯者六人而已十年請老除太保致仕封魏國公晚治第鄞之西湖上建閣奉兩朝賜書又作堂上為書明良慶會名其閣舊學名其堂光宗御極進太師紹熙五年薨年八十九封會稽郡王寧宗登極賜諡文惠御書純誠厚德元老之碑賜焉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諡忠定配享孝宗廟庭浩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上知之茂嘗毀浩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為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蓋其寬厚類此子彌大彌正彌遠彌堅彌遠嘉定初為右丞相有傳

王淮字季海婺州金華人幼穎悟力學屬文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為台州臨海尉郡守蕭振一見奇之許以公輔器振帥蜀辟寬幕府振出眾欲留淮曰萬里將母豈為利祿計皆服其器識遷校書郎高宗命申丞舉可為御史者朱倬舉淮除監察御史尋遷右正言首論大臣養尊小臣持祿以括囊為智以引去為高願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宰相湯思退無物望淮條其罪數十於是策免至於吏部侍郎沈介之欺世盜名都司方師尹之狡險大將劉寶培克結權倖皆劾罷之又奏自治之策治內有三正心術寶慈儉去蘊蔽治外有四固封守選將帥明賞罰儲財用上深嘉歎除秘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時恭王生子挺淮白于丞相曰恭王夫人李氏生皇嫡長孫乞討論典禮錢端禮怒其名稱奏淮有年鈞以長之說上曰是何言也豈不啟邪心出淮知建寧府改浙西提刑入見陳閩中利病甚悉帝褒嘉之且令一至東宮皇太子待以師儒特施拜禮尋召除太常少卿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龍大淵贈太師仍

昇儀同三司恩數張說除太尉在京宮觀皆封還詔書除翰林學士知制誥訓詞深厚得王言體上命擇文學行誼之士淮薦鄭伯熊李燾程叔達皆擢用淳熙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辛棄疾平茶寇上功太濫淮謂不核真偽何以勸有功文州蕃部擾邊吳挺奏庫彥威失利靖州夷人擾邊楊俊奏田淇失利淮謂二將戰歿若罪之何以勸來者上嘗論曰樞密臨事盡公人無間言差除能守法甚善薦軍師吳拱郭田張宣除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時宰相久虛淮與李彥穎同行相事淮謂授官當論賢否不事形迹誠賢不敢以鄉里故舊廢之非才不敢以己私庇之上稱善擢知院事樞密使上言武臣獄祠之員宜省淮曰有戰功者壯用其力老而棄之可乎趙雄言北人歸附者界以員外直宜令詣吏部上曰姑仍舊淮曰上意即天意也雄又奏言宗室獄祠入江西寇王佐平湖南寇劉焯平廣西寇淮皆處置得宜論功惟允上深嘉之謂陳康伯雖有人望處事則不及卿八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事先是自夏不雨至秋是日甘雨如注士大夫相賀上亦喜命相而雨乃命口算諸郡絹錢盡蠲一年為緡八十餘萬趙雄罷相蜀士之在朝者皆有去意淮謂此唐李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皆以次進還蜀士乃安樞密都承旨王抃怙寵為姦淮極陳其罪謂人主受謗鮮不由此上即斥之且曰丞相直諫無隱君臣之間正宜如此章類論事狂直上將黜之淮曰陛下樂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此風可賀也黜之適成其名上說穎復留時以荒政為急淮言李椿年老成練達擬除長沙帥朱熹學行篤實擬除浙東提舉以倡郡國其後推賞上曰朱熹職事留意淮言脩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欲與進職上曰與升直徽猷閣成都關帥上加訪問淮以留正對上曰非閩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拜左丞相天長水害七十餘家或謂不必以聞淮曰昔人謂人主不可一日不聞水旱盜賊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豈可不以聞鎮江饑民殍借救粟執政請痛懲之淮曰令甲饑民罪不至死進士八人求以免舉恩為升

等。淮曰：八人得之則百人援之，羣頭以執政之客補官，求諸銓曹，淮以此門不可啓，絕其請，嘗言跡弛之士，緩急能出死力，乃以周極知安豐軍，辛棄疾與祠上章力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淮力辭，改提舉洞霄宮，光宗嗣位，詔詢初政，淮以盡孝進德，奉天敬民，用人立政，罔不在初，母土，居喪如禮，得疾，忽語家人曰：易卦六十四，吾年亦然，淳熙十六年薨，訃聞，上哀悼，輟視朝，贈少師，諡文定。初，朱熹爲浙東提舉，劾知台州唐仲友，淮素善仲友，不喜熹，乃擢陳賈爲監察御史，俾上疏言近日道學假名濟僞之弊，請詔痛革之，鄭丙爲吏部尙書，相與叶力攻道學，熹由此得祠，其後慶元僞學之禁始於此。

趙雄，字溫叔，資州人，爲隆興元年類省試第一，虞允文宣撫四蜀，辟幹辦公事，入相，薦于朝，乾道五年，召見便殿，孝宗大奇之，即日手詔除正字，范成大，大使金將行，雄當登對，允文招與之語，既進，見雄極論恢復，孝宗大喜曰：功名與卿共之，即除右史，兩月，除舍人，金使耶律子敬賀會慶節，雄館伴，子敬披露事情，不敢隱，邏者以聞，上夜召雄，雄具以子敬所言對，上喜，金使入辭，故事當用樂，雄奏：卜郊有日，天子方齋，樂不可用，上難之，遣中使諭雄，雄奏：金使必不敢不順，即有他，臣得引與就館，上大喜，雄請復置恢復局，日夜講磨條具，合上意，除中書舍人，自選人入館至此，未滿歲也，時金將起河南之役，議盡以諸陵梓宮歸于我，上命雄出使賀生辰，仍止奉還陵寢，及正受書儀，雄既見金主，爭辨數四，其臣屢喝起，雄辭益力，卒得請乃已，金人謂之龍鬪，嘗上疏論恢復計，大略謂莫若由蜀以取陝西，得陝西以臨中原，是秦制六國之勢也，八年，以母憂去，淳熙二年，召爲禮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一日奏事，上曰：今夏蠶麥甚熟，絲米價平，可喜，雄奏：孟子論王道，始於不飢不寒，上曰：近世士大夫好高論，恥言農事，微有西晉風，豈知周禮與易言理財，周公孔子曷嘗不以理財爲務，且不獨此，士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爲人所據，亦投牒理索否，雄曰：陛下志在大有爲，敢不布堯言，書之時政記，十一月，同知樞密院事，五年三月，參知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每進見，必曰：二帝在沙漠，未嘗離諸口也，朱熹累召不出，雄請出以外郡，命知南康軍，熹極論時事，上怒，諭雄令

分析，雄奏：熹狂生，詞窮理短，罪之適成其名，若天涵地育，置而不問可也，會周必大亦力言之，乃止，紹興帥張津獻羨餘四十萬緡，雄乞降旨下紹興，以其錢爲民代輸和買，身丁折帛錢之半，使取諸民者，民復得之，足以見聖王之德，自雄獨相，蜀人在朝者僅十數，及眷衰，有言其私里黨者，上疑之，已而陳峴爲四川制置，王渥爲茶馬，命從中出，雄求去，詔勉留，曰：丞相任事不避怨，選才無鄉舊，蓋有所激也，祖宗時，蜀人未嘗除蜀帥，雄請外，除觀文殿大學士，四川制置使，王藺爲御史，以故事不可，上疏論之，雄乞免，改知瀘南安撫使，上思雄不忘，改知江陵府，江陵無險可恃，雄請城江陵，城成，民不告擾，張栻再被召論恢復，固當，第其計非是，即奏疏，孝宗大喜，翌日以疏宣示，且手詔云：恢復當如栻所陳方是，即除侍講，云且得直宿時，與卿論事，虞允文與雄之徒不樂，遂沮抑之，廣西橫山買馬，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上知栻治行，甚嚮栻，衆皆忌嫉，洎栻復出，荆南，雄事沮之，時司天奏相星在楚地，上曰：張栻當之，人愈忌之，光宗將受禪，召雄，雄上萬言書，陳脩身齊家以正朝廷之道，言甚剴切，詔授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衛國公，改帥湖北，疾甚，改判資州，又除潼川府，改隆興府，紹熙四年薨，年六十五，贈少師，嘉定二年諡文定。

權邦彥，字朝美，河間人，登崇寧四年太學上舍第，調滄州教授，入爲太學博士，改宣教郎，除國子司業，宣和二年，使遼，明年，抗表請帝臨雍，爲學官積十餘年，改都官郎中，直祕閣，知易州，移相州，復召爲都官郎中，與王黼議不合，鑄職，知冀州，金人再入，高宗開大元帥府，起兩河兵衛汴京，邦彥提所部兵二千五百人，與宗澤自澶淵趨韋城，據刀馬河，諸道兵莫有進者，會敵兵大至，移屯南華，二帝北還，邦彥與澤五表勸進，建炎元年五月，召還，命知荆南府，改東平府，時東州半已入金，至是圍益急，邦彥誓以死守，居數月，城破，猶力戰不已，民義而從之，突圍以出，遂奔行在，有司議失守罪，將重坐之，帝以其父母妻子皆沒於敵，纔貶二秩，俄除寶文閣直學士，兼知江州，本路制置使，既抵鎮，二年冬，聞父死，乃解官，四年，起復，知建康府，辭不許，劇盜張瑛殘徽州，邦彥遣裨將平之，改江淮等路制置發運使，以治辦稱，言者論三年天下之通喪，後世有從權奪服

者所以徇國家之急。比年如權邦彥、美仲謙至幕職，亦起復。幾習宣政之風，望革其弊。以明人倫，厚風俗。詔邦彥任軍賦，宜如舊。餘悉罷之。紹興元年，召為兵部尚書兼侍讀。三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初，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大略謂宜以天下為度，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苟安於東南。駕御諸將，當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命讀講之臣，取累朝訓典及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于前，以裨聖學。又監觀傷善妨賢之議，偷安苟容之伎，市恩立威之姦，懷謏罔上之欺，聽其言，察其事，則忠邪判，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先節其用。股已奉以佐國，當自執政始，分閫而屬大事，類非偏裨之所能為，必得賢臣大將然後可。制置一官可省，宜令沿江州縣各備境內，總以漕帥。上自荆鄂江池，下至采石京口，委任得人，乃防秋上策。宗室中豈無傑然有人，望可以濟艱難，贊密勿，留宿衛者，願求其人，置諸左右。人事盡則天悔禍，不可獨歸之數呂頤浩、素善邦彥，薦用之。給事中程瑀劾邦彥五罪，三疏不報。邦彥在樞密，又言宜乘機者三：譬弈之爭先，安可隨應隨解，不制人而制於人哉？尋兼權參知政事。帝嘗對輔臣言湖南事，頤浩言李綱縱暴，恐治潭無善狀。帝曰：綱在宣和間論水災，以得時望，邦彥曰：綱元無章疏，第略虛名耳。蓋助頤浩以排綱也。三年卒。邦彥與政幾一年，碌碌無所建明，充位而已。無子。以姪嗣衍為後。有遺藁十卷，號瀛海殘編，藏於家。

程松，字冬老，池州青陽人。登進士第，調湖州長興尉。章森吳曦使北，松為僕從。慶元中，韓侂胄用事，曦為殿帥。時松知錢塘縣，詔事曦以結侂胄。侂胄以小故出愛姬，松聞以百千市之。至則感供帳舍諸中堂，夫婦奉之謹，居無何，侂胄意解，復召姬。姬具言松謹待之意，侂胄大喜。除松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守太府寺丞。未閱旬，遷監察御史，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呂祖泰上書乞誅侂胄，蘇師旦、松與陳黨劾祖泰當誅。祖泰坐真決流嶺南，松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于侂胄，曰：松壽侂胄訝其名，問之，答曰：欲使疵賤姓名，常蒙記憶爾。除同知樞密院事。自宰邑至執政，財四年。開禧元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成都府、四川制置使。侂胄決議開邊，以期二年四月分道進兵，命松為宣撫使。與元都統制吳

曦副之。尋加曦為陝西招撫使，許便宜從事。松將東軍三萬駐興元，曦將西軍六萬駐河池。松至益昌，欲以執政禮責曦庭參。曦聞之，反境而返。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人自衛。曦多抽摘以去，松殊不悟。曦遣其客納款于金，獻關外四州地。求為蜀王，有告曦叛者，松哂其狂。及金人取成州，守將棄關遁。吳曦焚河池，還興州。松以書從曦求援兵，曦答以鳳州非用騎之地。漢中平衍，可騎以驅馳。當發三千騎往，蓋給之也。未幾，金人封曦為蜀王，曦遣松書諷使去。松不知所為。與元帥劉甲、茶馬范仲任見松，謀起兵誅曦。松恐事泄取禍，即揖二人起去。會報金人且至，百姓奔走相蹂躪。一城如沸。松亟望米倉山遁去。由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乞贖禮買舟。稱曦為蜀王，曦遣使以匣封致。松望見大恐，疑其劍也。亟逃奔，使者追及，松不得已，啟視之，則金寶也。松乃兼程出峽，西向掩淚曰：吾今獲保頭顱矣。曦詔落職降三官。筠州居住。再除順昌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又責果州團練副使。賓州安置，死賓州。

陳謙，字益之，温州永嘉人。乾道八年進士，授福州戶曹。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錄勅，令所刪脩官。樞密院編修官。陳中興五事，至李綱議建鎮事。上曰：綱何足道。謙曰：陛下用大臣，審出綱上，宜如聖訓。今顯出綱下，遠甚奈何。上寤然。遂極論。謙數劾，孝宗內禪。通判江州。知常州。提舉湖北常平。平辰州峒峯，加直煥章閣。除戶部郎中。總領湖廣財賦。謙乃丞相趙汝愚客，會黨論起，坐斥。後數年，起為提點成都府路刑獄。移京西運判。復直煥章閣。韓侂胄謀擄金人，令獻馬者補官。七州民相扇為盜。謙移書侂胄曰：今若倚盜益行剽掠之策，豈得以敗亡為戲乎。既而屢論，襄帥皇甫斌李奕罪，且求罷。上諭旨薛叔似協和之。遷司農少卿。湖廣總領。除宣撫司參謀官。金兵深入，陷應城。焚漢川。漢陽空城。走武昌。震懼。謙以寶謀閣待制。副宣撫。即日置司北岸。命士豪趙觀覆之中流。士馬溺死其眾。餘兵皆返走。未幾，奪職罷。後復知江州。侂胄死，和議已決。謙復罷。奉祠。卒年七十三。謙有雋聲，早為善類所予。晚坐僞禁中廢，首稱侂胄為我王。士論絲是薄之也。

張巖，字肖翁，大梁人。徙家揚州。紹熙末，渡江居潮州。為人機警，柔回善諧。登乾

道五年進士第。歷官爲監察御史。與張釜陳自強劉三傑程松等。阿附時相韓侂胄。誣逐當時賢者。嚴道學之禁。進殿中侍御史。累遷給事中。除參知政事。以言者罷。爲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旋升大學士。知揚州。時邊釁方開。詔嚴與程松分帥兩淮。已而召還。爲參知政事。兼同知國用事。開禧二年。遷知樞密院事。明年。除督視江淮軍馬。時方信孺使金議和。值吳曦以蜀叛。議未決。曦伏誅。金人尋前議。信孺再行。侂胄趣嚴遣畢再遇田琳合兵勦敵。且募生擒僞帥。未幾。川陝戰屢劄。大散關陷。敵情復變。嚴開督府。九閱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餘萬緡。見和議反復。乃言不知兵。固求去。侂胄誅御史章燮論嚴與蘇師旦朋姦誤國。奪兩官。寧宗謂兵釁方開。嚴嘗言其不可。許自便。復元官奉祠。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薨。贈特進。

論曰。史浩宅心平恕。而不能相其君恢復之謀。王淮爲僞學之禁。毒痛善類。趙雄與虞允文協謀用兵。而舊史謂二人沮抑張拭。何哉。邦彥守城力戰。惜乎助呂頤浩攻李綱。君子少之。程松陳謙張巖。誣諛之徒。何足算哉。

宋史卷三百九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六

徐誼 吳獵 項安世 薛叔似

劉甲 楊輔 劉光祖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温州人乾道八年進士累官太常丞孝宗臨御久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羣下多恐懼顧望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及論樂制誼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敗其官壞上遽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惰矣知徽州陞辭屬光宗初授禪誼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至郡歎縣有妻殺夫繫獄以五歲女為證誼疑曰婦人能一掌致人死乎緩之未覆也會郡究實稅干庭死者父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久繫饑而大叫役者批之墮水死矣然後免者得釋吏皆坐罪闔郡以為神移提舉浙西常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孝宗疾浸棘上久稽定省誼入諫退告宰相曰上慰納從容然目瞪不瞬意思恍惚真疾也宜禱祠郊廟進皇子嘉王參決丞相留正不克用孝宗崩上不能喪祭奠有祝有司不敢攝百官皆未成服誼與少保吳琚議讀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及將禫正憂懼仆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譙趙汝愚曰自古人臣為忠則忠為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傷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而知閣門事韓侂胄憲聖之戚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閣門可因以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內禪讓讀侂胄請于憲聖侂胄因內侍張宗尹禮禮達汝愚意憲聖許之寧宗即位誼遷檢正中書門下諸房公事兼權刑部侍郎進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侂胄恃功以賞薄浸缺望誼告汝愚曰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雅器誼除授建明多咨訪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怨者始眾嘗勸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請名在屬籍不宜久司揆事願因阜陵訖事以去寧宗已許之侂胄出入禁中無度誼密啓汝愚無計防之乃直面諷侂胄侂胄疑將排已

首謁誼退束裝冀誼還謁留之通殷勤誼不往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罪狀侂胄疑汝愚誼知其情益怨恨以御史劉德秀胡紘疏誼實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移袁州又移婺州久之許自便復官提舉崇道觀起守江州加集英殿修撰升寶謀閣待制移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初金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濠州以待和時時鈔掠與宋師遇殺傷相當准人大驚復進流江南在建康者以數十萬計誼晝夜拊循益嚴備禦請專捍敵勿從中御朝廷懼生事移知隆興府以卒誼嘗與紹興老將接於行陣之法分數奇正皆有指授自為圖式後

諡忠文

吳獵字德夫潭州醴陵人登進士第初主澤州平南簿時張栻經略廣西檄攝靜江府教授劉焯代栻栻以獵薦辟本司準備差遣盜李接起陷容雷高化貴鬱林等州獵請賞勞誅罪焯於是錄鬱林功誅南流縣尉鬱林巡檢人人驚厲爭死鬪不踰時盜悉就擒尉宰相王淮甥也獵坐降官久之知常州無錫縣用陳傅良薦召試守正字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宮獵上疏曰今茲福有八十之大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陛下宜於此時問安上壽恪共子職辭甚切又白宰相留正乞召朱熹楊萬里時陳傅良以言過官事不行求去獵責之曰今安危之機判然可見未聞有牽裾折檻之士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為士大夫倡第潔身而去於國奚益傅良為改容謝之寧宗即位遷校書郎除監察御史上趣脩大內將移御獵言壽皇破漢魏以來之薄俗服高宗三年之喪陛下萬一輕去喪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又言陛下即位未見上皇宜篤厲精誠以俟上皇和豫而祇見焉會僞學禁與獵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熹遠以御札界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獵既駁史浩諡又請以張浚配享阜陵曰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以成敗利鈍異其心精忠茂烈實日月動天地未有過於張浚也孝宗皇帝規恢之志一飯不忘歷考相臣終始此念足以上配孝宗在天之意亦惟浚一人耳議皆不合出為江西轉運判官尋劾罷久之黨禁弛起為廣西轉運判官除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韓侂胄議開邊獵貽書當路請號召義士

以保邊場。刺子弟以補軍實。增襄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關。以扞武昌。杜越境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以衛府庫。且謂金人懲紹興末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荆襄。踰湖。乃輸湖南米於襄陽。凡五十萬石。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鄧安信四郡。蓄銀帛百萬計。以備進討。拔董達孟宗政柴發等分列要郡。厥後皆為名將。召除秘書少監。首陳邊事。乞增光鄂江黃四郡戍。屬江陵告饑。除秘閣修撰。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知江陵府。陛辭。請出大農十萬緡以振饑者。道武昌。遣人招商分糴。至郡。減價發糶。米價為平。獵計金攻襄陽。則荆為重鎮。乃修成高氏三海築金鸞內湖。通濟保安四置。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置。達于下海。分高沙東槩之流。由寸金隄外歷南楚楚望諸門。東匯沙市為南海。又於赤湖城西。過走馬湖。鬩斗陂之水。西北真李公置。水勢四合。可限戎馬。金人圍襄陽。德安游騎迫竟陵。朝廷命獵節制本路兵馬。獵遣張榮將兵援竟陵。又招神馬陂潰卒得萬人。分援襄陽。德安加寶護閣待制。京湖宣撫使。時金人再犯竟陵。張榮死之。襄陽德安俱急。吳曦俄反于蜀。驚報至。獵請魏了翁攝參議官。訪以西事。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將王宗廉死守。調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擊。金人遂去。又督董達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陽之圍。西事方殷。獵為討叛計。請于朝。以王大才彭輅任西事。仍分兵抗均房諸險。漕粟歸峽。以待王師。及曦誅。除刑部侍郎。充四川宣諭使。朝廷命旌別淑慝。以數文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嘉定六年。召還卒。家無餘資。蜀人思其政。畫像祠之。獵初從張栻學。乾道初。朱熹會栻于潭。獵又親炙湖湘之學。一出于正。獵實表率之。有畏齋文集奏議六十卷。諡文定。

項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淳熙二年進士。召試。除秘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言。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羣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寄於六軍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而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

反掌間爾。疏入不報。安世遺宰相留正書求去。尋遷校書郎。寧宗即位。詔求言。安世應詔言。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孰為多少。孰為多少。陛下必自知其狹且少矣。試命版曹具一歲賦入之數。祖宗咸時。東南之賦入幾何。建炎紹興以來。至乾道淳熙。其所增取幾何。陛下試命內外羣臣。有司具一歲之用。人主供奉好賜之費幾何。御前工役器械之費幾何。嬪嬙宦寺廩給之費幾何。戶部四總領養兵之費幾何。州縣公使迎送請給之費幾何。陛下必自知其為侈且濫矣。用不量賦。而至於侈且濫。內外上下之積。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忍痛耐謗。一舉而更張之。未可知其所以終也。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可省。能用屯田則兵可省。其次莫如宮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在陛下。宮中之嬪嬙宦寺。陛下事也。宮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下肯省則省之。宮中既省。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州縣。從風而省。奔走不暇。簡樸成風。民志堅定。民生日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可活也。國力日壯。雖有夷狄盜賊之變。可為也。復祖宗之業。雪人神之憤。惟吾所為。無不可者。時朱熹召至闕。未幾予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官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為此駭異。變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知公議之不可而明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即位未數日。即加號召。昇以從官。俾侍經幄。天下皆以為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即以內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俄為言者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偽黨罷。安世素善吳獵。二人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獵起帥荆渚。安世方丁內艱。起復。知鄂州。俄准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為侂冑所惡。安世因貽侂冑書。其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光酒半醉。書不成。

字侏胄大喜曰。項平父乃爾閑暇。遂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圍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高悅等與金人力戰。馬雄獲萬戶。周勝獲千戶。安世第其功以聞。獵代叔似爲宣撫使。尋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安世權宣撫使。又升太府卿。有宣撫蕃官王度者。吳獵客也。獵與安世素相友。及安世招軍。多不逞好擄掠。獵斬其爲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度於大別寺。獵聞于朝。安世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爲湖南轉運判官。未用上。臺章奪職而罷。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他書。多行于世。

薛叔似。字象先。其先河東人。後徙永嘉。游太學。解褐國子錄。初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除二稅外。取民甚輕。自熙寧以來。賦日增而民困滋甚。孝宗嘉納。因曰。朕在宮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正使海內富庶如文景。不過江左之文景。法度修明如明章。不過江左之明章。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免牽於苟安無事之說。上默然。復數日。宰執進擬朝士。上出寸紙書叔似及應孟明姓名。嘉其奏對也。遷太常博士。尋除樞密院編修官。時倣唐制置補闕拾遺。宰臣啓擬令侍從臺諫薦人。上自除叔似左補闕。叔似論事。遂劾首相王淮去位。屬金主俎。太孫景立。叔似奏。規模果定。則乘五單于爭立之機。規模不存。則恐成五胡迭起之勢。光宗受禪。時傳金使入界。使名未正。叔似奏。自壽皇一正匹敵之禮。金人常有南顧之虞。使名未正。而遽受之。祇以重其玩侮。翼日復奏。謀國者畏敵太過。上奮然開納。除將作監。出爲江東轉運判官。俄以諫臣論罷。主管冲佑觀。尋除湖北運判。加直祕閣。移福建。召爲太常少卿。兼寶錄院檢討官。守祕書監。權戶部侍郎。初。丞相周必大請擇侍從臺諫。忠直者提舉。太史局。蓋用神宗朝司馬光與王安禮故事。纏度少差。豫圖銷弭。遂命叔似提舉。尋兼樞密都承旨。以劉德秀疏罷。提舉與國宮。起知贛州。移隆興府。廬州。召除在京宮觀。兼侍讀。進權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國用司參議官。兩浙民有身丁錢。叔似請于朝。遂蠲之。試吏部侍郎。兼侍讀。充京湖宣諭使。時韓侂胄開邊。除兵部尚書。宣撫使。叔似方乞降官。會分撥綱運。募兵驚馬。辟致僚佐。而皇甫斌。唐州之師已敗矣。遂劾斌。南安軍安置。叔似料敵必侵。光黃。

委總領陳謙。按行五關。發鄂平守三關。金果入寇。謙駐漢陽。爲江左節制。尋除叔似端明殿學士。兼侍讀。時宣司兵戍襄陽。都統趙淳。副統制魏友諒。與統制呂渭孫不相下。渭孫死之。叔似遂自劾。委任失當。叔似夙以功業自期。遽臨事絕無可稱。以御史王益祥論。奪職罷祠。侂胄誅。諫官葉時再論。降兩官。謫福州。以兵端之開。叔似迎合故也。久之。許自便。嘉定十四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恭翼。叔似雅慕朱熹。窮道德性命之旨。談天文地理鍾律象數之學。有藁二十卷。

劉甲。字師文。其先永靜軍東光人。元祐宰相摯之後也。父著。爲成都漕幕。葬龍游。因家焉。甲淳熙二年進士。累官至度支郎中。遷樞密院檢討。兼國史院編修官。寶錄院檢討官。使金至燕山。伴宴完顏者名犯仁廟。嫌諱。甲力辭。完顏更名修。自紹興後。凡出疆。遇忌俱辭。設宴皆不得免。秦檜所定也。九月二十三日。金宴甲。以宣仁聖烈后忌。辭。還除司農少卿。進太常。擢權工部侍郎。升同修撰。除寶謨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甲謂荊州爲吳蜀膏肓。高保融分江流瀦之。以爲北海。太祖常令決去之。蓋保江陵之要害也。即因遺址浚築。互四十里。移知廬州。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以甲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時蜀口出師。敗虜。金陷西和成州。曦焚河池縣。先是曦已遣姚淮源獻四州於金。金鑄印立曦爲蜀王。甲時在漢嘉。未至鎮也。金人破大散關。與元都統制母思以重兵守關。而曦除徹。奮關之戍。金自板谷谷繞出關後。思挺身免。甲告急于朝。乞下兩宣撫司協力扞禦。松謀遁。甲固留不可。遽以便宜檄甲兼沿邊制置。曦遣後軍統制王鉞。準備將趙觀。以書致甲。甲援大義拒之。因臥疾。曦又遣其弟。敗邀甲相見。甲叱而去之。乃援顏真卿河北故事。欲自拔歸朝。先募二兵持帛書遺參知政事李壁告變。且曰。若遣吳總以右職入川。即日可瓦解矣。曦僭王位。甲遂去官。朝廷久乃微聞。曦反狀。韓侂胄猶不之信。甲奏至。舉朝震駭。壁袖帛書進。上覽之。稱忠臣者再。召甲赴行在。命吳總以雜學士知鄂州。多賜告。命金錢使招諭諸軍。爲入蜀計。復命以帛書賜甲。甲所乞致仕。實難允從。已降指揮。召赴行在。今朝廷已遣使與金通和。襄漢近日大捷。北兵悉已渡江而去。恐蜀遠。

未知更在審度事宜。從長區處。二兵皆補官。甲丙行至重慶。聞安丙等誅職。復還漢中。上奏待罪。詔趣還任。甲奏叛臣子孫族屬及附偽罪狀。公論快之。會宣撫副使安丙以楊巨源自負倡義之功。陰欲除之。語在巨源傳。巨源既死。軍情巨測。除甲宣撫使。楊輔亦以為請當國者疑輔避事。李璧曰。昔吳璘屬疾。孝宗嘗密詔汪應辰權宣撫司事。既而璘果死。應辰即日領印。軍情遂安。此的例也。乃以密劄命甲。甲鑄藏之。未幾。金自鶴請關劍金崖進屯八里山。甲分兵進守諸關。截潼川。戍兵駐饒風以待之。金人知有備引去。侂胄謝。上念甲精忠。拜寶謨閣學士。賜衣帶鞍馬。是歲和議成。朝廷聞彭軄與丙不協。以書問甲。又俾論丙減汰諸軍勿過甚。及訪蜀人才之可用者。蓋自楊輔召歸。西邊諸事。朝論多於甲取決。人無知者。紹興中。蜀軍無見糧。初為科糴。孝宗聞其病民。命總領李繫以本所錢招糴。懼不給。又命勸糴其半。勸糴之名自此始。久之。李昌圖總計。復奏令金梁守倅任責收糴。而勸糴遂罷。及是。宣總司令金洋與元三郡勸糴。小麥三十萬石。甲乙下總所照李繫成法措置。從之。明年。罷宣撫司。合利東西為一帥。治與元。移甲知潼川府。安丙既同樞密院事。董居誼為制置使。甲進寶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利路安撫使。節制本路屯駐軍馬。朝廷計居誼猶在道。命甲權四川制置司事。先是大臣撫蜀者。諸將事之。有所謂互送禮。實賄賂也。甲下令首罷之。凡丙所立茶鹽柴邸悉廢之。又乞以早郊博易鋪場還隸沔戎司。復通吳氏莊歲收租四萬斛有奇。錢十三萬。以裨總計。從之。丙增多田稅。甲命屬吏討論。由一府言之。歲減凡百六十萬緡。米麥萬七千石。邊民感泣。嘉定七年。卒于官。年七十三。甲幼孤多難。母病刲股以進。平生常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晝所為夜必書之。名曰自監。為文平澹。有奏議十卷。理宗詔證清惠。楊輔。字嗣勳。遂寧人。乾道二年。進士甲科。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出知眉州。累遷戶部郎中。總領四川財賦。升太府少卿。利西安撫使。吳挺病。輔以吳氏世帥武興。久恐生變。密白二府。早擇人望以鎮方面。又貽書四川制置邱密。言統制官李頤。乃吳氏腹心。緩急不可令權軍。密然之。挺卒。誘檄輔權帥事。輔謂職為王人。若輕往第疑軍心。遂索印即益昌領事。復數月。奏以權興州

事。楊虞仲兼權。召守秘書監。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知江陵府。移襄陽。又移潼川。召還。除顯謨閣直學士。奉外祠。尋以敷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韓侂胄決意用兵。以吳曦為四川宣撫使。假以節制財利之權。輔知曦有異志。貽書大臣。言自昔兵帥與計臣不相統攝。故總領有報發覺察之權。今所在皆受節制。內憂不輕。因託言他事。遣人以礬書告于朝。朔日。率官屬東望拜表。如常儀。上意輔能誅曦。密詔授寶謨閣學士。四川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時人望輔倡義。劉光祖李道傳皆勉之。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兩月。但為去計。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而去。安丙楊巨源密謀誅曦。以輔有人望。謂密詔自輔所來。聞者皆信。曦既誅。丙趣輔還成都。除四川宣撫使。奏言。臣以衰病軟懦。而居建元功者之上。徒恐牽制敗事。安丙才力強濟。賞罰明果。乞以事任付丙。又論蜀中三帥。惟武與事權特重。故致今日之變。乞並置兩帥。分其管屯隸屬。安丙奏乞兩宣撫分司。朝廷察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議者謂蜀亂初平。如輔未宜去。乃復以為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再被召。踰年。財抵建康。復引咎不進。上召輔益堅。乃之鎮江。俟命。著作佐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乃除兵部尚書。兼侍讀。以龍圖閣學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卒于官。諡曰莊惠。

劉光祖。字德修。開州陽安人。幼出于外祖賈暉。後以暉遺澤補官。登進士第。廷對言。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太嚴。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擐甲冑。聞駭秣馬。一旦有警。豈能親董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自將。危道也。臣恐秣馬之事。敵人聞之。適以貽笑。不足以示武。除劍南東川節度推官。辟潼川提刑司檢法。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為法。且曰。人臣獻言。不可不察。其一。不量可否。勸陛下輕出驟進。則是即日誤國。其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則是久遠誤國。除太學正。召試守正字。兼吳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除右正言。知果州。以趙汝愚薦。召入。光宗即位。除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官。又兼禮部。時殿中侍御史闕。上方嚴其選。謂宰臣留正曰。卿監郎官中有其人。正沈思久之。曰。得非劉光祖乎。上曰。是久在朕心矣。光祖入謝。因論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

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咸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疎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尙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睹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嗟乎。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天日之清明。往往推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勢至此。循默乃宜。循默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復。以陳伏乞。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復。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章既下。讀之有流涕者。劾罷戶部尙書葉翥。太府卿兼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言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爲至計。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終歲無所奏。固亦未至曠官。今日之患。在於不封殖人才。臺諫但有摧殘。廟堂初無長養。臣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爲能哉。徙太府少卿。求去不已。除直祕閣。潼川運判。改江西提刑。又改夔州。時孝宗不豫。上久不過宮。光祖致書留正。趙汝愚曰。宜與羣賢并心一力。若上未過宮。宰執不可歸安私第。林陳二閣。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謀。其間。宜用韓魏公。逐任守忠。故事。以釋兩宮疑謗。大臣亦當收兵柄。密布腹心。俾緩急有可仗者。聞

孝宗崩。又詒書汝愚。勉以安國家定社稷之事。寧宗卽位。除侍御史。改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箴。又論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易。無事易安。意欲易奢。政令易怠。歲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難進。小人難退。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決。閹主之所易。明主之所難。閹主之所難。明主之所易。又言陛下以隆慈之命。踐祚於素幄。蓋有甚不得已者。宜躬自貶損。盡禮於上。使聖意。惟然知釋位之樂。然後足以昭陛下之大孝。上悚然嘉納。進起居舍人。論政令。當出中書。陛下審而行之。人主操柄。無要於此。知閣門事韓侂胄。擅威福。故首及之。遷起居郎。集議卜孝宗山陵。與朱熹皆謂會稽山陵土薄水淺。乞議改卜。既而熹與祠。光祖言。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徵。仁宗之於唐介。皆暨怒旋悔。熹明先聖之道。爲今宿儒。又非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寶。招徠耆儒。此初政之最善者。今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且曰。臣非助熹。助陛下者也。再疏不聽。劉德秀劾光祖。出爲湖南運判。不就。主管玉局觀。趙汝愚既罷相。侂胄擅朝。遂目士大夫爲僞學逆黨。禁錮之。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釜。指爲謗訕。比之楊惲。奪職。謫居房州。久之。許自便。起知眉州。復職。將漕利路。以不習邊事。辭。進直寶謨閣。主管沖佑觀。吳曦叛。光祖白郡守。焚其榜。通衢。且馳告帥守。監司之所素知者。仗大義。連衡以抗賊。俄聞曦誅。則以書屬宣撫使楊輔。講行營田。前日利歸吳氏者。悉收之。公上以省餉軍費。獎名節。旌死事。以激忠烈之心。除潼川路提刑。權知瀘州。侂胄誅召除右文殿修撰。知襄陽府。進寶謨閣待制。知遂寧府。改京湖制置使。以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詔以閔兩求言。光祖奏。女直乃吾不共戴天之讎。天亡此讎。送死干汴。陛下爲天子之子。不知所以圖之。天與不取。是謂棄天。未有棄天而天不我怒也。青鄆閩會求通弗納。陛下爲中國衣冠之主。人歸而我絕之。是謂棄人。未有棄人而人不我怒也。且金人舍其巢穴。汙我汴京。尙可使吾使人拜之於祖宗。昔日朝會之廷乎。又請改正憲。聖烈皇后諱日。先是后崩。以慶元三年十一月二日。郊禋期迫。或謂侂胄曰。上親郊。不可不成禮。且有司所費既

驟奈何已之。侂冑入其言。五日祀園丘。六日始宣遺誥。於是光祖言。憲聖陛下之曾祖母。克相高宗。再造大業。侂冑敢視之如卑喪。遷就若此。賊臣就戮。盡告謝祖宗。改從本日。從之。升顯謨閣直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引年不許。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五年卒。進華文閣學士。謚文節。趙汝愚稱光祖論諫。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爲名言。所著後溪集十卷。子端之。靖之。翊之。斌之。

論曰。徐誼竄逐於小人之手。身之否道之亨也。吳獵之以學爲政。項安世之通經博古。皆一時之英才。今更定舊史。公論其少伸歟。薛叔似。通儒也。不幸以開邊事累之。劉甲楊輔。蔚乎有用之才。劉光祖威名。與涪州學記。並傳穹壤。世之人何憚而不爲君子也。

宋史卷三百九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七

余端禮

李璧

丘密

倪思

宇文紹節

李繁

余端禮字處恭衢州龍游人第進士知湖州烏程縣民間賦丁絹錢率三垧出一縑不輸絹而折其估一縑千錢後增至五千民不勝病端禮以告于府事得上聞又自詣中書陳便宜歲蠲絹錢六萬召對時孝宗志在恢復端禮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驚其氣敵彊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震朔方而漢南無王庭者警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蠹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益精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爲之謀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構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釁而擊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牽於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構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蹙之若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泰山以此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爲無不如志上喜曰卿可謂通事體矣後以薦爲監察御史遷大理少卿轉太常少卿詔以來歲祈穀上帝仲春躬耕藉田令禮官討論明道故事端禮言祈穀之制合祭天地於圜丘前期享於太廟視冬至郊祀之儀此國朝故事也若乃明道之制則以宮中火後考室落成故於太安殿恭謝天地此特一時謝災之事耳今欲祈穀而耕籍必合祭天地於圜丘必前期朝享於景靈宮太廟可也欲如明道之制行於殿庭不可詔太常禮部集議中書有可以義起者端禮曰禮固有可義起至於大體則不可易古者郊而後耕以其於郊故謂之郊猶祀於明堂故謂之明堂如明道

謝災之制則與祈穀異今以郊而施之殿庭亦將以明堂而施之壇壝乎禮之失自端禮始端禮死不敢奉詔上爲之止權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進吏部侍郎出知太平州奉祠光宗立召見言天子之孝不與庶人同今陛下之孝於壽皇當如舜之於堯行其道可也武之於文繼其志述其事可也凡壽皇睿謀聖訓仁政善教所嘗施於天下者願與二三大臣朝夕講求而力行之則足以盡事親之孝矣授集英殿修撰知贛州遷爲吏部侍郎權刑部尚書兼侍講以煥章閣直學士知建康府召拜吏部尚書權同知樞密院事與州帥吳挺死端禮謂樞密趙汝愚曰吳氏世握蜀兵今若復令承襲將爲後患汝愚是其言合辭以奏光宗意未決端禮言汝愚所請爲蜀計爲東南計夫置大將而非其人無蜀也無蜀是無東南也今軍中請帥而遲遲不報人將生心不聽後挺子曦卒以蜀叛如端禮言上以疾不朝重華宮孝宗崩又不能發喪人情恟然端禮謂宰相留正曰公獨不見唐肅宗朝羣臣發哀太極殿故事乎宜請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於是宰執以請于太皇太后留正懼入臨重華宮仆地致仕而去太皇太后垂簾策皇子嘉王卽皇帝位王流涕遜避端禮奏太上違豫大喪乏主安危之機在於呼吸太皇太后非爲陛下計乃爲太上皇帝計爲宗社計今堅持退讓不思國家之大計是守匹夫之小節而昧天子之大孝也寧宗懼然收淚不得已側身就御坐之半端禮與汝愚再拜固請寧宗乃正御坐退行禫祭禮進端禮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汝愚去右丞相位端禮代之始端禮與汝愚同心共政汝愚嘗曰士論未一非余處恭不能任及韓侂胄以傳道之勞寢竊威柄汝愚等欲疎斥之謀泄而汝愚逐端禮不能退但長吁而已浙西常平黃灝以放民租竄知婺州黃度以庇屬吏褫職罷郡二人皆侂胄所憾端禮執奏竟不免於罪太府丞呂祖儉坐上書忤侂胄南遷端禮救解不獲公議始歸責焉他日見上言除從官中書不知朝綱已紊禍根已滋即丐去不許進左丞相端禮在相位期年頗知擁護善類然爲侂胄所制言鬱不愜志稱疾求退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居頃之判潭州移慶元復帥潭臺授少保鄒國公致仕贈太傅諡忠肅子燦工部尚書

李璧字季章眉之丹陵人父燾典國史璧少英悟日誦萬餘言屬辭精博周必大見其文異之曰此謫仙才也孝宗嘗問燾卿諸子孰可用燾以璧對以父任入官後登進士第召試為正字寧宗即位從著作佐郎兼刑部郎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韓侂胄專國建議恢復宰相陳自強請以侂胄平章國事遂召璧草制同禮部尚書蕭達討論典禮命侂胄三日一朝序班丞相上璧受命使金行次揚州忠義人朱裕挾宋帥襲漣水金人憤甚璧乞彙裕首境上詔從其請璧至燕與金人言披露肝膽金人之疑頓釋璧歸侂胄用師意方銳璧言進取之機當重發而必至毋輕出而苟且既而陳景俊使北還贊舉兵甚力錢象祖以沮兵議忤侂胄得罪貶璧論襄陽形勢深以腹心為憂欲待敵先發然後應之侂胄意不懌於是四川荆淮各建宣撫而師出矣璧度力不能回乃入奏自秦檜首倡和議使父兄百世之讎不復開於臣子之口今廟謀未定士氣積衰苟非激昂曷克丕應臣愚以為宜亟貶秦檜示天下以讎恥必復之志則宏綱舉而國論明流俗變而人心一君臣上下奮勵振作拯瀆民於殘虐溯祖宗之宿憤在今日舉而措之無難矣疏奏秦檜坐追王爵議者謂璧不論檜之無君而但指其主和其言雖公特以迎合侂胄用兵之私而已初侂胄召葉適直學士院草出師詔適不從乃以屬璧由是進權禮部尚書侂胄既喪師始覺為蘇師旦所誤一夕招璧飲酒酣及師旦事璧微適其過規侂胄意向乃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師旦坐貶官璧又言郭倬李汝翼僭軍誤國之罪宜誅之以謝淮民拜參知政事金遣使來微示欲和意丘密以聞璧貽密書俾遣小使致書金帥求成金帥報書以用兵首謀指侂胄侂胄大恚不復以和為意璧言張浚以討賊復讎為己任隆興之初事勢未集亦權宜就苟利社稷固難執一侂胄不聽以張巖代密璧力爭言丘密素有人望侂胄變色曰方今天下獨有一丘密邪吳曦叛據蜀稱王楊巨源安丙誅之事聞璧議須用重臣宣撫薦制置使楊輔為宣撫使而使安丙輔之丙殺楊巨源輔恐召變以書舉劉甲自代侂胄疑輔避事璧曰孝宗聞吳曦病亟詔汪應辰權宣撫使職事蜀賴以安此故事也於是命甲權宣撫使方信孺使北

歸言金人欲縛送侂胄故侂胄忿甚用兵之意益急璧方與共政或勸其速去毋與侂胄分禍璧曰嘻國病矣我去誰適謀此會禮部侍郎史彌遠謀誅侂胄以密告告璧及錢象祖象祖欲奏審璧言事留恐泄侂胄迄誅璧兼同知樞密院事御史葉時論璧反復詭譎削三秩謫居撫州後輔臣言誅侂胄事璧實預聞乃令自便復官提舉洞霄宮久之復以御史奏削三秩罷祠越四年復除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府未至而潰兵張福入益昌戕王人略聞剽果至遂寧璧傳檄諭之福等讀檄泣下約解甲降會官軍至批賊賊忿盡燔其城顧府治曰李公旦夕來居此其勿毀璧馳書大將張威使調嘉定黎雅砦了牌手來會戰威夜遣人叩門來言曰賊壘堅不可破將選死士梯而登以火攻之璧曰審爾必多殺士卒盡先斷賊汲路與糧道使不得食即自成擒矣以長圍法授之威用其謀賊遂平璧尋引疾奉祠嘉定十五年六月卒進資政殿學士致仕諡文懿璧嗜學如飢渴羣經百氏搜扶靡遺於典章制度尤綜練為文雋逸所著有鴈湖集一百卷消塵錄三卷中興戰功錄三卷中興奏議若干卷內外制二十卷援毫錄八十卷臨汝閑書百五十卷璧父子與弟墓皆以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蘇云

丘密字宗卿江陰軍人隆興元年進士為建康府觀察推官丞相虞允文奇其才奏除國子博士孝宗諭允文舉自代者允文首薦密有旨賜對遂言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宜甄拔實才責以內治遵養十年乃可議北向時方遣范成大使金祈請陵寢密言泛使亟遣無益大計徒以驕敵孝宗不樂曰卿家墳墓為人所據亦須理索否密對曰臣但能訴之不能請之孝宗怒密退待罪孝宗察其忠不譴也遷太常博士出知秀州華亭縣捍海堰廢且百年鹹潮歲大入壞並海田蘇湖皆被其害密至海口訪遺址已淪沒乃奏勅築三月堰成三州島鹵復為良田除直秘閣知平江府入奏內殿因論楮幣折閱請公私出內並以錢會各半為定法詔行其言天下便之知吉州召除戶部郎中遷樞密院檢詳文字被命接伴金國賀生辰使金曆九月晦與統天曆不合密接使者以恩意乃徐告以南北曆法異同合從會慶節正日隨班上壽金使初難

之卒屈服。孝宗喜，謂密曰：使人聽命，成禮而還，卿之力也。先是王抃爲樞密，密不少下之。方迓客時，抃排定程頤奏，上降付接伴，令沿途遵執。密具奏，謂不可。以此啓敵疑心，不奉詔。抃憾之，嘗密不禮金使。予祠，起知鄂州。移江西轉運判官，提點浙東刑獄，進直徽猷閣。知平江府，升龍圖閣，移帥紹興府。改兩浙轉運副使，以憂去。光宗卽位，召對，除太常少卿，兼權工部侍郎。進戶部侍郎，擢煥章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密素以吳氏世掌兵爲慮，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便宜撫定諸軍，以俟朝命。挺死，密卽奏乞選他將代之，仍置副帥，別差興州守臣伊利州西路帥司歸與元，以殺其權。挺長子曦勿令奔喪，起復知和州，屬總領楊輔就近節制諸軍。檄利路提刑楊虞仲往攝興州，朝廷命張詔代挺，以李仁廣副之。遂革世將之患。其後郭杲繼，詔復兼利西路安撫。杲死，韓侂胄復以兵權付曦，曦叛，識者乃服密先見。進煥章閣直學士。寧宗卽位，赴召，以中丞謝深甫論罷之。居數年，復職。知慶元府。既入奏，韓侂胄召以見，出奏疏幾二千言示密。蓋北伐議也。知密平日主復讎，冀可與共功名。密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也。然兵凶戰危，言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此必有夸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進數文閣學士，改知建康府。將行，侂胄曰：此事姑爲遲之。密因贊曰：翻然而改，誠社稷生靈之幸，惟無搖於異議則善矣。侂胄聞金人置平章宣撫河南，奏以密爲簽樞，宣撫江淮以應之。密手書力論，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辭矣。宣撫議遂寢。侂胄移書欲除密內職，宜論兩淮。密報曰：使名雖異，其爲示敵人以嫌疑之蹟則同。且僞平章宣撫既寢，尤不宜輕舉。侂胄滋不悅。升寶文閣學士，刑部尚書。江淮宣撫使，時宋師克泗州，進圖宿壽。既而師潰，侂胄遣人來議招收潰卒，且求自解之計。密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債師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密欲全淮東兵力，爲兩淮聲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長等城，則首尾中斷，墮敵計矣。莫若棄之，還軍盱眙。從之。金人擁衆自渦口犯淮南，或

勸密棄廬和州，爲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當與淮南俱存亡。益增兵爲防。進端明殿學士，侍讀，尋拜簽書樞密院，督視江淮軍馬。有自北來者，韓元靖自謂琦五世孫，密詰所以來之故。元靖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出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爾。密使畢其說，始露講解意。密遣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其回也，得金行省揭紙，密以聞于朝。遂遣王文采持書幣以行。文采還，金帥答書辭順。密復以聞，遂遣陳璧充小使，壁回，具言金人詰使介既欲和矣，何爲出兵真州以觀我。然仍露和意也。密白廟堂，請自朝廷移書續前議。又謂彼既指侂胄爲元謀，若移書宜覈免銜，侂胄大怒。罷密，以知樞密院事張巖代之。既以臺論提舉洞霄宮落職。侂胄誅，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尋改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淮南運司招輯邊民二萬，號雄淮軍。月廩不繼，公肆剽劫。密乃體雄淮所屯，分隸守臣節制。其西路則同轉運使張頴揀刺爲御前武定軍，以三萬人爲額，分爲六軍。餘汰歸農。自是月省錢二十八萬緡，米三萬四千石。武定既成，軍伍淮西賴其力，以病丐歸。拜同知樞密院事卒。諡忠定。密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謂人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其忠義性然也。

倪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累遷秘書郎。除著作郎，兼翰林權直。光宗卽位，典冊與尤袤對掌。故事行三制，並宣學士。上欲試思能否，一夕併草除公師四制，訓詞精敏，在廷誦數。權侍立，修注官直前奏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有以勝之。彼奢則以儉勝之，彼暴則以仁勝之，彼怠惰則以憂勤勝之。又請增置諫官，專責以諫事。又乞召內外諸將訪問，以知其才否。遷將作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兼權中書舍人。升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尋兼侍讀。初，孝宗以戶部經費之餘，則於三省置封樁庫，以待軍用。至紹興移用始頻，會有詔發緡錢十五萬，入內帑備橋軍。思謂實給他費請毋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所出之錢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封樁自此無儲。遂定議橋軍歲以四十萬緡爲額，由是費用有節。又言：唐制使諫官隨宰相入閣，今諫官月一對耳，乞許同宰相執宣引，庶得從容論奏。

上稱蓋除禮部侍郎。上久不過重華宮。思疏十上。言多痛切。會上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為動容。時李皇后寢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濼。因奏。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卒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其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謹直如此。吾黨不逮也。兼權吏部侍郎。出知紹興府。寧宗即位。改婺州。未上。提舉太平興國宮。召除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御史姚勅思。出知太平州。歷知泉州。建寧府。皆以言者論去。久之。召還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侂胄先以書致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人望。豈宜專以潔己為賢哉。思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耳。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侂胄。或勸用近例。思曰。私門不可登。矧未見君乎。遽入見。首論言路不道。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竄而布衣不敢極說。膠庠之士。欲有吐露。恐之以去籍。論之以呈藁。誰肯披肝瀝膽。觸冒威尊。近者北伐之舉。僅有一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相繼力爭之。更加詳審。不致輕動。又言。蘇師旦賊以巨萬計。胡不黥戮以謝三軍。皇甫斌喪師。莫讓李爽。敗績淮甸。秦世輔潰散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恥。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竇。稱門生不足稱。恩坐恩主。甚至于恩父者。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侂胄聞之大怒。思既退。謂侂胄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決如流。此明有餘。為蘇師旦蒙蔽。此聰不足也。周筠與師旦並為姦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平章騎虎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侂胄悚然曰。聞所未聞。司諫毛憲劾思。予祠。侂胄殛。復召。首對乞用淳熙例。令太子開講事堂。閉督機政。又言。侂胄擅命。凡事取內批特旨。當以為戒。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求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倪。必且仍蹈覆轍。厥今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今侂胄既誅。而國人之言猶有未靖者。蓋以樞臣猶兼官實。不時宣召。宰執當同班對。樞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遠也。金人求侂胄。首命廷臣集議。思謂有傷國體。從禮部尚書。史彌遠擬除兩從官。參政錢象祖不與聞。思言。奏擬除目。宰執當同進。比專聽侂胄。權有所偏。覆轍可鑒。既

而史彌遠上章自辨。思求去。上留之。思乞對。言前日論樞臣徇班。恐蹈往轍。宗社堪再壞耶。宜親擢臺諫。以革權臣之弊。並任宰輔。以鑿專擅之失。彌遠懷恚。思請去。益力。以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移福州。彌遠拜右丞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為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為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即劾思。藩臣僭論麻制。鑄職而罷。自是不復起矣。久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三年卒。諡文節。

宇文紹節字挺臣。成都廣都人。祖虛中。簽書樞密院事。父師瓊。顯謨閣待制。父子皆以使北死。無子。孝宗愍之。命其族子紹節為之後。補官仕州縣九年。第進士。累遷寶謨閣待制。知廬州。時侂胄方議用兵。紹節至。郡議修築古城。郝造皆柵。專為固圉計。淮西轉運判官鄧友龍譖於侂胄。謂紹節但為城守。徒耗財力。無益於事。侂胄以書讓紹節。紹節復書。謂公有復讎之志。而無復讎之略。有開邊之害。而無開邊之利。不量國力。浪為進取計。非所敢知。侂胄得書不樂。乃以李爽代紹節。召為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以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吳曦據蜀。趣紹節赴闕。任以西討之事。紹節至。謂大臣曰。今進攻則瞿唐一關。彼必固守。若駐軍荆南。徒損威望。聞隨軍轉運安丙者。素懷忠義。若授以密旨。必能討賊成功。大臣用其言。遣丙所親以帛書達上意。丙卒。職。權兵部尚書。未幾。除華文閣學士。湖北。京西。宣撫使。知江陵府。統制官高悅在戍。所肆為殺掠。遠近苦之。紹節召寬帳前。收其部曲。俄有訴悅縱所部為寇者。紹節杖殺之。兵民皆歡。升寶文閣學士。試吏部尚書。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安丙宣撫四川。或言丙有異志。語聞。廷臣欲易丙。紹節曰。方誅職初。安丙一搖足。全蜀非國家有。願不以此時為利。今乃有他耶。紹節願以百口保丙。丙卒。不易。朝廷於蜀事多咨訪。紹節審而後言。皆周悉事情。嘉定六年正月甲午卒。諡曰忠惠。

李繫字清叔，崇慶晉原人。第進士，爲隆州判官。攝綿州。歲浸，出義倉穀贖之，而以錢貸下戶。又聽民以茅稻易米，作粥及楮衣，親衣食之。活十萬人。明年，又饑，叩蜀彭漢成都盜賊盡起，綿獨按堵。知永康軍，移利州。提點成都路刑獄，兼提舉常平。歲凶，先事發廩蠲租，所活百七十萬人。知興元府，安撫利州東路。漢中久饑，劍外和糴在州者獨多。繫嘗匹馬行阡陌間，訪求民瘼。有老嫗進曰：民所以饑者，和糴病之也。泣數行下。繫感其言，奏免之。民大悅。徙倉部員外郎，總領四川賦財軍馬錢糧。升郎中。淳熙三年，廷臣上言：四川歲糴軍糧，名爲和糴，實科糴也。詔制置使范成大同繫相度以聞。繫奏：諸州歲糴六十萬石，若從官糴，歲約百萬緡。如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變科糴爲官糴，貴賤既時，不使虧毫忽之價，出納既量，勿務取圭撮之贏，則軍不乏與，民不加賦。乃書利民十一事上之。前後凡三年，繫上奏疏者十有三。而天子降詔難問者凡八。訖如其議。民既樂與官爲市，遠邇謹趨。軍餉坐給，而田里免科糴。始知有生之樂。會歲大稔，米價頓賤。父老以爲三十年所無。梁洋間繪繫像祠之。范成大驛疏言：關外麥熟，倍於常年。實由罷糴，民力稍紓。得以盡於農畝。孝宗覽之曰：免和糴一年，田間和氣若此，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擢繫守太府少卿。范成大召見，孝宗首問糴事，可久行否。成大奏：李繫以身任此事，臣以身保李繫。孝宗大悅曰：是大不可得李繫也。上意方嚮用，而繫亦欲奏蠲監酒和買之弊，以盡滌民害。會有疾卒。詔以繫能官，致仕恩外，特與遺表，擇一人庶官。前此所未有。初，繫宰眉山，校成都漕試，念吳氏世襲兵柄，必稔蜀亂，發策云：久假人以兵柄，未有不爲患者。以武宣之明，不能銷大臣握兵之禍，以憲武之烈，不能收藩鎮握兵之權。危劉氏殲唐室，鮮不由此。吳挺以爲怨，後繫總餉事，挺謬奏軍食恟惡。孝宗以問繫，繫緘其樣以進。挺之妄遂窮。踰三十年，吳曦竟以蜀叛。安丙既誅曦，每語人云：吾等焦頭爛額耳。孰如李公先見者乎。繫講學臨政，皆有源委。所著書十八種，有桃溪集一百卷。

論曰：余端禮平時論議剴正，及爲相，受制於韓侂胄，雖有志扶掖善類，而不得以直遂，頗不免君子之論。若李璧、丘密，皆諫侂胄以輕兵召釁之失，及其決意

用師，命葉適草詔不從，而璧獨當筆焉。何其所見後先，奸詐附會之罪，璧固無以追於公論矣。倪思直辭劇主，又屢觸權臣，三黜不變，其風槩有可尙焉。李繫所至，能舉荒政，蠲苛賦，亦庶幾古所謂惠人也。

宋史卷三百九十八



列傳第一百五十八

鄭毅 王庭秀附 仇念 高登 婁寅亮 宋汝爲

鄭毅字致剛建州人政和八年舉進士授安陸府教授權信陽縣尉監南京酒稅遂召爲御史臺主簿張邦昌之僭號也挺身見高宗于濟州既即位擢監察御史遷右司諫升爲諫議大夫帝至杭州毅奏曰陛下南渡出於倉卒省臺寺監百司之臣獲濟者鮮當擢吳中之秀以爲用況天下賢俊多避地吳越宜令守臣體訪境內寄居待闕及見任官觀等京朝官以上各具姓名以聞簡拔任使庶幾速得賢才以濟艱厄詔從之苗傅劉正彥等逆亂毅庭立而折二凶且謂逆賊凶殘熾甚非請外援無可爲者乃上章待罪求去退見呂頤浩議與復計太后降詔不允朱勝非言毅面折二凶事拜御史中丞時二凶竊威福之柄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紊機政毅言黃門宦者之設本以給事內庭供掃除而已俾與政事則貪暴無厭待以兵權則慘毒無已皆前世已行之驗也故宦官用事于上則生人受禍于下匹夫力不能勝則羣起而攻之是以靖康之初羣起而攻之者庶民也睿聖皇帝南渡駐蹕未安羣起而攻之者衆兵也今當痛革前弊並令選擇其人曾經事任招權納寵者屏之遠方俾無浸淫以激衆怒則賞罰之柄自朝廷出國勢尊矣仍論軍法便宜止行于所轄軍伍其餘當聞之朝廷付之有司明正典刑所以昭尊君之禮而全臣子忠義之節也疏留中不出毅對請付外行之又論黃潛善汪伯彥均于誤國而潛善之罪居多今同以散官竄調湖南錢伯言與黃願皆棄城呂源與梁楊祖皆擁兵而逃今願罷官楊祖落職而源伯言未正典刑非所以勸懲詔寬削有差傳正彥日至都堂議事毅奏將帥之臣不可預政及聞以簽書樞密院召呂頤浩以禮部尚書召張浚分張俊兵以五百人歸陝西而浚不受尙書之命浚不肯分所部兵遂請浚居郴州擢俊以節度知鳳翔毅知出二凶姦謀具章乞留頤浩知金陵浚不當貶不報毅遂遣所親謝懋燮姓名微服爲買人徒步如平江見俊等具言城

中事以爲嚴設兵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驚動三宮此上策也後等聞之皆感激奮厲爲赴難計俄詔睿聖皇帝爲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幼主爲皇太姪即與大臣進議以爲在庭公卿百司羣吏皆昔之臣屬也今則與之比肩事主矣稽之于古則無所法行之于今則實逆天或者謂大元帥可以任軍旅之大事臣竊以爲不然昔舜之禪禹也猶命禹征有苗則禹雖受禪而征伐之事舜猶親之也唐睿宗傳位皇太子以聽小事自尊爲太上皇以聽大事如是無不可者則稽之于古爲有法行之于今爲得宜太后垂簾同聽政以安人心退與御史王庭秀上疏力爭太后召毅與宰相同對簾前毅乞召庭秀太后諭曰今欲令睿聖皇帝總領兵馬爾毅奏曰臣不知其他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衰亂分裂之時固未有旬日之間易兩君一朝降兩朝位號者也太后令毅至都堂朱勝非出朱炳等所上書以示毅庭秀毅庭秀力言昨日詔書不可宣布必召變勝非與執政顏岐王孝迪路允迪皆在坐尙書左丞張激獨曰事勢若此豈爭此名位耶激欲出毅等共止之毅與李邴並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高宗復位進簽書執政甫百日而卒高宗甚悼之謂大臣朕喪元子猶能自排遣于毅殆不能釋也

庭秀字穎彥慈溪人與黃庭堅楊時遊其爲學旁搜遠紹不苟趣時好造詣深遠操持堅正發爲文辭俊邁宏遠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歷官州縣待御史李光薦爲御史臺檢法官宣和靖康時進言皆發于忠義御史中丞言僞楚時庶官中如虞謨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致爲臣而歸願襄擢之拜監察御史奏乞咸斷當出於人主而所遣宣諭官當令舉廉吏又言刑名有疑慮者令州郡法官申憲司閱實具奏以取裁決遷殿中侍御史論黃潛善實官售寵罷之既與鄭毅力爭降封高宗事未幾出知瑞州右正言呂祉奏朝廷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遂召爲吏部郎改左司言朝廷比來深疾貪吏然州縣之間豈無廉介自將沈於下僚者宜命五使所至以廉潔清修可以師表吏民者以名來上參之公議不次升擢以厲士風從之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與宰相議多不合不自安引疾求去詔直

秘閣主管崇道觀而歸。

仇念字泰然益都人大觀三年進士授邠州司法讞獄詳恕多所全活為鄆城令滿秩著幼遮泣不得去徙武陟令屬朝廷方調兵數十萬于燕山念餽饟畢給時主將縱士卒過市掠物不予直他邑官逃避念先期趣備申嚴約束遂以不擾已而念送運餉于涿值大軍潰于盧溝河囊棄往往委以資敵念聞營護無一毫棄失調高密丞俗尚罷訟念攝縣事剖決如流事無淹夕民至懷餅餌以俟決遣猾吏楊蓋每陰疏令過脅持為姦念暴其罪跡之無不悅服州闕司錄命念攝事既行邑氓萬餘邀留至擁歸縣解時天寒皆然火警守布滿後先念由它道得出或追拜馬首曰公舍我去我必使公復來它日念方白事郡牙忽數千人徑奪以歸守將不能遏劇寇起萊密間素聞念名戒其黨毋犯高密境民賴以安密卒閉關叛掠害官吏幾盡獨噓曰無驚仇公南遷丁母憂服除知建昌軍入為考功員外時仕者宛轉兵間亡失告牒十常七八而銓部無案籍愬巧者甚多真偽錯亂念親為考覈其可據者悉責保識因上聞行之遷右司及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俄為沿海制置使明守與宰相厚善給言士卒將為變致遣精兵密捕統制官徐文覺之初謀縱軍剽略頃之泛海去呼曰我以仇公故不殺人不禁屋廬一城晏然猶坐削兩官主管太平觀以淮西宣撫居廬州劉豫子麟合金兵大入民情洶懼宣撫司統制張琦者冀乘危為亂驅居民越江南走欲先脅念出擁甲士數千突入露刃登樓揚白麾左右驚潰追念上馬念徐謂曰若輩無守土責吾當以死殉國寇未至而逃人何賴焉堅不為動神色無少異琦等錯愕遽散其徒人心遂定時金人出入近境念求援于宣撫司不報又遣其子自間道赴朝廷告急雖旌其子以官而援卒不至帝方下詔親征而詔亦不至淮甸喧言將棄兩淮為保江計念錄詔語揭之郡縣讀者至流涕咸思自奮監押閻僅死于賊餘眾來歸州帑置竭無以為賞念悉引班坐檣以酒食慰勞之眾皆感勵募廬壽兵得數百益鄉兵二千出奇直抵壽春城下敵三戰皆北卻走度淮其後麟復增兵來寇念復壽春伴誠其眾獲旗械數千焚糧船百餘艘降渤海首領二人初金人圍濠州旬日未下屬天寒

馬多僵死乃悉眾向淮東樞密使張浚方視師金陵念以策說之曰金重兵在淮東師老食匱若以精兵二萬一自壽陽一自漢上徑趨舊京當不戰而退繼以大軍尾擊蔑有不濟者昔人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願無失時之悔浚不能用麟復以步騎數千至合肥謀言兀為之殿人心怖駭不知所為會京西制置使遣牛皋統兵適至念顧左右曰召牛觀察來擊賊皋既至以忠義撼之皋素勇甚以二千餘騎馳出短兵相接所向披靡敵稍懾散而復集者三其副徐慶忽墜馬敵競赴之皋掖以上手刺數人因免胄大呼曰我牛皋也嘗四敗兀兀可來決死寇畏其名遂自潰以念克復守禦功加徽猷閣待制明年宣撫司始遣大將王德來時寇已去德謂其伍曰當事急時吾屬無一人渡江擊賊今事平方至何面目見仇公耶德麾下多女真渤海歸附者見念像不覺以手加額初宣撫司既不以一卒援諸郡但令焚積聚棄城退保文移不絕于道又請浚督行之浚檄念度其宜處之念謂殘破之餘兵食不給誠不能支敵然帥臣任一路之責誓當死守今若委城使金人有淮西治兵艦于巢湖必貽朝廷憂力陳不可浚聽其言而卒全活數州之眾尋詔詣闕軍民號送之改浙東宣撫使知明州以挫豪強擬善長為理吏受賕雖一錢不貸姦猾斂迹州罹兵火既燬念斥府錢助其費買田行鄉飲酒禮歲饑發官儲損其直民無死徙朝廷聞之進秩一等再召進對帝親加褒諭欲留實近密言者以念在郡多黥胥吏為慘酷請授外藩時峒獠未息乃進直學士為湖南安撫使禁盜鑄錢者趣使為農物價既平商賈遂通數月召還加寶文閣學士陝西都轉運使時金人無故歸侵疆詭計叵測念力陳非策固辭不行秦檜方主和議以為異已落職以左朝奉郎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全州居住起知河南府未行金人果復陷所歸郡邑如念言酒復待制再知明州改知平江府陛辭言我軍已習戰非復前日故劉錡能以少擊眾敵大挫衄若乘已振之勢鼓行而前中原可傳檄而定上嘉之以言罷提舉太平觀積官至左朝議大夫爵益都縣伯卒贈左通議大夫念性至孝母沒時方崎嶇轉徙居喪盡禮沿海制置使陳彥文薦于朝起復之念不就念端方挺特自初官訖通顯無所附麗令鄧城時丞相范宗尹方為邑子

以文謁念，念他日語其父，是子公輔器也。宗尹既當國，未嘗以私見念。在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念驚曰：吾爲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止。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少孤力學，持身以法度，宣和間爲太學生，金人犯京師，登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賊，廷臣復建和議，奪種師道李綱兵柄，登與東再抱書詣闕，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王時雍縱兵欲盡殲之，登與十人屹立不動，欽宗卽位，擢吳敏張邦昌爲相，敏又雪前相李邦彥無辜，乞加恩禮起復之，登上書曰：陛下自東宮卽位，意必能爲民興除大利害，踐祚之始，兵革擾攘，朝廷政事一切未暇，人人翹足以待事息而親惟新之政，奈何相吳敏張邦昌又納敏黨與之言，播告中外，將復用李邦彥，道路之人無不歛恨而去，是陛下大失天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太上皇久處邦彥等干政府，紀綱紊亂，民庶愁怨，方且日以治安之言，誘誤上皇，以致大禍，倉皇南幸，不獲寧居，主辱臣死，此曹當盡伏誅，今乃偃然自恣，朋比爲姦，蒙蔽天日，陛下從敏所請，天下之人將以陛下爲不明之君，人心自此離矣，再上書曰：臣以布衣之微賤，臣言繫宗社之存亡，未可忽也，于是凡五上書，皆不報，因謀南歸，忽聞邦昌各與遠郡，一時小人相繼罷斥，與所言偶合者十七八，登喜曰：是可以盡言矣，復爲書論敏未罷，不報，初，金人至，六館諸生將遁去，登曰：君在可乎？與林邁等請隨駕，隸犇山帳中，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師，敏遂諷學官起羅織，屏斥還鄉，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避，有司惡其直，授富川主簿，董董弁聞其名，檄讞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事，學故有田舍法，罷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養士執急，登曰：買馬固急矣，然學校禮義由出，一日廢衣冠之士，與堂下卒何異？守曰：抗長吏耶？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義與法度爾，既兩棄之，尙何言？守不能奪，卒從之，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爲，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爲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冤何時銷，滿秩，士民巧留不獲，相率餽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于守曰：高君貧無以養，願太守勸其咸受，登辭之不可，復無所歸，請置于學，買書以謝士民，歸至廣，會新與大饑，帥連南夫檄發廩振濟，復爲糜于野以食之。

願貸者聽，所全活萬計，歲適大稔，而償亦及數，民投牒願留者數百輩，因奏辟終其任，召赴都堂審察，遂上疏萬言，及時議六篇，帝覽而善之，下六議中書，秦檜惡其譏己，不復以聞，授靜江府古縣令，道湖州，守汪藻館之，藻留與修徽宗實錄，固辭，或曰：是可以階改秩，登曰：但意未欲爾，遂行，廣西帥沈晦問登，何以治縣，登條十餘事告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詐，疑不可行，對曰：忠信可行，蠻貊謂不能行，誠不至爾，豪民秦琥，武斷鄉曲，持吏短長，琥秦大蟲，邑大夫以下爲其所屈，登至，頗革，而登喜其遷善，補處學，學，宅曰琥，有請屬，登謝卻之，琥怒，謀中以危法，會有懇琥侵貸學錢者，登呼至面數，琥聲氣俱厲，叱下，白郡及諸司，實之法，忿而死，一郡快之，帥胡舜陟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治，實生太師，于此，蓋建祠祀之，登曰：檜爲相亡狀，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撫秦琥事，移務浦丞康寧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創檜祠而自爲記，且誣以專殺之罪，詔送靜江府獄，舜陟遣健卒捕登，屬登母死舟中，藁葬水次，航海詣闕，上書，求納官贖罪，帝聞之，故人有爲右司者，謂曰：丞相云嘗識君于太學，能一見終身事且無憂，上書徒爾爲也，登曰：某知有君父，不知有權臣，既而中書奏故事，無納官贖罪，仍送靜江獄，登歸葬其母訖，事詣獄，而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事卒昭白，廣漕鄭昂趙不棄辟攝歸善令，遂差考試，摘經史中要語命題，策闈浙水災所致之由，郡守季仲文卽馳以達檜，檜聞震怒，坐以前事，承旨編管容州，漳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省符示登，登讀畢，卽投大作上馬，大作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大作愕然，比夜巡檢領百卒復至，登曰：若朝廷賜我死，亦當拜，敕而後就法，大作感登忠義，爲泣下，奮劍叱巡檢曰：省符在我手中，無它語也，汝欲何爲，吾當以死捍之，昂不棄亦坐鑄一官，登謫居授徒以給，家事一不介意，惟聞朝廷所行事小失，則鑿鑿不樂，大失則慟哭隨之，臨卒，所言皆天下大計，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疏其事以聞，何萬守漳言諸朝，追復迪功郎，後五十年，朱熹爲守，奏乞褒錄，贈承務郎，登事其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間阻風，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于前，其學以慎獨爲本，所著家論忠辨等篇，有東溪集行世。

黃亮字陟明永嘉人政和二年進士為上虞丞建炎四年高宗至越黃亮上  
 疏云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夢聖取宗室育之  
 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感悟其說詔英祖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  
 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纒未繁前星不耀  
 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  
 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  
 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恐祀豐于昵仰違天監太祖在天莫肯顧歆是以二  
 聖未有回鑾之期金人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未有息肩之日臣愚不識忌諱欲  
 乞陛下于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  
 生退處藩服并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為南班以備環衛庶幾上  
 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帝讀之感悟樞密富直柔薦之紹興元年召赴行  
 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既入見復上疏曰陛下轍迹所環六年于外險阻艱難  
 備嘗之矣然而二聖未還金人未滅四方未靖者何哉天意若曰天祚宋德太  
 祖不私其子而係之不幸姦邪誤國而壞之將使嗣聖念祖思危而後獲之乃  
 所以申其永命也臣誠狂妄去歲上章請陛下取太祖諸孫之賢者視秩親王  
 使牧九州誤蒙采聽赦而不誅蓋蓋在天之靈發悟聖心為社稷計非愚臣之  
 所及也伏望宣告大臣行之它日皇子之生使之退處清暇不過增一節度使  
 爾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章聖之慮自然孝弟感通兩宮回蹕澤流萬世改令入  
 官擢監察御史時相秦檜以其直柔所薦惡之諷言者論黃亮匿父喪不舉下  
 大理鞠問無實猶坐為族父冒占官戶罷職送吏部由是坐廢  
 宋汝為字師馮豐縣人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闔門遇害汝為思報國家及父  
 兄之讎建炎三年金人再至謁部使者陳邊事遣對行在高宗嘉納特補修武  
 郎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使金時劉豫節制東平  
 丞相呂頤浩因致書豫汝為行次壽春遇完顏宗弼軍不克與時亮會獨馳入  
 其壁將上國書宗弼威怒劫而縛之欲加侮辱汝為一無懼色曰死固不辭然  
 銜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辭死未晚宗弼顧汝為為不屈遂解縛延之曰此山東忠

義之士也命往見豫汝為曰願伏劍為南朝鬼豈忍背主不忠於所事力拒不  
 行乃至京師瀕死者數四豫僭號汝為持頭浩書與之開陳禍福勉以忠義使  
 歸朝廷豫陳而立曰使人使人使豫自新南歸人誰直我獨不見張邦昌之事  
 乎業已至此夫復何言即拘留汝為然以汝為儒士乃授通直郎同知曹州以  
 誘之固辭遂連結先陷于北者凌唐佐李亨李儔為腹心以機密歸報朝廷唐  
 佐等所遣僧及卒為邏者所獲汝為所遣王現邵邦光善達朝廷皆官之紹興  
 十三年汝為亡歸作恢復方略獻于朝且曰今和好雖定計必背盟不可遽弛  
 時秦檜當國置不復問獨禮部尚書蘇符憐之為言于朝換宣教郎添差通判  
 處州高宗憶其忠特轉通直郎汝為遂上丞相書言用兵之道取勝在乎得勢  
 成功在乎投機女真乘襲取契丹之銳梟視復顧以窺中原一旦長驅直搗京  
 闕升平既久人不知兵故彼得投其機而速發由是猖獗兩河以成盜據之功  
 既而關右河朔豪傑士民避地轉關從歸聖朝將士戮力削平羣盜破逐英雄  
 百戰之餘勇氣萬倍回思曩昔痛自慚悔人人扼腕切齒願當一戰加以金人  
 兵老氣衰思歸益切是以去歲順昌孤壘力挫其鋒方其狼狽逃遁之際此國  
 家乘勝進戰之時也惜乎王師遽旋撫其機而不發遂未能殄滅醜類以成恢  
 復之功今聞其力圖大舉轉輸淮北其設意豈小哉所慮秋冬復肆猖獗兀兀  
 不死兵革不休雖欲各保邊陲安可得也今當乘去歲淮上破賊之勢特降哀  
 痛之詔聲音親征約諸帥長驅直搗某月日各到東京協謀併力以俘馘兀兀  
 為急又言兀兀好勇妄作再起兵端所共謀者叛亡羣盜而已去夏諸帥各舉  
 金人奔命敗北之不暇兀兀深以為慮故為先發制人之動所恃者不過自能  
 聚兵合勢料王師以諸帥分軍爾今計其步騎不過十萬王師雲集其衆數倍  
 合勢刻期並進戮力何憂乎不勝若以諸帥難相統屬宜除川陝一路專當撤  
 離鳴權合諸帥為兩節制公選大臣任觀軍容為宣慰之職往來調和諸帥使  
 之上下同心左右戮力則勢既合不為賊所料矣不然分軍出陳蔡直搗東都  
 賊必首尾勢分復以重兵急擊然後以舟師自淮緣新河入鉅野澤以步兵自  
 洛渡懷衛入太行山以襲其內舟師入鉅野則齊魯搖步兵入太行則三晉應

賊勢雖欲合而不分。亦難乎爲計矣。久之。有告汝爲干金人。以蠟書言其機事者。大索不獲。尋知南歸。檜將械送金人。汝爲變姓名爲趙復。徒步入蜀。汝爲身長七尺。疎眉秀目。望之如神仙。楊企道者。遇之溪上。企道曰。必奇士也。款留之。見其議論英發。洞貫古今。靖康間離亂事。歷言之。企道驚。遂定交。假僧舍居之。槍死。汝爲曰。朝廷除此巨蠹。中原恢復有日矣。企道勸其理前事。汝爲慨然太息曰。吾結髮讀書。奮身一出。志在爲國復讎。收還土宇。頗爲諸公所知。命繆數奇。軋于權臣。今老矣。新進貴人無知我者。汝爲能知死期。嘗祭其先。終日大慟。將終。神氣不亂。汝爲倣儻尙氣節。博物洽聞。飲酒至斗餘。未嘗見其醉。或歌或哭。涕淚俱下。其客蜀也。史載之。邵博。字文亮。臣李燾。相得甚歡。趙沂。王京。魯。關民。先。楊采。惠。疇。經紀其喪事。三十二年。其妻錢莫知汝爲死。詣登聞鼓院以狀進。詔索之不得。隆興二年。其子南強以汝爲之死。哀愬于朝。參知政事虞允文。錢端禮以聞。特官一子。有忠嘉集行世。

論曰。高宗播遷。復有苗劉之變。此何時也。鄭毅王廷秀正色立朝。以爭君臣之義。顧不遑哉。仇念愷悌君子。遺澤在民。易曰。王臣蹇蹇。高登有焉。婁寅亮請立太祖後爲太子。能言人臣之所難言。而高宗亦慨然從之。君仁而臣直乎。宋汝爲歸自金國。論事切直。與寅亮俱許秦檜。一則誣以罪譴。一則逃遁以死。於乎悽矣。

宋史卷三百九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九

王信 汪大猷 袁燮 吳柔勝 游仲鴻

李祥 王介 宋德之 楊大全

王信字誠之處州麗水人既冠入太學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試中教官授建康府學教授丁父憂服除進所著唐太宗論贊及負薪論孝宗覽之嘉歎不已特循兩資授太學博士時須次者例徙外添差温州教授郡饑疫議遣官振救之父老願得信任其事守不欲以煩信請益力信聞之欣然為行徧至病者家全活不可勝記差敕令所刪定官法令有不合人情自相抵牾吏得以傳會出入者悉釐正之轉對言敵情不可測和議不可恃今日要當先為自備之策以待可乘之機上以為是又論太學正錄掌規矩之官而員多博士掌訓導之官而員少請以正錄兩員升為博士從之論除官陞冗之敝乞精選監司而擇籍名郡將代半歲乃注人上親以其章授宰臣行權考功郎官蜀人張公遷初八年免銓至是改秩吏妄引言復令扼之信鉤考其故吏怖服有三蜀士實礙式吏受賕為地工部尚書趙雄蜀人也以屬信信持弗聽已而轉吏部閱審成牘撫掌愧歎嗟激不已以聞于上上曰上謂尚書蔡沈曰考功得王信銓曹遂清邇者私相語指為神明武臣給告不書年齒磨轉蔭薦肆為姦欺不可控搏為適最者數事告宰相付之大理獄事連三衙殿帥王友直銳爭之上審知其非沮之曰考功所言公事也汝將何為獄具皆伏辜因請置籍以梏後患授軍器少監仍兼考功郎官丁母憂吏復金殺牲禱神願信服闋無再為考功既知承州入奏事留為將作少監復考功郎官轉軍器少監兼右司郎官升員外郎四方有以疑獄來上者信反復披覽常至夜分升左司員外郎轉對論士大夫趨向之敝居官者逃一時之責而後之禍患有所不恤獻言者求一時之合而行之可否有所不計集事者以趣辨為能而不為根本之慮謀利者以羨餘為事而不究源流之實持論尚刻薄而慶失祖宗忠厚之意革敝類煩碎而不明

國家寬大之體因循玩習恬不為怪願酌古之道當時之宜示好惡於取舍之間使天下靡然知鄉而無復為目前苟且之徇又論朝廷有恤民之政而州縣不能行恤民之實近歲不登陛下軫念元元凡水旱州郡租賦或蠲放或倚閣住催然倚閣住催之名可以並緣為擾願明與減放又論豫備三說收逃亡之卒選忠順之官嚴訓練之職又言屯田利害上皆納其說兼玉牒所檢討官提領戶部酒庫久之上諭信曰知朕意否行用卿慮書生不長於財賦故以命卿果能副朕所委為中書門下檢正諸房文字遷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假禮部尚書使于金肆射都亭連中其的金人駭曰尚書得非黑王相公子孫耶謂王德用也信得米芾書法金人寶之歸言金人必衰之兆有四在我當備之策有二上首肯之太史奏仲秋日月五星會于軫信言休咎之徵史策不同然五星聚者有之未聞七政共集也分野在楚願思所以順天而應之因條上七事又言陛下即位之初經營中原之志甚銳然功之所以未立者正以所用之人不一其人不一故其論不一其論不一故其心不一願求至當之論使歸於一鎖闈封駁而右府所下不關中書或斜封捷出左於公論統領官奴事內侍坐謫遠州幸蒙赦還而遽復故職潛藩恩舊之隸徒權酷宜而齒朝士老禁校僥冀節鉞詭計可得之而奉稍恩典與正不異閣門多溢額祗候妃嬪進封而冒指宅姓為甥姪既一一塗歸有雖書讀而徐核其不當者續爭救之上曰事有不可不問者第言之朕無有不為卿行者於是益抗志不回宦者甘昇既逐遠之矣屬高宗崩用治喪事人莫敢言昇俄提舉德壽宮信亟執奏舉朝皆悚翰林學士洪邁適入上語之曰王給事論甘昇事甚當朕特白太上皇后聖訓以為今一宮之事異於向時非我老人所能任小黃門空多類不習事獨昇可任責分吾憂渠今已歸居室尚不能有豈敢蹈故態以是駁疏不欲行卿見王給事可道此意信聞之乃止信遇事剛果論奏不避權要繇此人多嫉之信亦力求去提舉崇福宮詔求言信條十事以獻其目曰法戒輕變令貴必行寬州郡以養民力修軍政以待機會郡當分其緩急縣當別其劇易嚴銅錢之禁廣積聚之備處歸附之人收逃亡之卒起知湖州信未涉州縣據按剖析敏如流

泉擢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奏免通官錢十四萬緡七萬匹絲十萬五千兩米二十萬斛山陰境有獐獐湖四環皆田歲苦潦信創登斗門導俸糴注之海築十一壩化匯浸為上腴民繪象以祠更其名曰王公湖築漁浦隄禁民不舉子買學田立義冢衆職修理加煥章閣待制徙知鄂州改池州初信扶其父喪歸自金陵草履徒行雖疾風甚雨弗避也由是得寒濕疾及聞孝宗遺詔悲傷過甚疾復作至是寢劇上章請老以通議大夫致仕有屋隕于其居光如炬不及地數尺而散數日信卒遺訓其子以忠孝公廉所著有是齋集行世

汪大猷字仲嘉慶元府鄞縣人紹興七年以父恩補官授衢州江山縣尉曉暢吏事登十五年進士第授婺州金華縣丞爭財者諭以長幼之禮悅服而退李椿年行經界法約束嚴甚檄大猷覆視龍遊縣大猷請不實者得自陳毋遽加罪改建德遷知崑山縣丁父憂免喪差總領淮西江東錢糧幹官改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參知政事錢端禮宣諭淮東辟幹辦公事充參議官遷大宗丞兼吏部郎官又兼戶部右曹入對言總覈名實責任臣下因才而任毋違所長量能授官毋拘流品孝宗顧謂左右曰疏通詳雅而善議論有用之才也除禮部員外郎丞相洪适薦兼吏部侍郎仍選主管左選莊文太子初建東宮兼太子左諭德侍講兩日一講孟子多寓規戒太子嘗出龍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諭宮僚同賦大猷曰鄭衛之音近習為倡非講讀官所當預白于太子而止遷秘書少監修五禮會要金人來賀假吏部尚書為接伴使尋兼權刑部侍郎又兼宗政殿說書又兼給事中孝宗清燕每訪政事嘗曰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欲知朝政闕失民情利病苟有所聞可極論之大猷遂陳者長屢直隸總經制司並緣法意使里正兼催科之役屬民為甚又論亭戶未嘗煮鹽居近場監貨錢射利隱寄田產害及編氓宜取一等以上充役又論賜田勸戚豪奪相先陵轍州縣惟當賜金使自求之又論沒入贖產止可行於疆盜賊吏至於倉庫綱運之負陷者惟當即其業收租以償既足則給還使復故業轉對言捕酒之害及居官者不得鑄銅為器上嘉獎曰卿前後所言皆今日可行

之事權刑部侍郎升侍講言有司卒用新制棄舊法輕重舛錯無所遵承使舞文之吏時出以售其姦請明詔編纂書成上進上大悅尚書周執羔韓元吉樞密劉珙以強盜率不處死無所懲艾右司林栗謂太祖朝強盜賊滿三貫死無首從不問殺傷景祐增五貫固從寬今設六項法非手刃人例奏裁黥配何所懲艾請從舊法賊滿三貫者斬大猷曰此吾職也遂具奏曰強盜烏可恕用舊法而痛懲之固可也天聖以來益用中典寢失禁姦之意今所議六項法犯者以法行之非此而但取財惟再犯者死可謂寬嚴適中若皆實之死地未必能禁其為盜盜知必死將甘心於事主矣望稍開其生路乃奏用六項法則死者十七人用見行法則十四人舊法則百七十人俱死遂從大猷議借吏部尚書為賀金國正旦使至盱眙得印榜云彊盜止用舊法罷六項法還朝自劾求去上聞之復行六項法改權吏部侍郎兼權尚書夜傳旨學士院出唐沈既濟論選舉事曰今日有此敝可行與否詰旦當面對即奏事與今異難離似之言則難行上曰卿言甚明既郭差充鹵簿使以言去授數文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泉州昆舍邪嘗掠海濱居民歲遣戍防之勞費不貲大猷作屋二百區遣將留屯久之戍兵以真臘大賈為昆舍邪犯境大猷曰昆舍邪面目黑如漆語言不通此豈昆舍邪耶遂遣之故事蕃商與人爭鬪非傷折罪皆以牛贖大猷曰安有中國用夷夷俗者苟在吾境當用吾法三佛齊請鑄銅瓦三萬詔泉廣二州守臣督造付之大猷奏法銅不下海中國方禁銷銅奈何為其所役卒不與進數文閣直學士留知泉州踰年提舉太平興國宮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以大暑討永新禾山洞寇不利自劾降龍圖閣待制落職南康軍居住提舉太平興國宮復龍圖閣待制提舉上清太平宮復數文閣待制升學士沒贈二官大猷與丞相史浩同里又同年進士未嘗附麗以干進浩深歎美之好周施敘宗族外族為與仁錄率鄉人為義莊二十餘畝以為倡衆皆欣勸所著有適齋存藁備志訓鑿等書

袁燾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生而端粹專靜乳媪置漿水其前玩視終日夜臥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然以名節自期入大學登進士第調江陰尉浙

西大鑿常平使羅點屬任振恤，變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而以居民分布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爲郡，合郡爲鄉，合鄉爲縣，征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爲荒政首，除沿海制屬，連丁家艱，寧宗卽位，以太學正召時，朱熹諸儒相次去國，丞相趙汝愚罷，變亦以論去，自是黨禁與矣，久之爲浙東帥，幕福建常平屬，沿海參議，嘉定初，召主宗正簿，樞密院編修官，權考功郎官，太常丞，知江州，改提舉江西常平，權知隆興，召爲都官郎官，遷司封，因對言，陛下卽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顯言其姦，龜年以罪而去，權臣遂根據幾危社稷，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之願，陛下常存此心，急聞對切，崇獎朴直，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天下何憂不治？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臣退與朝士言之，莫不稱善，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懵然不辨矣，遷國子司業，祕書少監，進祭酒，祕書監，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悚然有得，士氣益振，兼崇正殿說書，除禮部侍郎，兼侍讀，時史彌遠主和，變爭益力，臺論劾變罷之，以寶文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起知温州，進直學士，奉祠以卒，變初入太學，陸九齡爲學錄，同里沈煥楊簡舒璣亦皆在學，以道義相切磋，後見九齡之第九淵發明本心之指，乃師事焉，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就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之曰潔齋先生，後諡正獻，子甫自有傳，吳柔勝，字勝之，宣州人，幼聽其父講伊洛書，已知有持敬之學，不妄言笑，長游郡泮，人皆憚其方嚴，登淳熙八年進士第，調都昌簿，丞相趙汝愚知其賢，差嘉興府學教授，將真之館閣，會汝愚去，御史湯碩劾柔勝嘗救荒浙右，擅放田租，爲汝愚收人心，且主朱熹之學，不可爲師，儒官自是閒居十餘年，嘉定初，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正，柔勝始以朱熹四書與諸生誦習，講義策問，皆以是爲先，又於生徒中得潘時舉呂喬年，白子長，擢爲職事，使以文行表率，於是士知趨向，伊洛之學晦而復明，遷太學博士，又遷司農寺丞，出知隨州，時再議

和好，尤戒開邊隙，旁塞之民，事與北界相涉，不問法輕重，皆殺之，郡民梁鼻有馬，爲北人所盜，追之急，北人以矢拒鼻，鼻與其徒亦發二矢，北界以爲言，郡下七人于獄，柔勝至，立破械縱之，具始末報北界而已，收土豪孟宗政，扈再與隸帳下，後宗政再與皆爲名將，築隨州及襄陽城，招四方亡命得千人，立軍曰忠勇，屢以總所關，額管柵器械悉備，除京西提刑，領州如故，改湖北運判，兼知鄂州，甫至，值歲歉，卽乞糴于湖廣，大講荒政，十五州被災之民，全活者不可勝計，改知太平州，除直祕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改直華文閣，除工部郎中，力辭，除祕閣修撰，依舊宮觀以卒，諡正肅，二子淵潛俱登進士，各有傳。

游仲鴻，字子正，果之南充人，淳熙二年進士第，初調犍爲簿，李昌圖總蜀賦，辟羅買官，奇其才，曰：吾輩餉積年，惟得一士，昌圖召入，首薦之，擢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制置使趙汝愚一見，卽知敬之，敘州董蠻犯犍爲境，憲將合兵討之，仲鴻請行詰其豐端，以州貨馬直也，乃使人諭蠻曰：歸俘則還馬直，不然，大兵至矣，蠻聽命，仲鴻受其降而歸，改秩知中江縣，總領楊輔撤置幕下，時關外營田凡萬四千頃，畝僅輸七升，仲鴻建議，請以兵之當汰者授之田，存赤籍，遲以數年，汰者衆，耕者多，則橫斂一切之賦，可次第以減，輔然之，大將吳挺沮而止，趙汝愚移帥閬，舉仲鴻自代，制置使京鏗轉運劉光祖亦交薦于朝，紹興四年，赴召，趙汝愚在樞密，謂仲鴻直諒多聞，訪以蜀中利病，汝愚欲親出經略西事，仲鴻曰：宥密之地，幹旋者易，公獨不聞呂申公經略西事當在朝廷之語乎，汝愚悟而止，差幹辦諸司糧料院，光宗以疾久不朝，重華宮，仲鴻遺汝愚書，陳宗社大計，書有伊周霍光語，汝愚讀之駭，立焚之，不答，又遺書曰：大臣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既不死，曷不去，汝愚又不答，孝宗崩，仲鴻泣謂汝愚曰：今惟有率百官哭殿庭，以請親臨，宰相留正以病去，仲鴻亟簡汝愚曰：禪日不決，禍必起矣，汝愚又不答，後三日，嘉王卽位于重華宮，汝愚既拜右丞相，以仲鴻久游其門，辟嫌不用，初，汝愚之定策也，知閣韓侂胄頗有勞，望節鉞，汝愚不與，侂胄方居中用事，甚，汝愚迹已危，方益自嚴，重選人求見者，例不許，仲鴻勸以降意容接，覲謁異論，而汝愚以淮東西總賦積弊，奏遣仲鴻覈實，仲鴻曰：丞相

之勢已孤不憂此而顧憂彼耶改監登聞鼓院以行會侍諱朱熹以論事去國仲鴻聞之即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而能自爲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監察御史胡紘希侂胄意誣汝愚久蓄邪心嘗語人以乘龍授鼎之夢又謂朝士中有推其宗派以爲裔出楚王元佐正統所在者指仲鴻也初欲直書仲鴻名同臺張孝伯見之曰書其名則竄之矣凡阿附宰相本冀官爵此人沉埋六院且二年心迹可察卒不書其名慶元元年汝愚罷相仲鴻還軍器監主簿力巧外除知洋州朱熹聞其出曰信蜀士之多奇也越三年起知嘉定府擢利路轉運判官數忤宣撫副使吳曦曦言仲鴻老病朝命易他部未幾曦叛宣撫司幕官薛紱訪仲鴻於果山仲鴻對之泣指案上一編書示紱曰開禧丁卯正月游某死謂家人曰曦逼吾死即填其日時宣撫大使程松已棄其師遁仲鴻以書勸成都帥楊輔討賊輔不能用至是松至果山仲鴻謂紱曰宣威肯留則吾以積奉二萬緡橋兵護宣威之成都松不顧而去總賦劉崇之繼至仲鴻遣其子信往見以告松者告之崇之復不聽未幾曦誅參政李璧奏除利路提點刑獄尋乞休致子祠而歸遷中奉大夫嘉定八年卒年七十八劉光祖表其隧道曰於乎慶元黨人游公之墓紹定五年諡曰忠子信淳祐五年爲右丞相各有傳

李祥字元德常州無錫人隆興元年進士爲錢塘縣主簿時姚憲尹臨安俾攝錄參邏者以巧發爲能每事下有司必監視鍛鍊囚服乃已嘗誣告一武臣子諉朝政鞠于獄祥不使邏者入門既而所告無實具以白尹尹驚曰上命無實乎祥曰即坐譴自甘憲具論如祥意上駭曰朕幾誤矣卿吾爭臣也遂賜憲出身爲諫大夫祥調濠州錄事參軍安豐守臣冒占民田訟屢攻而不決監司委祥卒歸之民未幾其人易守濠以嫌換司理廬州守出改官奏留之不可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太學博士國子博士司農寺丞樞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大宗正丞軍器少監言忝朝蹟八年在外賢才不勝衆願更出迭入由臣始出提

舉淮東常平茶鹽淮西運判兩淮鐵錢比不定祥疏乞官賜錢米銷濫惡者廢定城與國漢陽監更鑄紹興新錢從之淮人以安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國子祭酒丞相趙汝愚以言去國祥上疏爭之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洵洵留正棄印亡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巨節佛鬱黯闇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言者劾罷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書留之俱得罪王冲佑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卒諡肅簡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遊登紹熙元年進士第廷對陳時弊大略言近者罷拾遺補闕有遠諫之意小人唱爲朋黨有厭薄道學之名上嘉其直擢居第三人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除爲國子錄上疏言壽皇親率神器授之陛下孝敬豈可久闕乎又言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不可虧宮中之禮不報孝宗崩介又力請上過宮執喪累疏言辭激切人數其忠寧宗即位介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崇寧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爲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遷太學博士時韓侂胄居中潛弄威福之柄猶未肆也而文墨論議之士陰附之以希進於是始無所憚矣侂胄始疑介前封事詆己且其弟胄嘗以舊識求自通介拒絕之侂胄怨益深添差通判紹興府尋知邵武軍會學禁起諫大夫姚愈劾介與袁燮皆爲學之黨且附會前相汝愚主管台州崇道觀久之差知廣德軍侂胄之隸人蘇師旦忿介不通謁目爲爲黨併及甲寅廷對之語以告侂胄有勸其自明者介曰吾髮已種種豈爲鼠輩所使邪侂胄亦畏公議不敢發以外艱去免喪知饒州未赴召爲秘書郎遷度支郎官師旦已建節介與同列謁政府遇之於庭客皆踰階而揖介不顧於是殿中侍御史徐榘劾介資淺立異奉祠除都大坑治侂胄誅朝廷更化介召還除侍左郎官兼右司太子舍人改兵部郎官國子司業太子侍講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除國子祭酒會以不兩詔百官指陳闕失時宰相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手疏歷論時政推本洪範僭恆鳴若之證謂羅曰原爲

變，是下人謀上也。修好增幣而金人猶缺望，是夷人亂華也。內批數出，是左右干政也。諫官無故出省，是小人間君子也。皆謂之僭。一僭已足以致天變，而況兼有之哉。又言：漢法天地降災，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王呂蔡秦之覆轍，可以爲戒。接送伴金國賀生辰使，還奏故事兩國通廟諱御名，而本朝止通御名，高宗至光宗，皆傳名而不傳諱。紹熙初，黃裳嘗以爲言，而未及釐正。願正典禮以尊宗廟，除秘書監，陞太子右諭德，其在春宮，篤意輔導，每遇講讀，因事規諫。太子嘗欲索館中圖書，卻而不弗與，及張燈設樂，則諫止之。且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絕令旨以杜請謁。宮僚分日上直，以資見聞。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張允濟以閭職爲州鈐介，謂此小事而用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不封還詞頭。丞相語介曰：「此中宮意。」介曰：「宰相而達宮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居數日，除起居舍人。介奏：「宰相以私請不行，而托威福於宮禁，權且下移，誰敢以忠告陛下者？」乞歸老，不許。言本朝循唐入閣之制，左右史不立前殿，若御後殿，則立朵殿，下何所聞見，而修起居注乎？乞依歐陽修王存胡銓所請，分立殿上，吏部侍郎許奕以言事去國。介奏曰：「陛下更化三年，而言事官去者五人，倪思、傅伯成既去，其後蔡幼學、鄒應龍相繼而出，今許奕復蹈前轍，此五臣者，四爲給事，一爲諫大夫，兩年之間，盡聽其去，或謂此皆宰相意，自古未有大臣因給舍論事而去之者，是大臣誤陛下也。將恐成孤立之勢，疏奏乞補外，以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歲餘，升集英殿修撰，知襄陽府。京西安撫使，徙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嘉定六年八月卒。年五十六。端平三年，郡守趙汝談請于朝，特贈中大夫，寶章閣待制，諡忠簡。子基自有傳。

宋德之字正仲，其先京兆人。隋諫大夫遠謫彭山子孫，散居於蜀，遂爲蜀州人。德之以應舉，擢慶元二年外省第一。爲山南道掌書記，召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與諸生論八陣之象，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奇正之變，往來相生而不窮。知此然後可以致勝。遷編修樞密院時，兵釁有萌，會赤霄見，太陰犯權星，未浹日，內北門鴟尾災，延及三省六部，詔求言。德之奏：「離爲火，爲日，爲甲冑，坎爲水，爲月，

爲盜，爲隱伏，故火失其性，赤氣見，憂在甲兵，水失其性，太陰失度，憂在隱伏。因疏七事，皆當今至切之患。乃曰：「人火小變不足慮，天象之變，臣竊危之。他日又曰：「今敵未動而輕變祖宗舊制，命武臣帥邊以自遺患，晉叛將唐藩鎮之禍，基於此矣。時吳曦在西陲，皇甫斌在襄陽，郭倪李爽在兩淮，德之預以爲慮。除太常丞，出知閬州。會曦變，託跌足以避僞事，始赴閬，權本路提點刑獄，制帥安丙奏德之傲視君命，不俟代者之來，徑用觀察使印領事，詔降一官，改潼川路轉運判官。湖南路提刑，改湖北，召爲兵部郎官。朝論有疑安丙意，丞相史彌遠首以問德之。德之對曰：「蜀無安丙，朝廷無蜀矣。人有大功，實不敢以私嫌廢公議。忤時相意，遂罷。安丙深感德之，嘗謂人曰：「丙不知正仲，正仲知丙，丙實正仲，正仲不負丙，請昏於德之，不許。論者益稱德之之賢。起知眉州監特奏名，試得疾而卒。德之，大父耕，性剛介，一朝棄官去，莫知所終。從父廉語德之曰：「吾昔至臨安府，有人言蜀有宋宣教者，過浙江而去，吾適越求之，則入四明矣。德之渡浙江，尋訪至雪竇，有蜀僧言，聞諸耆老云：「山後有爛平山，有三居士焉。其一宋宣教也。德之躋攀至爛平，見丹竈，置祠其上而歸。

楊大全，字渾甫，眉之青神人。乾道八年進士，調溫江尉。攝邑，有政聲。紹熙三年，召除監登聞鼓院。五年，光宗以疾久不克省，重華宮廷臣多論諫者。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餘人上書，而龔日章等百餘人以投匭上書爲緩，必欲伏闕，大全謂院以登聞名，實明目達聰之地也。今乃使人視爲具文，吾何顏以尸此職？乃爲書以諫，力請過宮，書上不報。大全於是三上疏，其略曰：「臣之志於憂君者，不爲書以諫，不樂幸生，不以言而獲罪爲恥，而以言不聽從爲恥。自古諫之不效，其大者身膏斧鑕，其次亦流竄四裔，其小者猶罷免終身，未有若今日不勉於聽從，亦不加於黜逐，徒餌之以無所譴呵之恩，使皆饜富貴甘養，以消磨其風節。平居皆貪穢懷姦之士，則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人。陛下自夏秋以來，執政從官之死者皆不信，卒之果然乎？不然乎？建康趙濟死，武與吳挺死，今尚不以爲然，則事有幾微於朕兆者，可諫陛下乎？萬一變起蕭牆，禍生肘腋，陛下必將以爲不信，坐受其危亡矣。盜滿山東而高斯弄權，二世不知也。蠻寇成都而更

奏捷，明皇不知也。此猶左右聾瞽爾。今在朝之士，瀝忠以告，而陛下不聽。是陛下自雍蔽其聰明也。今外間傳聞，以爲壽皇將幸越，幸吳興，此愛陛下之深，欲泯其迹也。陛下當亟圖所以解壽皇之憂，疏入又不報。寧宗卽位，遷宗正寺主簿。慶元元年，易太常寺主簿，遷司農寺丞。修高宗實錄，充檢討官。先是韓侂胄用事，私臺諫之選爲己羽翼，且欲得知名士，借其望以壓羣言。一時之好進者，恨不預此選也。會御史虛位，有力薦大全者，屬大全一往見。且曰：「公朝見，除目夕下矣。」大全笑謝，決不往。明日，遂巧外時實錄將上矣，上必推恩，大全去不少待。於是除知金州，至姑蘇以病卒。

論曰：王信有文學，通政事。汪大猷敦厚老成，袁燮學有所本。吳柔勝游仲鴻，名在僞學，觀李祥訟趙汝愚，公論藉是以立。王介、楊大全直道而行，宋德之其知兵者歟。

宋史卷四百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

辛棄疾 何異 劉宰 劉燾

柴中行 李孟傳

辛棄疾字幼安齊之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党懷英同學號辛党始蒞仕決以著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離遂決意南歸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取京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棄疾為掌書記即勸京決策南向僧義端者喜談兵棄疾問與之遊及在京軍中義端亦聚眾千餘說下之使隸京義端一夕竊印以逃京大怒欲殺棄疾棄疾曰旬我三日期不獲就死未晚揣僧必以虛實奔告金帥急追獲之義端曰我識君真相乃青兗也力能殺人幸勿殺我棄疾斬其首歸報京益壯之紹興三十二年京令棄疾奉表歸宋高宗勞師建康召見嘉納之授承務郎天平節度掌書記併以節使印告召京會張安國邵進已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眾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福等徑趨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酣飲即眾中縛之以歸金將追之不及獻俘行在斬安國於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陰僉判棄疾時年二十三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六年孝宗召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當國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為迎合作九議并應問三篇美芹十論獻于朝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遷司農寺主簿出知滁州州罹兵燹井邑凋殘棄疾寬征薄賦招流散教民兵議屯田乃剗斲枕樓繁雄館辟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留守葉衡雅重之衡入相力薦棄疾慷慨有大略召見遷倉部郎官提點江西刑獄平劇盜賴文政有功加秘閣脩撰調京西轉運判官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撫遷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以大理少卿召出為湖北轉運副使改湖南尋知潭州兼湖南安撫盜連起湖湘棄疾悉討平之遂奏疏曰今朝廷清明比年李全賴文政陳子明李峒相繼竊發皆能一呼嘯聚千百

殺掠吏民死且不顧至煩大兵翦滅良由州以極辦財賦為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州不敢問縣以並緣科斂為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縣不敢問田野之民郡以聚斂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盜賊以剽奪害之民不為盜去將安之夫民為國本而貪吏迫使為盜今年勦除明年刻蠲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欲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弭盜之術無徒恃平盜之兵申飭州縣以惠養元元為意有違法貪冒者使諸司各揚其職無徒按舉小吏以應故事自為文過之地詔擬諭之又以湖南控帶二廣與溪峒蠻獠接連草竊間作豈惟風俗頑悍抑武備空虛所致乃復奏疏曰軍政之敝統率不一差出占破略無已時軍人則利於優閑窠坐奔走公門苟圖衣食以故教閑廢弛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舉平居則姦民無所忌憚緩急則卒伍不堪征行至調大軍千里討捕勝負未決傷成損重為害非細乞依廣東推鋒荆南神勁福建左翼例別勅一軍以湖南飛虎為名止撥屬二牙密院專聽帥臣節制調度庶使夷獠知有軍威望風懾服詔委以規畫適度馬殿管壘故基起蓋皆柵招步軍二千人馬軍五百人僉人在外戰馬鐵甲皆備先以緡錢五萬於廣西買馬五百匹詔廣西安撫司歲帶買三千匹時樞府有不樂之者數沮撓之棄疾行愈力卒不能奪經度費鉅萬計棄疾善幹旋事皆立辦議者以聚斂聞隆御前金字牌俾日下住罷棄疾受而藏之出責監辦者期一月飛虎營柵成違坐軍制如期落成開陳本末繪圖繳進上遂釋然時秋霖幾月所司言造瓦不易問須瓦幾何曰二十萬棄疾曰勿憂令廂官自官舍神祠外應居民家取溝甃瓦二不二日皆具僚屬數伏軍成雄鎮一方為江上諸軍之冠加右文殿脩撰差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時江右大饑詔任責荒政始至榜通衢曰閉糶者配彊糶者斬次令盡出公家官錢銀器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量借錢物逮其責領運糶不取子錢期終月至城下發糶於是連櫓而至其直自減民賴以濟時信守謝源明乞米採助幕屬不從棄疾曰均為赤子皆王民也即以米舟十之三予信帝嘉之進一秩以言者落職久之主管神佑觀紹熙二年起福建提點刑獄召見遷大理少卿加集英殿脩撰知福州

兼福建安撫使，棄疾為憲時書攝帥，每數曰：福州前枕大海，為賊之淵，上四郡民頑犷易亂，帥臣空竭，急緩奈何？至是務為鎮靜，未期歲積糴至五十萬緡，榜曰備安庫，謂閩中土狹民稠，歲儉則糴于廣，今幸連稔，宗室及軍人入倉請米，出即糴之，候秋買賤，以備安錢糴二萬石，則有備無患矣。又造萬緡招強壯補軍額，嚴訓練，則盜賊可以無虞。事未行，臺臣王闓劾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閩王殿，遂丐祠歸。慶元元年落職。四年復主督沖佑觀，久之起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四年，寧宗召見，言鹽法加實，謀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奉朝請，尋差知鎮江府，賜金帶，坐繆舉降朝散大夫，提舉沖佑觀。差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辭免。進寶文閣待制，又進龍圖閣，知江陵府，令赴行在奏事，試兵部侍郎，辭免。進樞密都承旨，未受命而卒。賜對衣金帶，守龍圖閣待制，致仕。特贈四官。棄疾豪爽，尚氣節，識拔英俊，所交多海內知名士。嘗跋紹興間詔書曰：「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讎之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讎敵俱存也。悲夫人服其警切，帥長沙時，士人或翹考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棄疾察之信然，索亞榜春秋卷兩易之，啓名則趙鼎也。棄疾怒曰：「佐國元勳，忠簡一人，胡為又一趙鼎擲之地？次閱禮記卷，棄疾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此不可失。啓之乃趙方也。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農，而兼并之患，與貧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軒，為大理卿時，同僚吳文如死，無棺斂，棄疾歎曰：「身為列卿而貧若此，是廉介之士也。既厚賻之，復言于執政，詔賜銀絹。棄疾嘗同朱熹遊武夷山，賦九曲樞歌，熹書克己復禮風興夜寐題其二齋室，熹歿，偽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棄疾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棄疾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行世。紹定六年，贈光祿大夫，咸淳間，史館校勘，枋得過棄疾墓，勞僧舍，有疾，聲大呼于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枋得乘燭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德祐初，枋得請于朝，加贈少師，諡忠敏。

何異，字同叔，撫州崇仁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調石城主簿，歷兩任，知萍鄉縣。

丞相周必大參政留正，以院轄擬異，孝宗問有無列薦，正等以萍鄉政績對，遷國子監主簿，遷丞，轉對所言，帝喜之，曰：「君臣一體，初不在事形迹，有所見聞，於銀臺司繳奏，權監察御史，異奏與丞相留正舊同官，不敢供職，御札不許引嫌，遂拜命。遷右正言，時光宗愆于定省，異入疏諫，不報，約臺官聯名言，姦人離間父子，當明正典刑，語極峻，又不報，外授湖南轉運判官，偶攝帥事，長蠻擾擾邵陽，異募山丁捕首亂者，蒲來矢以衆來降，尋為浙西提點刑獄，以太常少卿召改秘書監，兼實錄院檢討官，權禮部侍郎，太常寺太廟，芝草生，韓侂胄率百官觀焉，異謂其色白，慮生兵妖，侂胄不悅，又以劉光祖於異交密，言者遂以異在言路，不彈丞相留正及受趙汝愚薦，劾罷之，久乃予祠。起知夔州兼本路安撫，異以夔民土狹食少，同轉運司糴米，椿積立循環通濟倉。七月丙戌，西北有星白芒墜地，其聲如雷，異曰：「戌日酉時，火土交會，而妖星自東南衝西北化，為天狗，蜀其將有兵乎？句祠以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後四年，吳曦果叛，起知潭州，乞閑，子祠者再，嘉定元年，召為刑部侍郎，五月不兩，異上封事，言近日號令或從中出，而執政不得與聞其事，臺諫不得盡行其言，陛下閣念饑民，藥病殍死，遐荒僻嶠，安得實惠，多方稱提，不如縮造楮幣，阜通商米，不如稍寬關市之征，明年，權工部尚書，告老，抗章言，近臣求去，類成虛文，中外相觀，指為禮數，無以為風俗廉恥之勸，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從所乞，予祠進寶章閣學士，轉一官致仕。卒年八十有一，異高自標致，有詩名，所著月湖詩集行世。劉宰，字平國，金壇人，既冠入鄉校，卓然不苟於去就，取舍，紹熙元年，舉進士，調江陵尉，江陵巫風為感，宰下令保伍互相糾察，往往改業為農，歲旱，帥守命振荒，邑境多所全活，有持妖術號真武法，穿雲子寶華主者，皆禁絕之，書其坐右曰：「毋輕出文引，毋輕事筆楚，緣事出郊，與吏卒同疏食水飲，去官，惟篋藏主簿趙師秀酬倡詩而已，調真州司法，詔仕者非偽學，不讀周惇頤程頤等書，才得考試，宰喟然曰：「平生所學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宰弗與，授泰興令，有殺人獄具，謂禱于叢祠以殺一人，刃忽三躍，乃殺三人，是神實殺我也，為請之州毀其廟，斬首以徇，鄰邑有租牛縣境者，租戶於主有連姻，因喪會竊券而逃，他日

主之子征其租則曰牛鬻久矣。子累年訟于官無券可質官又以異縣置不問至是趨于宰宰曰牛失十載安得一旦復之迺召二句者勞而語之故託以宅事繫獄鞠之句者自詭盜牛以賣遣詰其所驗視租戶曰吾牛因某氏所租句者辭益力因出券示之相持以來盜券者無然為歸牛與租富室士金釵惟二僕婦在置之有司咸以為冤命各持一蘆曰非盜釵者詰朝蘆當自若果盜則長於今二寸明旦視之一自若一去其蘆二寸矣即訊之果伏其罪有姑嫜婦不養者二召二婦并姑置一室或餉其婦而不及姑徐伺之一婦每以己饌饋姑姑猶呵之其一反之如是累日遂得其情父喪免至京韓侂胄方謀用兵宰啓鄧友龍薛叔似極言輕挑兵端為國深害迄如其言為浙東倉司幹官職事脩舉亟引去默觀時變頓不樂仕尋告歸監南岳廟江淮制置使黃度辟之入幕宰辭曰君命召不往今矧可出耶嘉定四年堂審召命且再下不至時相亦屢諷執政從官貽書挽宰宰峻辭以絕俄題考功曆不決不復仕理宗初即位以為籍田令屢辭改添差通判建康府又辭乞致仕乃以直祕閣主管仙都觀拜改秩予祠之命辭祕閣不允端平元年升直寶謨閣祠如故且盡遷廢勘歲月未幾遷太常丞郡守以朝命趣行不得已勉就道至吳門拜疏徑歸一時譽望收召略盡所不能致者宰與崔與之耳帝側席以問侍御史王遂且俾宣撫還將作少監又以直敷文閣知寧國府皆不拜進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帝猶冀宰一來也召奏事訖不為起尋卒鄉人罷市走送袂相屬者五十里人人如哭其私親宰剛大正直明敏仁恕施惠鄉邦其烈實多置義倉創義役三為粥以與饑者自冬徂夏日食凡萬餘人薪粟衣纊藥餌棺衾之類靡謁不獲其無田可耕某無廬可居某之子女長矣而未婚嫁皆汲汲經理如己實任其責橋有病涉路有險阻雖巨役必捐貲先倡而程其事宰生理素薄見義必為既竭其力藉質貸以繼之無倦若定折麥錢額更釐斛如制毀淫祠八十四所凡可以白于有司利於鄉人者無不為也宰隱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既竭日力猶坐以待難博考訓注而自得之為貴有漫塘文集語錄行世劉燾字晦伯建陽人與弟幹仲受學于朱熹呂祖謙乾道八年舉進士調山陽

主簿燾正版籍吏不容姦調饒州錄事通判黃奕將以事行燾而已自以賊抵罪去都大坑治耿某閔遺骸暴露議用浮屠法葬之水火燿貽書曰使死者有知禍亦慘矣請擇高阜為叢冢以葬調連城令罷添給錢及綱運例錢免上供銀錢及綱本二稅甲葉鈔鹽軍期米等錢大脩學校乞行經界改知閩縣治以清簡庭無滯訟與利去害知無不為差通判潭州未上丁父憂僑學禁與燾從熹武夷山講道讀書怡然自適築雲莊山房為終老隱居之計調贛州坑冶司主管文字差知德慶府大脩學校奏便民五事又奏罷兩縣無名租錢糾集武勇民兵入奏言前者北伐之役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憂今雖從和議願益恐懼脩省必開言路以廣忠益必張公道以進人才必飭邊備以防敵患提舉廣東常平令守臣歲以一半易薪春末支及冬復償存其半以備緩急通欠亭戶錢十萬轉運司五萬燾以公使公用二庫贏錢補之奏義倉之敵客丁錢之敵小官奉給之敵舉留守令之敵吏商之敵召入奏事首論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安也公道廢則人心自二朝廷自輕雖安易危也帝嘉獎遷尚左郎官請節內外冗費以收楮幣轉對言願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乞收拾人才及脩明軍政遷浙西提點刑獄巡按不避寒暑多所平反有殺人而匿權家者吏弗敢捕燾竟獲之遷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說以備勸懲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奏言宋與六經微旨孔孟遺言發明於千載之後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學也慶元以來權佞當國惡人議己指道為偽屏其人禁其書學者無所依鄉義利不明趨向污下人欲橫流廉恥日喪追惟前日禁絕道學之事不得不任其咎望其既仕之後職業條名節立不可得也乞罷僑學之詔息邪說正人心宗社之福又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取熹四書集註刊行之又言浙西根本之地宜詔長吏監司禁戢強暴撫柔善良務儲積以備凶荒禁科斂以紓民力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接伴金使于盱眙軍還言兩淮之地藩蔽江南干戈盜賊之後宜加經理必於招集流散之中就為足食足兵之計臣觀淮東其地

平博膏腴，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鬪之事，而安集者少，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頃畝以授田，使毋廣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之虞，為之具田器，貸種糧，相其險易，聚為室廬，使相保護，聯以什伍，教以擊刺，使相糾率，或鄉為一團，里為一隊，建其長，立其副，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兼侍立備注官，論貢舉五敵，兼權兵部侍郎，改兼權刑部侍郎，封建陽縣開國男，賜食邑，權刑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升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時廷臣爭務容默，有論事稍切者，眾輒指以為異，煇奏願明詔大臣，崇獎忠諫，以作士氣，深戒諛佞，以肅具僚，乞擇州縣獄官，冬雷上恐懼煇奏，遂選監司，以考察貪吏為先，訪求民瘼，有澤未下流，令未便民者，悉以實上，變而通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又請擇沿邊諸將，兼工部侍郎，奏乞使沿邊之民，各自什伍，教閱于鄉，有急則相救援，無事則耕稼，自若，軍政隱然寓於田里之間，此非止一時之利也，請城沿邊州郡，罷遣賀正使，試刑部侍郎，兼職依舊，賜對衣金帶，辭不允，兩請致仕，不允，奏絕金人歲幣，建制置司於歷陽，以援兩淮，夏旱，應詔上封事曰，言語方壘而導之使言，人心方鬱而疏之使通，上既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指陳政事之闕失，明言朝廷之是非，或者以為好名要譽，而陛下聽之，則苦言之藥，至言之寶，陛下棄之而不恤矣，甘言之疾，華言之腴，陛下受之而不覺矣，乞罷瑞慶聖節，謝絕金使，進封子爵，權工部尚書，賜衣帶鞍馬，兼太子右庶子，仍兼左諭德，每講讀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欲之戒，輒懇切再三數陳之，進讀詩之說，詹事戴溪讀之，為之吐舌，卒，贈光祿大夫，官其後，賜諡文簡，所著有奏議，史藁，經筵故事，東宮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藁。

柴中行，字與之，餘干人，紹熙元年，進士，授撫州軍軍推官，權臣韓侂胄禁道學，校文，轉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偽學，中行奮筆曰，自幼讀程頤書，以收科第，如以為偽，不願考校，調江州學教授，母喪免，廣西轉運司辟為幹官，帥將薦之，使其客嘗中行，中行正色曰，身為大帥，而稱人為恩主，恩相心竊恥之，毋汗我攝昭州郡事，獨丁錢，減苗斛，賑饑，轉運司委中行代行，由桂林屬邑，歷柳象象

入邕管，問民疾苦，先行而後聞，指鹽息以惠遠民，嘉定初，差主管尚書吏部架閣文字，遷太學正，升博士，轉對首論主威奪而國勢輕，次論士大夫寡廉隅，乏骨鯁，宜養天下剛毅果敢之氣，末論權臣用事，包苴成風，今舊習猶在，宜舉行先朝痛繩蠹賊之法，謂太學風化，首童子科，覆試，胄子舍選，有挾勢者，中行力言于長，守法無秋毫私，遷太常主簿，轉軍器監丞，出知光州，嚴保伍，精閱習，增關屯田，城濠營砦，器械糧糗，百爾具備，治行為准右最，又條畫極邊次邊緩急事宜，上之朝廷，大概謂邊兵宜如蛇勢，首尾相應，軍寇合兵，大入，則鄰道援之，分兵輕襲，則鄰郡援之，援兵既多，雖危不敗，又言，淮襄土豪丁壯，往者用兵，傾貲效力者，朝廷吝賞失信，宜亟加收拾，亦可激昂得其死力，遷西京轉運使，兼提點刑獄，中行謂襄陽乃自古必爭之地，倘禦尤宜周密，時任邊者政令煩苛，日夜與民爭利，中行諷之，不聽，天方旱，盡捐酒稅，斥征官，驛務吏，甘澍隨至，官取鹽鈔，贏過重，課日增，入中日寡，鈔日墮，中行揭示通衢，一錢不增，商賈大集，改直秘閣，知襄陽，兼京西帥，仍領漕事，江陵戎司移屯襄州，兵政久弛，中行白于朝，考覈軍實，舊額二萬二千人，存者纔半，亟招補虛籍，自是朝廷以節制之權歸帥司，重劾李琪不法，以懲貪守，明扈再與有功，以厲宿將，上關朝廷，下關制閫，遷江東轉運司判官，旋改湖南提點刑獄，豪家習殺人，或收養亡命，橫行江湖，一繩以法，華亭令貪虐，法從交疏，薦之，中行笑曰，此欲斷吾按章也，卒發其事，人為吏部郎官，以立志啓迪君心，言好進好同好欺，士大夫風俗三敵，選曹法大壞，吏緣為姦，中行遇事持正，不為勢屈，由是銓綜平允，權宗正少卿，上疏謂陛下初政，則以剛德立治本，更化則以剛德除權姦，今者顧乃垂拱仰成，安於無為，夫剛德實人主之大權，不可以久出而不收，覆轍在前，良可鑒也，又曰，朝廷用人，外示涵洪而陰掩其迹，內用牢籠而微見其機，觀聽雖美，實無以大服天下之心，曩者更化，元氣復挽回矣，比年欲求安靜，頗厭人言，於是臣下納說，非觀望則希合，非回緩則畏避，而面折廷諍之風，未之多見，此任事大臣之責也，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孟春大雨，震雷霜雹交作，邊烽告急，至失地喪師，淮甸震瀾，中行亟奏內外二失，朝廷十憂，大要言今日之事，人主盡委天

下以任一相，一相盡以天下謀之三數腹心，而舉朝之士相視以目，噤不敢言。甚至邊庭申請，久不即報，脫有闕誤，咎當誰執？調秘書監崇政殿說書，極論往年以道學爲僞學者，欲加遠竄，杜絕言語，使忠義士籍口結舌，天下之氣豈堪再沮壞如此耶？又謂欲結人心，莫若去貪吏，欲去貪吏，莫若清朝廷。大臣法則小臣廉，在高位者以身率下，則州縣小吏何恃而敢爲？又論內治外患，辨君子小人，大略謂執政侍從臺諫給舍之選，與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綱所在，故其人必出入主之親擢，則權不下移，今或私謁，或請見，或數月之前先定，或舉朝之人不識附會者，進爭爲妾婦之道，則天下國家之利害安危，非惟己不敢言，亦且併絕人言矣。大臣爲附會之說所誤，邊境之臣實遁者，掩以爲誣，真怯者譽以爲勇，金帛滿前，是非交亂，以欺廟堂，以欺陛下，願明詔大臣，絕私意，布公道，進祕閣脩撰，知贛州，治盜有方，境內清肅，句祠得請，以言罷。理宗即位，以右文殿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賜金帶，卒。所著有易繫集傳、書集傳、詩講義論語童蒙說。

李孟傳，字文授，資政殿學士光季子也。光諳嶺海，孟傳才六歲，奉母居鄉，刻志于學，質允中徐度皆奇之，而曾幾妻以其孫龍大淵黜爲浙東總管，知孟傳爲名門子，解后必就語孟傳正色辭之。幹辦江東提刑司，易浙東常平司，母喪免。調江山縣丞，棄去，監南岳廟行在編估局，未上，改楚州司戶參軍，單車赴官，公退閉戶，讀易，郡守部使者不敢待以屬吏，徐積墓在境內，蕪沒既久，加葺之。脩復陳公塘，有灌溉之利，知象山縣，守薦爲邑最，從官多合薦之，主管官告院，與同列上封事請詣北宮，又移書宰相，遷將作監主簿，丞相趙汝愚初當國，適大侵，遣孟傳按視江池鄂三大軍所屯積粟，道除太府丞，既復命，汝愚去國，黨論起，而孟傳奉使無失指，面對言，比以使事往返四千里，所過民生困窮，衣食不贍，國之安危以民爲本，今根本既虛，形勢俱見，保邦之慮，宜勤聖念，時韓侂胄連逐留正及汝愚，太府簿吳璠與侂胄有連姻，因言臺諫將論朱熹，孟傳奮然曰：如此則士大夫爭之，鼎鑊且不避，兼考功郎復因對言：國家長育人才，猶天地之於植物，滋液滲漑，待其既成，而後足以供大廈之用，今士大夫皆有苟進

之心，治功未優，功能尙薄，而意以馳騫於臺閣，不稍有所扶持正飭之，其敵將甚，又言：武舉及軍士比試，專取其力，臨敵難以必勝，唐世取人，由步射弓弩，以至馬射，各以其中之多寡爲等級，宜采取行之，韓侂胄與孟傳故嘗致侂胄意，孟傳謝曰：行年六十，去意已決，侂胄慚而退，請外，知江州，獄訟止息，侂胄不悅，句歸，復知處州，遷廣西提點刑獄，改江東提舉常平，移福建，詔入對，首論用人宜先氣節，後才能，益招徠忠謹，以扶正論，故人有在政府者，折簡問勞動甚，孟傳逆知其意，即謝曰：孤蹤久不造朝，獲一望清光而去，幸矣，對畢，即出關，至閩，大饑，發廩勸分，民無流卒，侂胄誅，就遷提點刑獄，移江東，又辭，丞相史彌遠，其親故也，人謂進用其時矣，卒歸使節，角巾還第，再奉祠，以倉部郎召，又辭，遷浙東提點刑獄，未數月，申前請，章再上，加直祕閣，移江東，不赴，主管明道宮，進直寶謨閣，致仕，卒年八十四，常誠其子孫曰：安身莫若無競，脩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有磐溪集、宏詞類集、左氏說、續史雜志、記善、記異等書，行世。

論曰：古之君子，出處不齊，同歸于是而已，辛棄疾知大義而歸宋，何異篤實君子，而切諫光宗，朝重華宮，柴中行寧不校，臨川之試，終不肯自言，非程頤爲學，劉燾表章朱熹四書，以備勸諫，衛道之功，莫大焉，李孟傳所立，不愧其父，至於劉宰，飄然遠引，屢徵不起，所謂鴻飛冥冥者耶。

宋史卷四百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一

陳敏 張詔 畢再遇 安丙 楊巨源 李好義

陳敏字元功贛之石城人父皓有才武建炎末以破賊李仁功補官至承信郎敏身長六尺餘精騎射積官至忠靖郎以楊存中薦擢閤門祗候時閩地多寇殿司兵往戍率不習水土至是始募三千兵置左翼軍以敏為統制漳州駐劄敏按諸郡要害凡十有三處悉分兵扼之盜發輒獲贛州齊述據城叛嘯聚數萬將塞城南寇敏聞之曰贛兵精勁善走嶮若朝廷發兵未至萬一奔衝江湖閩廣騷動矣不俟命領所部馳七日徑抵贛圍其城踰月朝廷命李耕以諸路兵至破之累功授右武大夫封武功縣男領興州刺史召赴闕高宗見其狀貌魁岸除破敵軍統制尋丁母憂詔起復以所部駐太平州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來攻成閔為京湖路招討使以敏軍隸之升馬司統制軍于荆漢間敏說閔曰金人精騎悉在淮汴都必無守備若由陳蔡徑擣大梁潰其腹心此救江淮之術也不聽從閔還駐廣陵時金兵尚未渡淮敏又說閔邀其歸師復不聽敏遂移疾歸姑孰孝宗即位張浚宣撫江淮奏敏為神勁軍統制浚視師改都督府武鋒軍都統制朝廷遣李顯忠北伐浚欲以敏偕行敏曰盛夏與師非時且金人重兵皆在大梁我客彼主勝負之勢先形矣願少緩浚不聽令敏屯盱眙顯忠至符離果失律敏遂入泗州守之金人議和詔敏退守滁陽敏請於朝謂滁非受敵之所改戍高郵兼知軍事與金人戰射陽湖敗之焚其舟追至沛城復敗之乾道元年遷宣州觀察使召除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居歲餘敏抗章曰久任周廬無以效鷹犬沉敵情多詐和不足恃今兩淮無備臣乞以故部之兵再戍高郵仍請更築其城乃落常階除光州觀察使分武鋒為四軍升敏為都統制兼知高郵軍事仍賜築城屯田之費敏至郡板築高厚皆增舊制自寶應至高郵按其舊作石礎十二所自是運河通泄無衝突患四年北界人侍旺叛于漣水軍密款本朝稱結約山東十二州豪傑起義以復中原上以問敏

敏曰旺欲假吾國威以行劫爾必不能成事願勿聽適屯田統領官與旺交通旺敗金有間言上知非敏罪乃召敏為左驍衛上將軍言事者議欲戍守清河口敏言金兵每出清河必遣人馬先自上流潛渡今欲必守其地宜先修楚州城池蓋楚州為南北襟喉彼此必爭之地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運河耳北人舟艦自五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緣自達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擊老鸛河通戰艦以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為兩朝司命願朝廷留意及是再出守高郵乃詔與楚州守臣左祐同城楚州祐卒遂移守楚州北使過者觀其雉堞堅新號銀鑄城以歸正人二百家逃歸降授忠州團練使罷為福建路總管改江西路總管贛州駐劄月餘朝廷命往福州揀軍又命還豫章教閱江西團結諸郡人馬俄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繼復蘄州防禦使再除武鋒軍都統制兼知楚州復光州觀察使以疾卒特贈慶遠軍承宣使

張詔字君卿成州人少隸張俊帳下積功守和州嘗被旨介聘一日金人持所繪祐獻二陵像至館中皆北地服詔向之再拜館者問之答曰詔雖不識其人但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疑非北朝祖宗也敢不拜孝宗聞而喜之由是驟用紹熙五年除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代吳玘慶元二年趙彥逾帥蜀以關外去興元遠緩急恐失事機復請分東西為二帥詔遂兼西路安撫司公事先是趙汝愚為從官時每奏吳氏世掌蜀兵非國家之利請以張詔代領武興之軍蓋汝愚之意欲以吳曦為文臣帥以杜他日握兵之漸而未及行也汝愚既知樞密院力辭不拜白於光宗曰若武興朝除帥則臣夕拜命上許之乃以詔為成州團練使興州諸軍都統制詔在興州甚得士心六年卒郭杲代之

畢再遇字德卿兗州人也父進建炎間從岳飛護衛入陵轉戰江淮間積階至武義大夫再遇以恩補官隸侍行馬司武藝絕人挽弓至二石七斗背挽一石八斗步射二石馬射一石五斗孝宗召見大悅賜戰袍金錢開禧二年下詔北伐以殿帥郭倪招撫山東京東遣再遇與統制陳孝慶取泗州再遇請選新刺敢死軍為前鋒倪以八十七人付之招撫司剋日進兵金人聞之閉榷場塞城

門為備再遇曰敵已知吾濟師之日矣兵以奇勝當先一日出其不意孝慶從之再遇禦士卒激以忠義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於石匣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陡山徑趨東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金人大潰守城者開北門遁西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大宋畢將軍在此爾等中原遺民也可速降旋有淮平知縣縋城而下乞降於是兩城皆定郭倪來饗士出御寶刺吏牙牌授再遇辭曰國家河南八十有一州今下泗兩城即得一刺吏繼此何以賞之且招撫得朝廷幾牙牌來固辭不受尋除環衛官倪調李汝翼郭倬取宿州復遣孝慶等繼之命再遇以四百八十騎為先鋒取徐州至虹橋郭李兵裹創旋問之則曰宿州城下大水我師不利統制田俊邁已為敵擒矣再遇督兵疾趨次靈璧遇孝慶駐兵于鳳凰山將引還再遇曰宿州雖不捷然兵家勝負不常豈宜遽自挫吾奉招撫命取徐州假道於此寧死靈璧北門外不死南門外也會倪以書抵孝慶令班師再遇曰郭李軍潰賊必追躡吾當自禦之金果以五千餘騎分兩道來再遇令敢死二十人守靈璧北門自領兵衝敵陣金人見其騎呼曰畢將軍來也遂遁再遇手揮雙刀絕水追擊殺敵甚眾甲裳盡赤逐北三十里金將有持雙鐵簡躍馬而前再遇以左刀格其簡右刀斫其脇金將墮馬死諸軍發靈璧再遇獨留未動度軍行三十餘里乃火靈璧諸將問夜不火火今日何也再遇曰夜則照見虛實晝則煙埃莫覩彼已敗不敢迫諸軍乃可安行無虞汝輩安知兵易進而難退邪還泗州以功第一自武節郎超授武功大夫除左驍衛將軍於是丘濬代鄧友龍為宣撫使檄倪還維揚尋棄泗州命再遇還盱眙遂知盱眙軍尋改鎮江中軍統制兼守如故以鳳凰山功授達州刺史其冬金人以騎步數萬戰船五百餘艘渡淮泊楚州淮陰間宣撫司檄再遇援楚遣段政張貴代之再遇既去盱眙政等驚潰金人入盱眙再遇復定盱眙除鎮江副都統制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守淮陰糧又載糧三千艘泊大清河再遇諜知之曰敵眾十倍難以力勝可計破也乃遣統領許俊間道趨淮陰夜二鼓銜枚至敵營各攜火潛入伏糧車間五十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擾奔竄生擒烏古倫帥勒蒲察元奴等二十三人

金人復自黃狗灘渡淮渦口戍將望風遁濠滁相繼失守又破安豐再遇謂諸將曰楚城堅兵多敵糧草已空所慮獨淮西耳六合最要害彼必并力攻之乃引兵赴六合尋命節制淮東軍馬金人至竹鎮距六合二十五里再遇登城偃旗鼓伏兵南土門列弩手土城上敵方臨濠眾弩俱發宋師出戰聞鼓聲城上旗幟並舉金人驚遁追擊大敗之金萬戶完顏蒲辣都千戶泥龐古等以十萬騎駐成家橋馬鞍山進兵圍城數重欲燒壩木決壕水再遇令勁弩射退之既而紇石烈都統合兵進攻益急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樓牆如蝟獲矢二十餘萬紇石烈引兵退已乃益增兵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再遇令臨門作樂以示閑暇而間出奇兵擊之敵晝夜不得休乃引退再遇料其旦復來乃自提兵奮城東野新橋出敵之背金人遂遁去追至滁大兩雪乃旋獲驛馬一千五百三十一鞍六百衣甲旗幟稱是授忠州團練使三年除鎮江都統制兼權山東京東招撫司事還至揚州除驍衛大將軍金圍楚州已三月列屯六十餘里再遇遣將分道撓擊軍聲大振楚圍解兼知揚州淮東安撫使揚州有北軍二千五百人再遇請分隸建康鎮江軍每隊不過數人使不得為變更造輕甲長不過膝披不過肘兜鍪亦殺重為輕馬甲易以皮車牌易以木而設轉軸其下使一人之力可推可整務便捷不使重遲敢死一軍本為合亡命再遇能駕馭得其用陳世雄許俊等皆再遇所薦張健雄特勇桀驁再遇狀其罪于朝命以軍法戮之諸將懾服嘉定元年除左驍衛上將軍和好成累疏乞歸田里賜詔不允保康軍承宣使降詔擬論尋令帶職奏事提舉佑神觀六年提舉太平興國宮十年以武信軍節度使致仕卒年七十贈太尉累贈太師諡忠毅再遇姿貌雄傑早以拳力聞屬時緩兵無所自見一旦遇事起諸將望風奔竄再遇威聲始著遂為各將云安丙字子文廣安人淳熙間進士調大足縣主簿秩滿詣闕陳蜀利病十五事言皆剴切丁外艱服除辟利西安撫司幹辦公事調曲水丞吳挺為帥知其才邀致之改秩知新繁縣丁內艱服除知小溪縣通判隆慶府嘉泰三年郡大水丙白守張鼎發常平粟振之尋又鑿石徙溪自是無水患知大安軍歲旱民艱

食丙以家財卽下流糶米數萬石以振事聞詔加一秩開禧二年邊事方興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丙陳十可憂於松繼而松開府漢中道三泉夜延丙議丙又爲松言曦必誤國松不省蓋丙嘗爲其父客素知曦既而曦奏丙爲隨軍轉運司居河池時梁洋義士方襲取和尚原旋爲金人所奪守將棄甲而走十一月戊子金人攻湫池堡破天水縣西河入成州師潰曦置不問金人肆掠關外四州如踐虛邑軍民莫知死所曦已潛遣其客姚淮源交金人至是曦還興州劉丙魚關已而檄還武興十二月丙寅金人持其詔及金印至置口曦密受之宣言使者欲得四州以和馳書諷松去癸酉曦受金詔稱蜀王勝諭四丙爲中大夫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先是從事卽錢鞏之從曦在河池嘗夢曦禱神祠以銀杯爲珍擲之神起立謂曦曰公何疑公何疑後政事已分付安子文矣曦未省神又曰安子文有才足能辦此鞏之覺心異其事具以語曦事既熾丙不得脫度徒死無益陽與而陰圖之遂與楊巨源李好義等謀誅曦語見巨源好義傳徐景望在利州逐土人擅財賦丙遣第煥往約諸將相與拊定及景望伏誅軍民無敢譁者於是傳檄諸道按堵如故曦僭位凡四十一日三月戊寅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自劾待罪函曦首級連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及所匿庚牌附驛朝廷初聞變莫知所爲韓侂胄與曦書亦謂嗣頌茅土之封亟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之紹節曰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於是密降帛書曰安丙素推才具有志事功今聞曦謀不軌爾爲所脅諒以凶焰方張恐重爲蜀禍故權且從之爾豈一日忘君父者如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卽當不次推賞雖二府之崇亦無所吝更宜審度機便務在成事以副委屬之意帛書未至露布已聞上下動色交慶辛丑加丙端明殿學士中大夫知興州安撫使兼四川宣撫副使詔獎諭恩數視執政如帛書旨也時都統孫忠銳由鳳州進攻大散關不克統領強德等出奇道由松林堡破金砦四月癸丑克之忠銳貪功吝財賞罰迷繆大失軍心且速還鳳州以關鑰付庸將陳顯癸酉大散關復陷巨源自請收復丙遣朱邦寧佐之丙深惡忠銳檄赴司議事

欲廢之巨源至鳳斬忠銳及其子揆丙遂以忠銳附僞進表之罪聞于朝先是欲廢之巨源至鳳斬忠銳及其子揆丙遂以忠銳附僞進表之罪聞于朝先是以誅曦功巨源補朝奉郎與通判差遣巨源遣其親校傅檜懇功于朝語見巨源傳於是丙拜疏乞閒至是金人揭示境上得丙首者與銀絹二萬匹兩卽授四川宣撫時方議和丙獨戒飭將士恫疑虛喝以攻爲守威聲甚著詔以蜀平遣吳玠撫諭四川時沿邊關隘悉爲金毀丙遣時相書謂西和一面已脩仇池聚糧積芻使軍民可守若敵至則堅壁不戰彼欲攻則不可欲越則不敢若西和可守成州之境自不敢犯成州黑谷南谷亦皆頓重兵天水雖不可守距天水十里所見創白環堡與西和相爲犄角又增堡鷄頭山咸以民卒守之及修黃牛堡築興趙原屯千餘人鳳州秋防原尤爲險絕紹興初州治于此宣撫吳玠嘗作家計崇卽卽馬嶺堡正扼鳳州之後凡此數堡旣堅金人決不敢近而河池殺金平魚關皆大軍屯聚其他徑路雖關之裏如大安亦陰招民卒授以器械爲掩擊之備矣又云見於關表廣結義士月給以糧俾各保田廬墳墓速事定則係之尺籍而勸之耕庶可經久以丙所見直爲守計則精選五萬人亦爲有餘好義守西和謂四州兵後民不聊生請獨租以惠創痍丙請于朝又以沔州都統司所統十軍權太重故自吳玠至挺曦皆有尾大不掉之憂乃請分置副都統制各不相隸以前右中左後五軍隸都統司踏白摧鋒選鋒策鋒遊變五軍隸副司詔皆從之時方信孺使還金人和意未決且欲得首議與師之人侂胄大怒上手書賜丙謂金人必再至當激勵將士戮力赴功侂胄旣誅賜丙金器百二十兩細幣二十匹進資政殿學士和議成還大散關丙分遣僚史經量洋沔與元大安民田別定租稅右丞相史彌遠起復丙移書曰昔仁宗起復富鄭公文潞公孝宗起復蔣丞相皆力辭名教所係人言可畏望閣下速辭成命以息議者之口論者肆之升太學士四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府諫知金人遷汴關輔豪傑款塞願降者衆丙以爲此正再問告晉之時乃與宰臣書謂當與問罪之師朝論憂丙輕舉乃詔丙益修守備七年春丙使所愛吏安蕃何九齡合官軍夜襲秦州敗歸王大才執九齡等七人斬之而訟丙于朝三月詔丙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賜手書召之行次廣德軍進觀文殿學士

知潭州湖廣安撫使。至官，留意學校，請于太常擲大成樂，而政尚嚴酷，轉運判官章徠劾丙，不報。御史李安行併徠劾之，徠罷。丙授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遣閣門舍人璵錫命，賜旗節金印衣帶鞍馬，三辭還蜀。董居誼帥蜀，大失士心，金人乘之，破赤丹黃牛堡，入武休關，直擣梁澤至大安，宋師所至，輒潰散。入巴山，十二年，毒子述代之。時丙之子癸仲知果州，子述即檄兼參議官。四月，紅巾賊張福莫簡叛入利州，子述遁去，總領財賦楊九鼎與賊遇，走匿民舍。賊追九鼎殺之，子述退保劍門。檄癸仲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責。癸仲召戎帥張威等軍來會，賊自聞趨遂寧，所過無不殘滅，丙欲自持十萬緡，偕子述往益昌募士。子述曰：「大臣非得旨，未可輕出。」丙遂如果州。時四川大震，甚於曠之變，張方首奏勸望如丙，今猶可用。魏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事乃定耳。」李壁李玘時並鎮潼遂，亦皆以國事勉丙。五月乙未，丙至果州。是日，賊焚蓬溪縣，已酉，詔起丙為四川宣撫使。子便宜，尋降制授保寧軍節度使，兼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丙奏：「臣不辭老以報國，但事不任怨，難以圖成。將恐騰謗交攻，使臣獨抱赤心，無從上白。昔秦使甘茂攻宜陽，至質之以息壤，在彼魏使樂羊攻中山，至示之以謗書一篋。君臣之間，似不必爾。然自古及今，謗以疑聞而成，禍以忌嫉而得。況臣已傷弓於既往，豈容不懲沸於方來。詔曰：昔唐太宗以西寇未平，詔起李靖，靖慷慨請行，不以老疾為解，代宗有朔方之難，圖任郭子儀，聞命引道，亦不以讒惑自疑，皆能乘時立功。焜燿竹帛，朕甚慕之。今蜀道倏擾，未寬顧憂，朕起卿燕閒，付以方面，而卿忠於報國，諍不辭難，朕之用人，庶幾於唐宗。卿之事朕，無愧於李郭矣。勉圖傳功，以濟國事。」尋命丁煇改知興元府，甲申，發果州丙戌，至遂寧，賊猶負固于普州之茗山，丙下令諸軍合圍，絕其樵汲之路，以困之。未幾，張威李貴侔獲張福等十七人，以獻丙，命櫛王大才以祭九鼎。七月庚子，盡俘餘黨千餘人，皆斬之。庚戌，班師，迺移治利州，賜保寧軍節度使印。癸仲亦加三秩，進直華文閣，起復主管宣撫司機宜文字。明年，進丙少保，賜衣帶鞍馬，丙以

院俾之措置，且以宣撫副使印假之，而馮安世者，又即利州置榷局，於是了翁遺丙書，謂幕府舉辟，當用經術信厚之士，不可用冒喪之人。且公八年鎮蜀，有恩則有怨，豈可人人而校，事事而理，自處甚狹，恐貽子孫賓客無窮之累。雖今日理財難拘放，然告絕產，首白契，許隱田，伺富民過失，糾鹽酒戶虧額，報怨挾憤，招權納賄者，必且紛然，而公任其怨，丙復書曰：「關外糧買，當用四百萬緡，而總所見緡止二十五萬，多方措置，非得已而已。儻皆清流，何由辦事。蜀士中如令弟嘉父、李成之輩，清則清，高則高矣，其肯辦錢穀俗務乎。劉德脩嘗雅責楊嗣勳，不能舉義誅叛，嗣勳云：「德脩特未當局耳。」丙於華父亦云：「其後安世不法，滋甚。近臣有以書抵丙，而安世之徒亦發其事。」丙械送大安，窮治之。先是夏人來乞師，併兵攻金人，丙且奏且行，分遣將士趨秦鞏鳳翔，委丁煇節制師次于鞏。夏人以樞密使寧子寧乘二十餘萬，約以夏兵野戰，宋師攻城，既而攻鞏不克，乃已。丙卒，計開以少傳致仕，較視朝二日，贈少師，賜銀絹千計，賜沔州祠額為英惠廟。理宗親札賜諡忠定，丙所著有晶然集。

從上白。昔秦使甘茂攻宜陽，至質之以息壤，在彼魏使樂羊攻中山，至示之以謗書一篋。君臣之間，似不必爾。然自古及今，謗以疑聞而成，禍以忌嫉而得。況臣已傷弓於既往，豈容不懲沸於方來。詔曰：昔唐太宗以西寇未平，詔起李靖，靖慷慨請行，不以老疾為解，代宗有朔方之難，圖任郭子儀，聞命引道，亦不以讒惑自疑，皆能乘時立功。焜燿竹帛，朕甚慕之。今蜀道倏擾，未寬顧憂，朕起卿燕閒，付以方面，而卿忠於報國，諍不辭難，朕之用人，庶幾於唐宗。卿之事朕，無愧於李郭矣。勉圖傳功，以濟國事。」尋命丁煇改知興元府，甲申，發果州丙戌，至遂寧，賊猶負固于普州之茗山，丙下令諸軍合圍，絕其樵汲之路，以困之。未幾，張威李貴侔獲張福等十七人，以獻丙，命櫛王大才以祭九鼎。七月庚子，盡俘餘黨千餘人，皆斬之。庚戌，班師，迺移治利州，賜保寧軍節度使印。癸仲亦加三秩，進直華文閣，起復主管宣撫司機宜文字。明年，進丙少保，賜衣帶鞍馬，丙以關表營田多遺利，命官括之。有文核者，方持母喪，以便宜起復，幹辦魚關糧料

楊巨源，字子淵，其先成都人。父信臣，客益昌，因家焉。巨源，儻有大志，善騎射，涉獵諸子百家之書，應進士不中，武舉又不中，劉光祖見而異之，薦之。總領錢糧陳曄，以右職舉為鳳州堡子原倉官，馳聘射獵，傾財養士，沿邊忠義，咸服其才。分差魚關糧料院，移監興州合江贍軍倉，吳曦叛，巨源陰有討賊志，結義士三百人，給其錢糧，有遊奕軍統領張林者，力能挽兩石弓，隊將朱邦寧身長六尺，勇力過人，皆為曠所忌，雖屢戰有功，亦不加賞。林等憾之，時林在置口，邦寧在合江，巨源因與深相締結，并集忠義人朱福陳，安傳檄之，徒曠脅安丙為丞相長史，丙稱疾，眉士程夢錫見丙，數曰：「世事如此，世無豪傑，夢錫因及巨源之謀。」丙曰：「肯見我乎。」乃囑夢錫以書致巨源，廷之，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則丙無復憂。」巨源曰：「先生之意決乎。」丙指天誓曰：「若誅此賊，雖死為忠鬼，夫復何恨。」巨源大喜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當是時，李好義好問，亦結李貴楊君玉李坤辰凡數十人，坤辰邀巨源與好義會，巨源又大喜。

曰吾與安長史議以三月六日邀曦謁廟舍勇士刺之好義曰彼出則巖巷從衛且千人事必難濟聞熟食日祭東園圖之此其時也巨源然之好義願一見長史以爲信巨源曰吾先爲長史言之來日僞宮令長史問君先世是已巨源以告丙明日好義在僞宮見丙揖之丙曰卿與尊父同僚楊省幹感談才略旦多以職事相委其謀乃決君玉先屬其鄉人白子申擬詔文不雅馴巨源更爲之例用合江倉朱記巨源好義憂事浸泄遂以三月乙亥未明好義率其徒入僞宮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人內戶曦啓戶欲逸李貴執殺之衛者始拒闕聞有詔皆卻巨源好義迎丙宣詔以曦首徇三軍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奏功于朝以巨源第一詔補承事郎巨源謂丙曰曦死賊膽以破關外四州爲蜀要害蓋乘勢復取好義亦以爲言丙慮軍無見糧巨源力言四州不取必有後患自請爲隨軍措置糧運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階州孫忠銳復散關俄詔巨源轉朝奉郎與通判差遣兼四川宣撫使司參議官丙素惡忠銳聞忠銳失守散關檄其還欲廢之先命巨源偕邦寧以沔兵二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銳出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斬之并其子揆丙遂以忠銳附僞賀表聞于朝且待罪先是樊論誅叛詔書至沔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巨源彌不平時趙彥呐以在夔誅祿禧得州通判巨源曰殺祿禧與通判殺吳曦亦與通判耶以啓謝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連之高誼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又遣翹功于朝而從與元都統制彭輅乞書遺韓侂胄輅陽許而陰以白丙或言巨源與其徒米福車彥威謀爲亂丙命喜鞠之福彥威皆抵罪正將陳安復告巨源結死士入關欲焚沔州州治俟丙出則殺之丙積前事因欲去巨源然未有以發也會巨源在鳳州以檄書遺金鳳翔都統使其辭若用間者且自稱宣撫副使而以參議官印印之金以檄至丙巨源方與金軍撥運來見巨源贊其歸巨源信之時輅已至沔六月壬申巨源還幕府丙密命輅收巨源巨源殊不知以爲謁己也語畢輅起巨源送之賓次武士就挽其

裾巨源猶叱之則已爲驅至庭下巨源大呼曰我何罪丙隔屏遣人謂之曰若爲詐稱宣撫副使命械送蘭州獄巨源曰我一時用間異時必有爲我明其事丙餉以肴酒巨源曰一身無媿死且無憾惟有妹未嫁宜撫念之癸酉巨源舟抵大安龍尾灘將校樊世顯者呼於岸巨源知將見殺指其地而語之曰此好一片墓地世顯曰安有是舟行數步謂曰宣參久渴莫進杯酒巨源辭以不飲又曰宣參荷械已久蓋少蘇巨源未及答左右遽取利刀斷其頭不絕者踰寸遂以巨源自殮聞宣撫司後數日丙命瘞之巨源死忠義之士爲之扼腕聞者流涕劍外士人張伯威爲文以弔其辭尤悲切巨源之屬吏也李璧在政府聞之曰嘻巨源其死矣丙以人情洵洵封章求免楊輔亦謂丙殺巨源必召變請以劉甲代之初巨源與好義結官軍而丙密爲反正之計各未相知合巨源於好義者李坤辰而合好義於丙者巨源也巨源遺光祖書述丙酬答之語鑿梓競傳之丙已弗樂漫漶不已遂成此禍成忠郎李玘投醜獻所作巨源傳爲之訟冤朝廷亦念其功賜廟褻忠贈寶謨閣待制官其二子制置使崔與之請官給其葬加贈寶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嘉熙元年理宗特賜諡忠愍子履正終大理卿四川制置副使

李好義下邳人祖師中建炎間以白丁守華州積官忠州團練使父定一與州中軍統制好義弱冠從軍善騎射西邊第一初以準備將討文州蕃部有功開禧初韓侂胄開邊吳曦主帥好義爲興州正將數請出精兵襲金人曦嘗異謀不納未幾關外四州俱陷金人長驅入散關曦受金人說以蜀叛好義自青坊聞變亟歸與其兄對哭謀誅之會曦遣李貴追殺宣撫程松貴語其徒曰程宣撫朝廷重臣不可殺好義知其赤心可以所謀告之貴遂約李彪張淵陳立劉虎張海等好義又密結親衛軍黃術趙亮吳政等女弟夫楊君玉亦與知好義戒言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蜀生靈慎毋泄留其母以質好義兄弟謀曰今日人皆可殺曦皆可爲曦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至期立長史安丙以主事蓋曦嘗授丙僞丞相而丙託疾不往故兄弟有是謀也既而君玉與李坤辰者來坤辰因言丙亦與合江倉楊巨源陰結忠義欲圖曦

好義遂遣君玉偕坤辰約巨源以報丙，丙大喜曰：「非統制李定一之子乎？」此人既來，斷曦之臂矣。遂與好義約二月晦舉事。見巨源傳。迺約彪術貴等七十有四人及士人路良弼王苦，好義夜饗士，靡衆受甲，與好古好仁及子姓拜決于家廟。囑妻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爲計。死生從此決矣。」馬氏叱之曰：「汝爲朝廷誅賊，何以家爲？我決不辱李家門戶。」馬氏之母亦曰：「行矣，勉之。」汝兄弟生爲壯夫，死爲英鬼，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念朝廷，不愛性命，我輩當如何？」衆皆踴躍。既行，小將祿引十卒來助，各以黃帛爲號。好義誓於衆曰：「入宮妄殺人掠財物者死，時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安長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護衛千兵皆棄挺而走，遂至僞殿東角小門，入世美堂。近曦寢室，曦聞外闕，倉皇而起，露頂徒跣，開寢戶欲遁，見貴復止，以手捍內戶，貴前爭戶，戶紐折，曦走，貴追及，手執其髻，舉刃中曦頰，曦素勇有力，撲貴仆于地，不能起。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者二，曦負痛，手縱貴起，遂斫其首，引衆擁曦首出僞宮，亟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歡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改肆。好義請乘時取關外四州，巨源贊之，丙大喜。巨源輔行，王喜忌其能沮之，好義曰：「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下則三州可不戰而復矣。今不圖，後悔無及。」願得馬步千人，死士二百，齎十日糧可濟，丙從其請。忠義響應，次獨頭嶺，進士王榮仲兄弟率民兵會合，夾擊金人，死者蔽路。十戰至山岩高堡，七日至西和。好義率衆攻城，親犯矢石，人人樂死。以少擊衆，前無留敵。金西和節使完顏欽奔遁，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籍府庫以歸于官，好義初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而宣撫司令謹守故疆，不得侵越。士氣皆沮，好義以中軍統制知西和州，卒丙以勞績上千朝，特贈檢校少保，仍給田以贍其家。後吳玠爲請諡曰忠壯，好義喜誦孟子及左傳，以爲終身行此足矣。諫曦時，惟幼子植留家，迄事人爭冒功賞，君玉欲注植名，好義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曦既誅，好義集於丙家，王喜後至，心懷邪謀，欲刃好義，丙力救解，然日以殺好義爲心，及好義守西和，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洞瀉而昌國遁矣。既殮，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莫不冤之。號勳如私親，摧鋒一軍，幾至

於變，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刃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疽喜，曦大將也，貪淫狠愎，誅曦之日，不肯拜詔，遣其徒入僞宮，虜掠殆盡，又取曦姬妾數人，其後欲戕好義，爲曦復讎，丙不能止，便宜處以節度使，知興州，而恨猶未已。嘗出兵於船柵嶺，鋒未及交，葉軍先遁，金人遂由黑谷長驅入境，朝廷慮喜爲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而死。

論曰：陳敏善守，畢再遇善戰，張詠出使不辱國，爲將得士心，趙汝愚薦爲武興帥，以其才足以制曦也。曦之畔，向非安丙、楊巨源、李好義之謀，西方之憂莫大焉。然丙卒以是殺巨源，何其媚疾而殘賊也。李好義失於周防，竟爲王喜所圖，宋知喜爲曦黨，既不能罪，又以節鎮賞之，幾何而不爲唐末之姑息，以成藩鎮之既乎。

宋史卷四百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二

趙方 賈涉 扈再興 孟宗政 張威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父棠少從胡宏學慷慨有大志嘗見張浚於督府浚雅敬其才欲以右選官之棠不為屈累以策言兵事浚奇之命子栻與棠交方遂從栻學淳熙八年舉進士調蒲圻尉疑獄多所委決授大寧監教授俗陋甚方擇可教者親訓誘之人皆感勵自是始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京湖帥李大性辟知隨州南北初講和旱蝗相仍方親走四郊以禱一夕大雨蝗盡死歲大熟適和議成諸郡饑弛備方獨招兵擇將拔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提舉京西常平兼轉運判官提點刑獄時劉光祖以耆德爲帥方事以師禮自言吾性太剛每見劉公使人更和緩嘗請光祖書勤謹和緩四字揭坐隅以爲戒以兵部員外郎召尋加直祕閣改湖北轉運判官兼知鄂州升直煥章閣兼權江陵府增修三海八圍以壯形勢進祕閣修撰知江陵府主管湖北安撫司使兼權荆湖置司時金偪於兵計其必南徙日夜爲備荆門有東西兩山險要方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其衝進右文殿脩撰金焚快明謀歸宋追兵至襄陽方遣孟宗政扈再興以百騎邀之殺千餘人金人遁去權工部侍郎寶謨閣待制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諜知金人決意犯境乃下防夏之令金相高琪及其樞密烏古論慶壽犯陳光化隨襄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親往襄陽金人圍襄陽急方遣宗政再興等援襄陽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已而襄陽守趙觀敗金人於城外再興宗政至與觀夾擊又敗之襄陽圍解方申飭諸將當遏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于城下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令清野以俟再疏力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定金將完顏賽不入境兵號十萬方部分諸將金人犯襄陽者宗政敗之于尙

家川犯隨州者劉世與敗之于磨子平相持踰年方誑世與移師與許國再與援襄陽張與李雄輟援隨州隨州圍解再興等轉戰入襄陽時宗政守城伏兵城東金人遇伏敗走未幾再至再興又敗之自是無日不戰金人三面來攻宗政出東門再興出南門世與出北門大合戰敗之金人朝進莫退力不能捍諸將表裏合謀國自南山進張威自漢河進世與李琪出城與國會再興出城與威會犄角追擊金人遂潰化光守潘景伯亦設伏敗金人于趙家橋孟宗德又破之于隨州鴨兒山擒賽不妻第王醜漢金人遂誅賽不方以功遷龍圖閣待制封長沙縣男賜食邑金人復大舉命訛可圍襄陽整其外繞以土城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搆其虛則襄陽之圍自解乃命國東向唐州再興西向鄧州又命子范監軍葵後殿時宗政在城中日夜鏖戰焚其攻具金人不敢近城西師由光化境出若干尖山拔順陽縣金人率衆仰攻大敗再興與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聚陽城堅金頓兵八十餘日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剋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漢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夾擊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賞糧器甲不可勝計進方煥章閣直學士奏乞均官民軍兵廩給自備馬者倍之又奏使民兵夏歸以省月給秋復詣屯守禦從之方料金人數不得志于襄陽必將同時並攻諸城當先發以制之命國宗政出師向唐再興向鄧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賞糧而已宗政進破湖陽縣擒其千戶趙興兒國遣部將耶律均與金人戰于北陽戮其將李提控再興破高頭城大敗金兵遂薄鄧州唐州兵來援迎敗之降者踵至已而金兵至樊城方命再興陣以待之方視其師金人三日不敢動遂遁金將駙馬阿海犯淮西樞密完顏小驢屯唐州爲後繼方先攻唐伐其謀及使再興發襄陽兵擊其西國發桐柏兵擊其東再興敗金人于唐城斬小驢圍其城五匝垂下會斬黃繼昭詔趣方遣救方亟命國保鄂再興援淮西國還鄂州保江再興軍至斬之靈山伺金人歸而擊之士豪祝文蔚橫突入陣金人大敗國遣張寶將兵來會李全等兵亦至金人遂潰再興追逐六十里擒其監軍合答進方顯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權刑部尙書俄得

疾進徽猷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歸還力疾犒師第其功上之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再與殿內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場大計尋卒是夕有大星隕于襄陽以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致仕贈銀青光祿大夫累贈太師諡忠肅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為守合官兵兵為一體通制總司為一家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日可戰淮蜀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京西一境獨全嘗問相業於劉清之清之以留意人才對故知名士如陳攻游九功輩皆拔為大吏諸名將多在其麾下若扈再與孟宗政皆起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故其沒也人皆惜之子董凝范葵范葵有傳

賈涉字濟川天台人幼好讀書慷慨有大志以父任高郵尉改萬安丞寶應擇令堂差涉至邑請城之役與以憂去金人犯光州起涉竟前役通判真州改大理司直知盱眙軍准人季先沈鐸說楚州守應純之以招山東人純之令鐸遣周用和說楊友劉全季全等以其眾至先招石珪萬平楊德廣通號忠義軍珪等反斃鐸于漣水純之罷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糧使自潰珪德廣等以漣水諸軍度淮屯南渡門焚掠幾盡謂朝廷欲和殘金置我軍何地丙遣季全季先拒之不止事甚危涉時在寶應上書曰降附踵至而金乃請和此正用高澄間侯景遺策恐山東之禍必移於兩淮況金人所乏惟財與糧若舉數年歲幣遺之是以肉啗餒虎啗盡將反噬至若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饑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授淮東提點刑獄兼楚州節制本路京東忠義人兵涉亟遣傅翼論珪等逆順禍福自以輕軍抵山陽德廣等郊迎伏地請死誓以自新金太子及僕散萬忠盧國瑞等數十萬大入且以計誘珪等涉慮珪等為金用亟遣陳孝忠向滁州珪與夏全時青向濠州先平德廣趨滁濠季全李福要其歸路以傅翼監軍數日孝忠捷至珪屢破金人遂與先及季全趨安豐時金人環百餘營攻具甫畢珪等解其圍季全挾僕散萬忠以歸見季全傳金人不敢窺淮東者六七年南渡門之變平德廣等實預涉既受降置弗問平等尚懷異志涉密使先以計

殺之而先之勢亦孤忠義諸軍在漣水山陽者既衆涉慮其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珪孝忠夏全為兩屯季全軍為五營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餘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涉又遣季全以萬人取海州復取密羅王琳以寧海州歸遂收登萊二州青州守張林以濱棣淄州降又取濟沂等州自是恩博景德至邢洛十餘州相繼請降涉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無所吝仍屬諸將圖未下州郡擢太府少卿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金十餘萬衆犯黃州淮西帥趙善湘請援于朝涉遣季全等赴之翟朝宗等為後繼丞相史彌遠擬升全留後涉曰始全貧窶無聊能輕財與衆同甘苦故下樂為之用逮為主帥所為反是積怨既多衆皆不平近棄西城免死為幸若無故升遷以驕其志非全之福亦豈國家之福曷若待事定與諸將同升可也金人破黃陷蘄安慶甚危全馳至遂定全至久長鎮與京湖制置使趙方二子范葵遇掎角連戰俱勝遣彭義斌等追至下灣渡盡掩金人于淮遷權吏部侍郎金人再犯淮西先是蘄州受圍余暉往援乃鼓衆宵遁金乘間登城一郡為血前帥不敢問涉斬暉以徇諸將畏懼無不用命淮西之勢大振初翟朝宗得玉璽獻諸朝至是趙珪還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喜璧之歸行慶賞涉遺書彌遠謂天意隱而難明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者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忠義與北邊宜亟圖之彌遠不憚季全卒以璽賞為節度使涉又言盜賊血氣正感官職過分將有後憂彌遠不以為然涉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騎將至於不可勸邪涉時已疾力辭事任值金人大入疆起視事金將時全合連率尤魯答哥率細軍及眾軍三道渡淮涉以合連善戰乃命張惠當之惠金驍將所謂賽張飛者既歸宋金人殺其妻所部花帽軍有紀律它軍不及也惠率諸軍出戰自辰至酉金人大敗答哥溺死陷失大半細軍喪者幾二千涉既病乃以所獲京河版籍及金銀牌銅印之屬上于朝卒起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涉父偉嘗守開江貽書丞相趙雄極論武興守吳挺之橫宅日陞對又乞裁抑郭棣郭杲兵權孝宗嘉納後反為所擠以沒涉弱冠直

父冤不避寒暑泣愬十年至伏書闕下子似道有傳。

扈再與字叔起淮人也有膂力善機變每戰被髮肉袒徒跣揮雙刀奮呼入陣人馬辟易金人犯襄陽棗陽京西制置使趙方檄再與等禦之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與同孟宗政陳祥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與中出一陣復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授神勁統制又犯棗陽再與率師赴援金人聞風夜潰既而益兵數萬復圍城相持九十日再與夜以鐵蒺藜密布地黎明佯遁金人馳中蒺藜者十踏七八敵却走追至十五里岡已而金兵攻城東隅障南門北角再與與宗政劉世與各當一面大戰數十合大敗金兵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數萬傳城再與與宗政縱之涉濠半渡擊之又令守壩者佯走金人爭壩急擊之多墮水中金人劫對樓鵝車革洞決濠水運土石填城下再與募死士著鐵面具披氈列陳以待之金人計無所施而去棄旗甲輜重滿野大戰于范家莊金人敗追之至泊湖禽其巡檢亢師禮酒都監納蘭福昌降其壯丁獲牛馬甚眾自是與宗政世與無日不戰再與又破順昌縣奪甲馬三千破浙川鎮殺金人三百追至馬磴砦焚其城柵又敗其護駕騎軍于漢河入鄧州破高頭敗其步軍五千騎軍五百焚其積聚遂營于高頭進攻唐州至三家河金騎軍二千步軍七千出城迎戰又敗之死者十七八追及城下金將從義者收殘騎三百奔城再與據門拒戰斬從義遂圍唐州分兵焚揚州境截其歸路營于久長嚴陳以待之搜勦殘兵獲其副統軍廣成將軍衲撻達金兵殲乃斂輜輓立人頭埃尋以病卒子世達亦以名將稱官至都統制。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因家焉宗政自幼豪偉有膽略常出沒疆場間開禧二年金將完顏董犯襄郢宗政率義士據險遊擊奪其輜重宣撫使吳玠奇之補承節郎棗陽令京西路分趙方吳柔勝皆薦其才轉秉義郎京西鈐轄駐劄襄陽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棗陽方檄宗政節制神勁報捷忠義三軍宗政與統制扈再與陳祥分爲三軍設伏三所躒血以戰金兵敗走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時移

帥京西聞捷大喜差權棗陽軍初賊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十一年金帥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再與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外飛鋒鎬以緇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咸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賜金帶轉武德郎十二年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宗政囊糠感沙以覆樓棚列瓊糖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晝夜培城運茅草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劫戰棚防城隕穿才透即施毒煙烈火鼓鑼以熏之金人望以濕氈斫路以剗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袤百餘尺翼傳正城深坑倍仰躬督役五日成金人摘彊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草蒙火山覆以冰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勇敢軍自下夾擊金兵兵墜死燦爛金將於後截其軍拒馬揮刀迫前自斫至死傷踵接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濠飛脂草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凡十五陣矢石交金兵死者千餘弩子手十七八射其都統殪天反風金人愈忿砲愈急會王大任領銳卒一千冒重圍轉鬪入城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買勇入金營自哺至三更金人橫屍遍地奪其銅印十有六訛可棄帳走獲輜重牛馬萬計捷至朝廷方錄前戰守功升武功大夫兼閩門宣贊舍人重賜金帶制置司以湖陽縣境金兵檄宗政圖之宗政一鼓而拔燔燒積聚夷蕩營砦俘掠以歸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許國移金陵宗政代爲荆鄂都統制仍知棗陽宗政以迫濠而陳迺於西北濠外濬水爲濬以限騎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贖贖之爲給田卹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咸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俄病疽卒轉右武大夫團練使防禦使宗政於有功者恕必賞有罪者親必罰好賢樂善出於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日邊城爲罷市慟哭子珙有傳。

張威字德遠成州人策選鋒軍騎兵也軍中馬料多匹馬給米五石騎軍利其  
餘以自給總領覈實裁抑威逃去帥郭昊使其父招之歸送隆慶府後軍效用  
威貧甚賣藥自給或言其才勇乃令戍邊開禧用兵威與金人戰輒捷屢以功  
補本軍將領吳曦既誅遣將收復李貴復西和州威率衆先登敗金人戰于板  
橋遂取西和升統制由是威名大振天水縣當金人西入路乃升縣爲軍命威  
爲守屢立奇功擢充利州副都統制丁父憂服除帶御器械久之調荆鄂都統  
制襄陽府駐劄改沔州都統制嘉定十二年金人分道入蜀犯狄池堡又犯白  
環堡威部將石宣董昭運卻之既而金人犯成州威自西和退保仙人原時與  
元都統制吳政戰死黃牛堡李貴代政亟走武休金人已破武休遂陷興元又  
陷大安軍先是利州路安撫使丁煇聞金人深入亟遣書招威東入救蜀又檄  
忠義總管李好古北上捍禦好古出魚關與統領張彪遇以彪棄迷竹關故斬  
之彪威弟也威聞彪死按兵不進煇聞之謂僚佐曰吳政身死李貴復以兵敗

金人所憚惟威今好古撞殺其弟失威心奈何且金人在東非威地分今可無  
好古不可無威遂因好古入見數其擅殺彪罪斬之遺書速威進救蜀且使進  
士田遂往說之威感激夜半調發鼓行而前破金人于金斗鎮金人雖敗未退  
威頓兵不動潛遣石宣等襲于大安軍大破之金人之來也擇兩齒馬及精兵  
凡三千人至是殲焉俘其將巴士魯大將包長壽聞之宵遁與元叛兵張福莫  
簡作亂以紅帕蒙首號紅巾隊焚利州殺總領楊九鼎破闌果入遂寧遊騎在  
潼漢界將窺成都制置司謂賊勢欲西非威不可禦乃遣威提精兵六千人自  
劍綿至廣漢威夏暑劇休士三日俄安丙檄威東進時賊自遂寧入普州若山

威進兵重圍絕其糧道晝夜迫之未幾禽福等十七人戮之簡自殺賊遂平西  
夏來約夾攻金人丙許之遣王仕信會夏人于鞏又命威與利帥程信與帥陳  
立等分道並進威向秦州議初起威謂金人尙疆夏人反覆未可輕動丙不聽  
卒遣威威驅勉而行令所部毋得輕發諸將至城下無功而還丙怒奏罷其兵  
柄是歲卒于利州終楊州觀察使威初在行伍以勇見稱進充偏裨每戰輒克

金人聞其名畏懼之臨陣戰酣則精采愈奮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又號張鷟

眼威立淨天鵝旗以自表每戰不操它兵有木楛號紫大蟲圍而不刃長不六  
尺揮之掠陣敵皆靡荆鄂多平川廣野威曰是彼騎兵之利也鐵騎一衝吾步  
技窮矣蜀中戰法不可用乃意創法名撒星陳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  
騎兵至則擊金一軍分爲數十簇金人隨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倏忽之間分  
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威御軍紀律嚴整兵行常若銜枚罕  
聞其聲每與百姓避路買食物則買倍於市迄無敢喧嘩以嗜欲多疾故不壽  
云

論曰宋之南渡邊將之才何其鮮哉或曰江南非用武之地然古之善兵者若  
孫武子亦吳人也抑先王之世文武無二道文武既分宜其才之各有所偏勝  
也趙方少從張拭學許國之忠應變之略隱然有尊俎折衝之風其部曲如扈  
再與孟宗政後皆爲名將亦方之能擬率也方之子范葵宗政子珙後皆以功  
名自見不愧其父有足稱者買涉居方面亦號有才及其庶孽竟至亡國爲可  
歎也張威者善於御衆故所至立功云

宋史卷四百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三

汪若海 張運 柳約 李舜臣

徐邦憲 章穎 商飛卿 劉穎

汪若海

汪若海字東叟歙人未弱冠遊京師入太學靖康元年金人侵擾朝廷下詔求知兵者若海應詔未三刻而成擢高等時已割河北地其年冬再犯京師若海謂河北國家重地當用河北以攬天下之權不可怯懦以自守閉關養敵坐受其敵屬康王起兵相州乃上書樞密曹輔請立王為大元帥擁兵鎮撫河北以倚金人之後則京城之圍自解輔大喜即以其書進欽宗用為參謀道如康王所宰相何桌執異議以道梗為辭不果遣京城失守若海述麟為書以獻及二帝北行袖書抗粘罕請存趙氏縋而出謁康王於濟州謂神器久虛異姓僭竊宜蚤即位以圖中興一日間三被顧問補修職郎充帳前差使高宗既即位推恩改承奉郎遷江南經制使轉承事郎監登聞檢院五府交辟改屬右府朝廷以張浚宣撫川陝議未決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迺往見浚極談終日浚大驚辟以自隨以親老辭繼論軍食近執政通判沅州以讒奪籍謫英州道出臨川時節制江夏軍馬李九文擁眾數十萬跋扈不用命朝廷命招討使張俊屯江西參謀官湯東野與若海故得若海道中喜甚謂曰李九文懷反側非君莫能開其自新若海即馳往諭以成敗逆順示以朝廷威德復談三策以動之辭旨明暢尤文大感悟即舉軍東下若海復為書招其徒張用曹成李宏馬友同歸朝廷用一見以其眾二十萬解甲效順惟成疑貳有他志若海移書責之成怒將殺若海若海夜宿王林軍帳以計得林軍印遂奪其眾五千人翼日成遂遁若海遺宏書使刺成以自歸宏得書圖成而力不勝復走長沙刺友羣盜解散若海遂以林五千人歸招討使張俊俊乃班師凱旋軍容愈

威時朝廷方出師若海以為為國家者當化盜賊為我用不可失英雄為國患因獻平寇策朝廷悉用之其後李宏為劉忠所并死長沙劉忠為韓世忠所破走劉豫曹成走廣而復降湖湘遂安尋復承務郎監潭州南岳廟通判辰州紹興九年復三京祇謁陵寢事還以前功旬月四遷至承議郎通判順昌府金人奄至大尉劉錡甫至眾不滿三萬遣人丐援于朝無敢往者若海毅然請行具述錡明方略善用兵以偏師濟之必有成功朝廷從之金兵果敗去辟淮北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拓舉之役復以勞兩轉至朝散郎通判洪州未上丁內艱服除添差通判信州秩滿遷湖北帥司參議知道州陞辭得對上曰久不見卿卿向安在授直秘閣知江州丁父憂時方經略中原朝廷議起若海而若海死矣若海豁達高亮深沈有度恥為世俗章句學為文操紙筆立就蹈厲風發高宗書以片紙書若海名論浚曰似此人材卿宜收拾會浚去國不果召

張運字南仲信之貴溪人唐宰相文瓘之後父貫右通直郎累贈太中大夫運年二十五以太學生登宣和三年進士第賜同上舍出身調桂陽監山縣丞縣闕令運攝縣事縣與諸獠接壤因俗為治吏民安之臨武寇與諸獠合大剽掠運親帥兵禽之遷潭州攸縣尉高宗南渡劇賊王在據歧山潭帥徵兵成岳運將二千人先至岳賊平改臨江新淦丞縣新被兵令不能支浚江撫諭使張匯勅罷之以運攝縣事運撥燬燼考版籍正租賦數月之間敵除而民定紹興五年通判鼎州賊楊么黃誠擁眾數萬殘破城邑跳梁湖北高宗遣張浚以都督董師岳飛以招討舉兵擊之賊率輕銳徑趨武溪南與以臨鼎州城中大震運與太守程昌寓勒兵登城控扼上下以張其勢賊宵潰遣賊雷德進柵險稱亂帥檄運討之運將都統梁吉等率兵直擣其巢破四十二柵降其眾移貳濡須金人犯廬壽等州大將駐兵淮濡以拒之運給餉未嘗乏絕歲餘以親老還江東寓居鄱既而丁母及父憂服除起知桂陽監五月而境內稱治與部使者奏升監為軍大修庠序之教祠漢以來守令有功德於桂陽者衛瑛唐羌等七人于學刻續顏氏家訓四時纂要等書散之民間使之修德而務本召入對除知達州方大旱入境而雨奏除病民五事召為度支郎中臨安樓店務錢歲三

十餘萬緡請以十萬歸省額戶部所儲三佛齊國所貢乳香九萬一千五百斤直可百二十餘萬緡請分送江浙荆湖漕司賣之以糴軍餉及陳諸路綱運七弊懲革十術遠近遞輸以均勞逸事皆施行兼樞密院檢校遷軍器監尋改大理少卿請正兩浙鹽法以寬私鬻之禁紹興永裕昭慈二陵官地與民犬牙相入請縣重價聽民持券獻納以免誤犯之罪尤明於治獄獄為之空拜刑部侍郎言諸戶逐累赦未還者宜從淋洗諸申請條制多重復抵牾失於太煩諸編置不以赦原不以蔭論之類失於太重外路刑獄三經翻異移送大理刀鋸數施非所以示遠及諸不便皆從之又請廣儲蓄與鼓鑄脩屯田作鄉兵亦皆聽納兼權戶部侍郎時久雨傷蠶麥及邊報有警詔侍從臺諫陳珥災饑悔之策運言天災人事有甚可畏而不足畏者視吾政之修不修有甚可憂而不足憂者視吾自治之善不善及宜邊淮建三大鎮以守之會金人渝盟特還戶部侍郎以專餽餉丞相陳康伯議遣李寶自四明控制海道衆論紛紜運直入贊決以為上策金人果敗走因上疏乞降詔撫將士蠲租賦遣信使結豪傑堅城守督漢中將士趨關陝以制其後置四鎮三帥於兩淮襄漢之間以為內固以圖進取以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從上勞師江上及駕還因入對固請補外乃授集英殿修撰出知太平州當兵饑疾癘之餘殫勞徠安輯之方嚴斥埃攻守之備理財賦造戰艦繕甲兵申禁令民賴以安孝宗既受禪運亦請老以數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與國宮尋授廣東經略不赴乃復祠祿乾道七年都大饑運首發粟二千石以賑之自是民爭出粟以濟連上章致政不許以疾卒贈少師左光祿大夫官其後三人嘉定六年贈開府儀同三司

柳約字元禮秀州華亭人大觀三年上舍進士試中學官為霸州教授徙睦州入為辟府正遷博士改宣議郎充廣親宅宗子博士約深於經學屬辭粹微大為學者師慕提舉福建鹽事召對論內外學正次乞罷內外官到堂日投牒求官以厚風俗授秘書省校書郎進著作佐郎徽州司錄改通判宿州召拜監察御史靖康初兼權殿中侍御史論三鎮不可棄改尚書工部員外進左司員外郎父憂去官服除以直顯謨閣充御營司參謀官遷太常少卿高宗將幸平江

約疏言兵可進毋退以示怯於敵乃以直龍圖閣知台州未赴徙嚴州兼浙西兵馬都監節制管內軍馬當是時金人大入杜充擁眾北去列郡震恐莫有奔問官守者約於橫濱中屹保孤城悉力捍禦境內按堵則慨然上書請糾合諸郡克復吳會上嘉其忠進右文殿修撰守郡如故詔以軍與費出無藝更慢弗虔柳約獨謹賦輸率先程督進秩一等又詔約郡當兵衝而能不辭難不避事益嚴列柵保綏一方朕甚嘉之其以約充集英殿修撰召入對擬勞再三擢權戶部侍郎約於是感激盡言凡例外宣索皆執奏不進論吳升等罪未正非所以厲臣節諸大將提兵入覲各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之患皆人不敢言者又言軍與科需百出望官戶名田過制者與編戶均一科數請增諸路酒錢其半令提刑司椿管以備軍費皆從之會高麗請修貢議遣使報聘上顧廷臣無出約右加試戶部侍郎充其選且將大用當路忌之諷言者誣以事罷為提舉太平觀居七年復秘閣修撰金人歸侵疆起知蔡州被命而往一無顧避既而金人渝平傳檄河南守臣皆舉城降約獨遣使數輩於武昌得報而後返未幾以數文閣待制食祠祿十有五年卒贈四官約天性至孝母病甚泣禱于天願損壽以益親壽母尋愈約竟先母兩月卒

李舜臣字子思隆州井研人生四年知讀書八歲能屬文少長通古今推迹與廢洞見根本慨然有志於天下紹興末張浚視師江淮舜臣應詔上書言乘輿不出無以定大計宜徙幸武昌又謂江東六朝皆嘗取勝北方不肯棄機爭天下宜為今日監著江東勝後之鑑十篇上之中乾道二年進士第時朝廷既罷兵而為相者益不厭天下望舜臣對策論金人世雖無可和之義宰相大臣不當以奉行文字為職業考官惡焉絀下第調邛州安仁縣主簿歲大稔饑民千百持鉏棘大呼響震邑市令懼閉門舜臣曰此非盜也何懼為亟出慰勞遣之教授成都府時虞允文撫師關上辟真幕府用舉者改宣教郎知饒州德興縣專尚風化民有母子昆弟之訟連年不決為陳慈孝友恭之道遂為母子兄弟如初間詣學講說邑士皆稱蜀先生罷百姓預貸償前官積逋踰三萬緡民病差役舜臣勸糾諸鄉以稅數低昂定役期久近為義役期年役成民大便利銀

坑罷雖久小戶猶數銀本錢官爲償之天申大禮助賞及軍器所需皆不以煩民幹辦諸司審計司遷宗正寺主簿重修裕陵玉牒嘗曾布呂惠卿初用必謹書或謂非執政除免格不應書舜臣曰治忽所關何可拘常法他所筆削類此尤遠於易嘗曰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舍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爲誠敬坎離中畫爲誠明著本傳三十三篇朱熹晚歲每爲學者稱之所著書羣經義八卷書小傳四卷文集三十卷家塾編次論語五卷鑠玉餘功錄二卷子心傳道傳性傳以性傳官二府贈太師追封崇國公

孫逢吉字從之吉州龍泉人也隆興元年進士第授郴州司戶乾道七年太常

黃鈞薦於丞相虞允文梁克家將處以學官逢吉竟就常德教授以歸李兼劉珙鄭伯熊劉焯相繼薦之知萍鄉縣以治最聞除諸軍審計司國子博士遷司農寺丞兼實錄院檢討官紹熙元年遷秘書郎兼皇子嘉王府直講二年春二月雷雪之慘交作詔求直言疏八事去蔽諛親講讀伸論駁崇氣節省用度惜名器拔材武飭戎備擢爲右正言建言都城之民安居憚徙宗威營繕慶每

建一第撤民居數百恣怨者多時親王方更造樓觀未已聞之亟令罷役浙漕沈誥見逢吉謝曰非正言漕計殆不可支初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潘景珪結貴倖以進司諫鄧驛屢數其罪景珪反以計傾之除驛匠監逢吉曰優遷其官而罷言職後來者且以言爲戒兩疏乞收驛新命不報併劾景珪脅持臺諫茂視朝綱景珪遂罷在諫垣七十日章二十上詞旨剴切皆人所難言者改國子司業求去爲湖南提刑以秘書監召兼吏部侍郎俄爲孝宗攢宮按行使朱熹

在經筵持論切直小人共不便潛激上怒中批與祠劉光祖與逢吉同在講筵吏請曰今日某侍郎輪講以疾告孫侍郎居次請代之逢吉曰常所講論語今安得即有講義已而問某侍郎講義安在取觀之則講詩權輿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與逐朱熹事相類逢吉欣然代之講因於上前爭論甚苦上曰

朱熹言多不可用逢吉曰熹議祧廟與臣不合他所言皆正未見其不可用寢失上意會彭龜年論韓侂胄專僭出補郡逢吉入疏曰道德崇重陛下所敬禮者無若朱熹志簡端亮陛下所委信者無若彭龜年熹既以論侂胄去龜年復

以論侂胄繼臣恐賢者皆無固志陛下所用皆庸鄙儉薄之徒何以立國侂胄見而惡之丞相趙汝愚既罷侂胄專國一日從臣屢從重華宮上行禮畢駕輿扈從者出宮門上馬忽傳呼侂胄至扈從者却入飯板甚恭逢吉曰既出復入揖臣子事君父之禮當如是耶不揖而去會部中會食吏密報優人王喜除閣職逢吉即言於上前效朱侍講進趨以儒爲戲者豈可令汗閣職即抗疏力爭之同列密以告侂胄時王喜之命實未出遂以誣詆出知太平州丐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起知贛州已屬疾卒諡獻簡第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義時稱孫氏三龍

章穎字茂獻臨江軍人以兼經中鄉薦孝宗嗣服下詔求言穎爲萬言書附驛以聞禮部奏名第一孝宗稱其文似陸贄調道州教授作周敦頤祠會宜章寇爲亂郡僚相繼引去穎獨留寇平郡守以功入爲郎奏穎有協贊之功可大用乃召對除太學錄禮部正奏第一人初任郎召對者自穎始時樞密都承旨王

抃以言者奉外祠穎復言其風金使過求欲已任調護以爲功孝宗謂其言大訐久之不遷及奏考試官孝宗曰章穎可乃知上猶記其謙論也頃之遷太學博士丁內艱服闋添差通判贛州除太常博士御史中丞何澹聞繼母計引不逮事之文穎定議解官澹猶未決去乞下侍從朝列集議太學諸生攻之曰朝廷專設奉常議禮之所由出也今不從議禮所由出之地反以議禮不公而欲侍從朝列集議豈將啓逢迎希合而爲苟留進身之計乎除左司諫時左相留

正去右相葛郊當國穎論郊不足任大事凡二十餘疏從官議欲超除穎俾去言職庶可兩留光宗曰是好諫官何以遷之郊始出穎屢疏請上問安重華宮悉焚其藁寧宗即位除侍御史兼侍講尋權兵部侍郎韓侂胄用事穎侍經幃上曰諫官有言及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謾無可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煽侮國勢未安未可容易進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無聽其去不報奏請待罪與郡御史劾穎阿黨罷太學生周端朝等六人伏闕辨汝愚被誣且謂章穎言發於忠首遭斥逐端朝等皆被罪自是黨論遂起矣穎家居久之起知衢州侍御史林行可劾罷之尋知贛州御史王益祥復劾寢其命再

祠需次知建寧府倪胄誅除集英殿修撰累遷刑部侍郎兼侍講對延和殿上  
數曰卿為權臣沮抑甚久賴乞修改甲寅龍飛事迹誣筆除吏部侍郎尋遷禮  
部尚書升侍讀詔賴以紹熙慶元謙令憲玉牒辨誣余端禮趙彥逾甲寅龍飛  
記及趙汝愚當時所記事考訂訛誣從實上之丐去奉祠以嘉定十一年卒年  
七十八賴操履端直生平風節不為窮達所移雖仕多偃蹇而清議與之方黨  
論之與朱熹遺以書略曰世道反覆已足流涕而握其事者怒猶未已未知終  
安所至極耶然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是責者非公吾誰望耶贈光  
祿大夫諡文肅

商飛卿字暈仲台州臨海人淳熙初由太學登進士第任無為軍教授累官至  
工部郎官時韓侂胄柄國氣焰薰灼飛卿既至未嘗輒一造請踰月即丐去提  
舉福建路常平茶鹽事擢監察御史以言事迂侂胄罷為奉常請外以秘閣修  
撰為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後改司農卿總領江東淮西軍馬錢糧金陵故有帥  
漕治所合戎騎二帥留鑰內侍號六司宴飲餽遺費動萬計飛卿以身率儉節  
縮浮苛糧饒時斂散稍稍以裕聞開禧中就擢戶部侍郎侂胄將舉師嘗問餉  
計豐約飛卿以實告比調遣浩繁不克支屬有旨俾飛卿軍前傳宣撫勞值金  
兵大至幾不免以憂卒

劉穎字公實衢州西安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調溧陽主簿時張浚留守建康  
金師初退府索民租未入者穎白浚言師旅之後宜先撫摩當盡蠲逋賦浚喜  
即奏閣免由是知名遺其子楮與游教授全州改官知鉛山縣以外艱去再知  
常熟縣簽判潭州王佐為帥負其能威氣以臨僚吏穎約以中道多屈而改為  
及陳峒反所擒賊多穎計策帥上其功曰簽判宜居臣上召監進奏院進太常

寺主簿遷丞兼兵部郎官提舉浙西常平茶鹽還澗水湖以泄吳松江一水禁  
民侵築毋使偪塞大流民田賴之就遷提刑以洗冤澤物為任間詰獄察不應  
繫者縱遣之御史以介僻劾罷除江西運判江州德化縣田逃徙大半守乞蠲  
稅不報穎以見種之稅均於荒萊民願耕者第減之上供自若而逃田盡復除  
直祕閣淮東轉運副使初水敗楚州城修補未竟劉超欲移築穎因接伴金國

使人對言國家何苦捐百萬緡為軍帥幸賞地耶光宗從之除戶部郎中淮東  
總領務場以額鈔抵賞陰耗餉計二十年無知此弊者穎究覈得之以所賣數  
論賞而總餉增羨遷司農少卿淮西總領前主計者請自為都釀抱淨息而利  
贏餘其後稍虧反以大軍錢佐之邀糴江淮回易如負販狀穎以為失王人之  
體遂罷之內府宣限既迫每移供軍錢以應歲輸穎蒐吏幣次冗員分月綱解  
自是不復那移尋除直寶謨閣江東運副知平江府皆未行除宗正少卿遷起  
居郎兼寶錄院檢討官權戶部侍郎升同修撰以疾丐祠提舉興國宮除集英  
殿修撰知寧國府改知紹興府未幾知平江府徑歸提舉興國宮起知泉州升  
華文閣待制請與國祠以歸與國祠滿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嘉定改元召赴行  
在落致仕除刑部侍郎辭進龍圖閣待制知婺州請老以寶謨閣直學士致仕  
六年卒于家年七十八贈光祿大夫在孝宗朝人臣爭承意自獻穎奏今日之  
失在輕聽人言昔之施為今復棄置大損威德孝宗嘉納之光宗時論人主難  
克而易流者四曰逸豫無節賜予無度儒臣易疎近侍易昵寧宗時學禁初起  
黨論日興穎奏願陛下御之以道容之以德不然元祐崇觀之事可鑒也其言  
皆切中於時自浙西請外凡從麾節十餘年有以淹速訊之穎笑曰吾所欲也  
其在從班日韓侂胄舊與周旋無間方居中用事而穎謝絕之常言士以不辱  
身為重其為少宗正而丞相趙汝愚適歸相遇於廢寺泥雨不能伸足但僧牀  
立語曰寄謝余參政某雖去而人才猶在朝廷幸善待之穎曰相公人才即參  
政人才也使果賢參政之責非宰相之憂也余參政端禮也余繼相卒於善類  
多所全佑穎之助云

徐邦憲字文子婺州義烏人幼穎悟從陳傅良究名物義理以通史傳百家之  
書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人登進士第三遷為祕書郎韓侂胄開兵端同惡附  
和無敢先發一語議其非者邦憲獨首言之丐外知處州陞辭力諫用兵不可  
太驟再歲召還言求名義以息兵莫若因建儲而肆赦借殊常之恩為弭兵之  
名因行赦宥大霽德澤東委宣諭西委宣撫洗弄兵之咎省成邊之師發倉粟  
以賑餓殍及農時而復民業如此則建儲之義正與息兵相為表裏也又上侂

胄書。侂胄惡其言。嘆御史徐枬擊之。鎬秩罷祠。未幾復官。除江西憲。改江東漕。以戶部郎爲淮西總領。侂胄已誅。尚書倪思舉邦憲自代。召對。上言。今日更化。未可與紹興乙亥同論。秦檜專權。天下猶可以緝理。今侂胄專權。天下敗壞盡矣。除尙右郎兼太子侍講。除左司。爲金賀正使。接伴。除宗正少卿。回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丐祠。知江州。奏乞郡。得節制屯戍兵。至郡疾。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于官。年五十七。諡文肅。

論曰。汪若海柳約。仕於南渡播遷之時。其志將以尊君父。故讀其塵書而悲之。張運李舜臣。職舉事修。遺愛在民。孫逢吉章穎。辨正人之非邪。正學之非僞。君子哉。商飛。卿劉穎。徐邦憲。皆有立於權臣柄國之日。卓乎不爲勢利所移。故能爾耶。

宋史卷四百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四

李宗勉 袁甫 劉黻 王居安

李宗勉字彊父富陽人開禧元年進士歷黃州教授浙西茶鹽司江西轉運司幹官嘉定十四年主管吏部架閣尋改太學正明年為博士又明年遷國子博士寶慶初添差通判嘉興府三年召為秘書郎紹定元年遷著作郎入對言邊事宜夙夜震懼以消咎殃明年兼權兵部郎官時李全叛謀已露人莫敢言宗勉獨累疏及之又言欲人謀之合莫若通下情人多好詔揣所悅意則後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上既壅塞下亦欺誣則成敗得失之機理亂安危之故將孰從而上聞哉不聞則不戒待其事至乃駭而圖之抑已晚矣欲討計之豐莫若節國用善為國者常使財勝事不使事勝財今山東之旅坐糜我金穀湖南江右閩中之寇蹂踐我州縣苟浮費泛用又從而侵耗之則漏卮難盈蠹木易壞設有緩急必將窘於調度而事機失矣欲邦本之固莫若寬民力州縣之間聚斂者多椎剝之風浸以成習民生窮蹙怨憤莫伸嘯聚山林勢所必至救焚拯溺可不亟為之謀哉尋改兼侍右郎官明年入對言天災甚切四年差知台州明年直祕閣知婺州六年冬召赴行在未行端平元年進直寶章閣依舊任越月以宗正丞兼權右司召改尙左郎官兼職仍舊尋兼左司五月面對言四事守公道以悅人心行實政以興治功謹命令以一觀聽明賞罰以示勸懲次言楮幣願詔有司始自乘輿宮掖下至百司庶府嚴其冗蠹者節之歲省十萬則十萬之楮可損歲省百萬則百萬之楮可損也行之既久損之益多錢楮相當所至流轉則操吾贏縮之柄不在楮矣拜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言今朝廷安恬無異於常時士卒未精銳資糧未充器械未犀利城壁未繕脩于斯時也守禦猶不可而欲進取可乎借曰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毫然得之者未必可守萬一舍怒蓄忿變生倉猝將何以濟臣之所陳豈曰外患之終不可平土宇終不可復哉亦欲量力以有為相時而後動耳願詔大

臣愛日力以修內治合人謀以嚴邊防節冗費以裕邦財招彊勇以壯國勢仍飭沿邊將帥毋好虛名而受實害左控右扼毋失機先則以逸待勞以主禦客庶可保其無虞若使本根壯固士馬精彊觀釁而動用兵未晚已而洛師潰又言昔之所慮者在當守而冒進今之所慮者在欲守而不能何地可控扼何兵可調遣何將可捍禦何糧可給餉皆當預作措畫又言內降之敵大略謂王府后宅之宮僚戚里奄寺之恩賞綸綽直下不經都省竿牘陳請時出禁廷此皆大臣所當執奏夫先是而言見幾而諫不可謂之專善則行之否則止之不可謂之專命出君上政歸中書不可謂之專苟以專權為嫌不以救過為急每事希旨迎合迨其命令已下闕失已彰然後言事之人從而論列之其累聖德亦多矣況言之未必聽聽之未必行乎進左司諫明年春兼侍講首言均房安斡光化等處兵禍甚烈然江面可藉以無憂者猶有襄州今又告變矣襄州失則江陵危江陵危則長江之險不足恃昔之所慮猶在秋今之所慮者祇在旦夕江陵或不守則事迫勢蹙必有存亡之憂悔將何及拜殿中侍御史時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史嵩之兼知鄂州就鄂建牙宗勉言荆襄殘破淮西正當南北之交嵩之當置司淮西則脈絡相連可以應援邈在鄂渚豈無鞭不及腹之慮若云防江為急欲藉嵩之於鄂渚經理然齊安正與武昌對如就彼措置防扼則藩籬壯而江面安矣所謂欲保江南先守江北也當別擇鄂守徑令嵩之移司齊安詔侍從兩省臺諫條陳邊事宗勉率合臺奏蜀之四路已失其二成都隔絕莫知存亡諸司退保夔門未必能守襄漢昨失九郡今鄂破荆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立兩淮之地人民奔迸并邑丘墟嗚呼危哉陛下誠能亟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深自貶損服御飲食一從簡儉放後宮浮食之女罷掖庭不急之費止錫賚絕工役出內帑儲蓄以風動四方然後勸諭戚畹世臣隨力輸財以佐公家之調度分上流淮西淮東為三帥而以江淮大帥總之或因今任或擇長才分地而守聽令而行以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流民之彊壯者以充遊兵以補運籍仍選沿流諸郡將士為捍禦之圖猶可支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荆楚之衆擾我上流江以南震蕩矣或謂其勢彊威

宜於講和欲出金縢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矣進工部侍郎兼給事中仍侍講復上疏言陛下憂勤於路朝之頃而入為宴安所移切願於廣廈之間而退為便佞所惑不聞減退宮女而嬪嬙已溢於昔時不聞褒錄功臣而節鉞先加於外戚不聞出內貯以犒戰士而金帛多靡於浮費陛下之舉動人心所視以為卷舒者也陛下既不以為憂則誰復為陛下憂擢諫議大夫兼侍讀首言邊事當增兵防托上流又言求諫非難而受諫為難受諫非難而從諫為難苟聞之不以為戒玩之不以為信卒使危言鯁論無益於世用無採於時危其與拒諫者相去一間耳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未幾進簽書時王概復求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可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踊奚啻倍蓰矣史高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萬之職在督戰如收復襄光控扼施禮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所當為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至虛損歲月坐失事功進參知政事及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讜言趙汝騰嘗以宗勉為公清之相以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諡文清袁甫字廣微寶文閣直學士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一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授秘書省正字入對論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懼心今之可懼者大端有五端長者斥詔諛者用杜忠臣敢諫之門可懼也兵戈既興餽餉不繼根本一虛則有蕭牆之憂可懼也陛下深居高拱羣臣奉行簿書獨運密謀之意勝而虛心咨訪之意微天下迫切之情無由上聞可懼也外患未弭內患方深而熙熙然無異平時自謂雅量足以鎮浮不知宴安實為鴆毒可懼也陛下恭儉有餘剛斷不足庸夫憚人苟求富貴而未聞大明黜陟軍帥交結州郡賄賂皆自貴近化之可懼也其它禍幾亂萌不可悉數將何以答天譴召和氣哉次乞嚴守帥之選併大軍之權與屯田之利遷校書郎轉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倫安之根不去規模終不立殲敵之根不去血脈終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兵財終不可治祖宗之御天下政事雖委中書然必擇風采著聞者為臺諫敢於論駁者為給舍所以戒官邪肅朝綱也今日

誠體是意以行之豈復有偷安壅蔽者哉出通判湖州考常平散原以增積貯核隱產增附學兒局遷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學校訪便民事上之請蠲減婺源源絀絹萬七千餘匹茶租折帛錢萬五千餘貫月椿錢六千餘貫請照咸平紹興乾道寬恤指揮受納徽絹定每匹十兩請下轉運常平兩司豫蓄常平義倉備荒與脩陂塘柳築百梁丁父憂服除知衢州立旬講務以理義淑士心歲撥助養士千緡西安龍游常山三邑積蓄預備為代輸三萬五千緡蠲放四萬七千緡郡有義莊買良田二百畝益之移提舉江東常平適歲旱亟發庫庾之積凡州縣窳名隸倉司者無新舊皆住催為錢六萬一千緡米十有三萬七千麥五千八百石道官分行賑濟饑者予粟病者予藥尺籍之單弱者市民之失業者皆曲軫之又告于朝曰江東或水而旱或旱而水重以兩雪連月道塗相望至有舉家枕藉而死者此去麥熟尙餘事勢益急詔給度牒百道助費時江閩寇迫饒信慮民情易動分榜諭安之檄諸郡關制司聞于朝為保境捍患之圖寇迄不犯遂提點本路刑獄兼提舉移司番陽霜殺桑春夏兩久湖溢諸郡被水連請于朝給度牒二百道賑恤之盜起常山調他州兵千人屯廣信以為備都城大火上封事言上下不交以言為諱天意人心實同一機災變之作端由以此願下哀痛之詔以回天意詔求直言復上疏言災起都邑天意蓋欲陛下因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行至公無私之心全保護大臣之體率屬羣工大明黜陟與天下更始行部問民疾苦薦循良劾姦貪決滯獄所至詣學宮講說勅書院貴溪之南祠先儒陸九淵歲大旱請于朝得度牒緡錢綾紙以助賑恤疫癘大作柳藥院瘵之前後持節江東五年所活殆不可數計轉將作監領事如故繼力辭常平事彗星見詔求直言上疏言皇天所以震怒者由愁苦之民衆人民所以愁苦者由貪冒之風熾願一變上下交征之習為大公至正之歸帝親政以直徹猷聞知建寧府明年兼福建轉運判官閩鹽隸漕司例運兩綱供費後增至十有二更卒並緣為姦且抑州縣變賣公私苦之甫委復舊例丁米錢久為泉漳興化民患會知漳州趙以夫請以廢寺租為民代輸甫并捐三郡歲解本司錢二萬七千貫助之郡屯左翼軍本備峒寇

招捕司移之江西甫檄使還營俄寇作唐石即調之以行而賊悉平還秘書少監入見帝曰卿久勞于外篤意愛民每覽所陳備見懇惻甫奏無逸之義言知農夫稼穡艱難自然逸欲之念不起乞力守更化以求求賢如不及之初意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於經筵奏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有慕漢宣厲精爲治之名而乃墮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帝文宗果斷不用於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此二君不識剛德之真所謂真剛者當爲之事必行不當爲者則斷在勿行又乞專意經訓養育精神務令充實上與天一下合人心帝意欲全功臣之世詔自今中外臣僚奏事毋得播撫以奏是消天下謹言之氣其謂陛下何兼中書舍人繳奏不擅苛小謂監司郡守非其人則一道一州之蠹也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履畝使輸券甫奏避貴虛賤有力者頑未應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蕩產悲痛無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戶嘗講罷帝問近事甫奏惟履畝事人心最不悅又嘗讀資治通鑑至漢高祖入關辭秦民牛酒因奏今日無以予人反橫科之其心喜乎怒乎本朝立國以仁陛下以爲此舉仁乎否乎帝爲惻然時朝廷以邊事爲憂史高之帥江西力主和議甫奏曰臣與嵩之居同里未嘗相知而嵩之父彌忠則與臣有故嵩之易於主和彌忠每戒其輕易今朝廷甘心用父子異心之人臣謂不特嵩之易於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於用人也疏入不報遂乞歸不允授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未幾擢嵩之刑部尚書復奏疏云臣於嵩之本無仇怨但國事所係誼難緘默嵩之誥命終不與書行迺出甫知江州王遂抗疏力爭帝曰本以授其兄袁肅報行誤耳令遂勉甫無它志翼日迺與肅江州而殿中侍御史徐清史復論甫守富沙日賊六十萬湯中等又爭之清史亦悔未幾改知婺州不拜嘉熙元年遷中書舍人入見陳心源之說帝問邊事甫奏當以上流爲急議和恐誤事時清史與甫並召而清史未至甫奏臺諫風聞言事初亦何心今人物眇然有如清史宜在朝廷辭避實惟臣故乞趣其赴闕又奏備邊四事曰固江陵堰瓦梁與流民復業嵩之移京湖沿江制置使知鄂州甫奏曰嵩之輕脫難信去年嵩之在淮西王概由淮西而來北軍踵之今又併湖南付之臣恐其復以誤淮西者誤湖南疏留中不

行翼日權吏部侍郎引疾至八疏賜告一月遂歸從臣復合奏留之尋命兼脩玉牒官兼國子祭酒皆辭不拜改知嘉興府知婺州皆辭不拜遷兵部侍郎入見奏江湖暴涌旱魃爲虐楮弊蝕其心腹大敵剝其四肢危亡之禍近在旦夕乞秉一德塞邪徑兼給事中岳珂以知兵財召甫奏珂總餉二十年焚林竭澤珂竟從外補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日召諸生叩其問學理義講習之益時邊遽日至甫條十事至爲詳明權兵部尚書暫兼吏部尚書卒贈通奉大夫諡正肅有孝說孟子解後省封駁信安志江東荒政錄防拓錄樂事錄及文集行世甫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聖人以自得爲貴又從楊簡問學自謂吾觀草木之發生聽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云

劉黻字聲伯樂清人早有令聞讀書鴈蕩山中僧寺年三十四以淳祐十年試入大學簡輩已翕然稱之時丁大全方爲臺屬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黻率同舍生伏闕上書大概言朝廷進退大臣須當以禮書上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歸別其母解氏解氏曰爲臣死忠以直被貶分也速行黻至南安盡取濂洛諸子之書摘其精切之語輯成書十卷名曰濂洛論語及大全貶黻還太學未幾侍御史陳垓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誣劾黃之純二公罷出六館相顧失色黻又率諸生上書言黻等蒙被教養視國家休戚利害若己痛癢朝廷進一君子臺諫發一公論則彈冠相慶喜溢肺膺至若君子鬱而不獲用公論沮而不克伸則憂憤怵結寢食俱廢臣聞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陛下在位幾三十年端平間公正草朝忠謹接武天下翕然曰此小元祐也淳祐初大姦屏迹善類在位天下又翕然曰此又一端平也奈何年來培養保護之初心不能不爲之轉移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而折小人昌公論而杜私說迺今老鑿自肆姦種相仍以詔詭承風旨以傾險設機阱以泐汲盜官爵陛下非不識拔羣賢彼則忍於空君子之黨陛下非不容受直言彼則勇於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此耶當陛下詔起彙髦之秋而公許起自家食正君子觀之以爲進退之機迺今坐席未温彈章已上一公許去若未害也臣恐草野諸賢見幾深遁而君子之脈自此絕矣比年朋

邪扇煽，緘默成風，奏事者不過襲陳言，應故事而已。幸而之純兩疏，差彊人意，迺今軟媚者全身，鯁直者去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欲言輒沮，而公論之脉自此絕矣。況今天下可言之事不爲少，可攻之惡不爲不多，銜躬桑孔，浸有逼上之嫌，勢挾金張，濫處牧民之職，以乳臭驥子而躡登從臺，以光範私人而累典輔藩，錢神通靈於旁蹊，公器反類於互市，天下皆知之，豈陛下獨不知之，正惟爲陛下紀綱者，知爲身謀，不爲陛下謀，陛下明燭事幾，詎可墮此輩蒙蔽術中，何忍以祖宗三百年風憲之司，而壞於一二小人之手耶。臣汝騰，陛下之劉向也，則以忠鯁斥，臣才，臣棟，臣伯玉，陛下之汲黯也，則以切直罷，遂使淳祐諸君子，日消月磨，至今幾爲之一空，彼誠何心哉。高宗紹興二十年之詔，有謂臺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爲友黨，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臣竊觀近事，不獨臺諫爲大臣友黨，內簡相傳，風旨相諭，且甘爲鷹犬而聽其指嗾焉，宰相所不樂者，外若示以優容，而陰實頓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爲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斷於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嘗得罪於時宰，豈料陛下之恩，終不足恃，宰相之嗾，竟不可逃耶。陛下萬機之暇，試以公許之純與堦榮等熟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況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此。近見公許奏疏，嘗告陛下，揭至公以示天下，堦則以秘密之說惑上聽，公許嘗告陛下，以寵賂日章，官邪無警，欲塞倖門，絕曲徑，堦則縱俠客以兜攬關節，持鬪扁以脅取舉狀，開賂門以簸弄按章，至若之純之告陛下，力伸邪正之辯，明斥媚相之非，嘗嘗謬謬，流出肺腑，榮身居言責，聞其風聲，自當愧死，尙敢妄肆斐非，略無人心乎。且陛下擢用臺諫，若臣嘉鼎，臣咨夔，臣應起，臣漢弼，臣凱，臣燧，光明俊偉，卓爲天下稱首，然甫入而遽遷，或一鳴而輒斥，獨堦榮輩貪饕頑忍，久汙要津，根據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石，去佞拔山者，乃今見之，可不畏哉。矧今國嗣未正，事會方殷，民生膏血，脛削始盡，所賴以祈天命，係人心，惟君子與公論一脈耳，小人以不恤之心，爲無忌憚之事，其意不過欲爵位日穹，權勢日盛，以富貴遺子孫耳，豈暇爲國家計哉。自昔天下之患，

莫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我朝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迭迭入，中則朋邪翼僞，陰陷潛試，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陳瓘諸賢尙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臺綱，其禍豈至此烈。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志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圓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爲陛下伸一喙者，則其勢必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無君子，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儉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若堦之罪，又浮於榮，雖兩觀之誅，四裔之投，猶爲輕典，陛下留之一日，則長一日之禍，異時雖借尚方劍以礪其首，尙何救於國事之萬一哉。又曰：自昔大奸巨孽，投閑散地，惟規朝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元祐間，章惇、呂惠卿皆在貶所，自呂大防用，楊畏爲御史，初意不過信用私人，牢護局面，不知小人得志，搖唇鼓吻，一時正人，旋被斥逐，繼而章惇復柄，用雖大防亦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今右轄久虛，姦臣垂涎有日矣。聞之道路，輒遺不止於鞭鞣，脉絡潛通於禁近，正陛下明察事機之時，若公論不明，正人引去，則遲回展轉，鈞衡重寄，必歸於章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艱難積累之天下，豈堪此輩再壞耶。又諫游幸疏曰：天下有道，人主以憂勤而志逸樂，天下無道，人主以逸樂而志憂勤，自昔國家又安，四夷賓服，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若漢武帝之單于震懼，而有千門萬戶之觀，唐明皇之北邊無事，而有驪山溫泉之幸，至於隋之煬帝，陳之後主，危亡日迫，遊觀無度，不足效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兢業，祇懼終始，憂勤無逸，言遊畋則不敢，日昃則不暇食，曷嘗借祈禳之說，以事遊觀之逸比年以來，以幸爲利，以玩爲常，未免有輕視世故，眇忽天下之心，單于未嘗震懼，而有武帝多欲之費耗，北邊未嘗無事，而有明皇宴安之鳩毒，陛下春秋尙少，貽謀垂憲之機，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後嗣何觀，自十數年間，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太一，而又示之以遊幸，導之以禱祠，蠱之以虛誕，不經之說，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積久慣熟，牢不可破，誰得而正之。且西太一之役，佞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爲福，近歲自吳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